

小 樹 葉

蕭 乾 作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第 二 集  
書

小 樹 葉  
蕭 乾 作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86444) (4444)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集 小樹葉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蕭 乾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 目次

## 一 散文

次	目
.....	嘆息的船.....一
.....	過路人.....一〇
.....	小樹葉.....二〇
.....	路人.....二四
.....	題一個人的照像.....三〇
.....	古城.....三四
.....	我與文學.....三七

## 二 遊踪

- 由午夜到黎明……………五〇
- 魯西流民圖……………五五
- 大明湖畔啼哭聲……………六一
- 宿羊山麓之哀鴻……………六七
- 從兗州到濟寧……………七九
- 平綏道上……………八三

## 三 批評

- 想像與聯想……………一〇九

奧尼爾及其「白朗大神」……………一二一

創造精神在中國……………一三四

創作界的瞻顧……………一四九

評「青的花」……………一六一

「蝨蝕」裏的三部曲……………一六九

評「出奔」……………一八三

「財狂」之演出……………一九三

### 四 譯劇

虛偽……………二〇〇

夢的製作者……………二二八

## 嘆息的船

船靠了九江碼頭，我登岸發了個明信片給介紹我搭這條船的朋友說：「好一條新船，竟還不滿週歲。馬達響聲清明得充滿了青春的脈息，通身見不到一絲銹漬。跨在江上，真是一匹不讓人的健驢，簡直該留來作海上結婚用！」

也許這信不該寫，船過粘嶺時，天際原有的灰雲凝成烏黑了。那一夜，江面佈滿了白霧，和諧疾迅的水上進行曲憂然打斷，船泊在江心。可憐鵝立船頭那個敲鐘手，爲了避免撞船的慘劇，他鏗鏘地一直敲了兩個鐘頭。

（尖銳的鐘聲也穿不透蒼茫濃厚的壁霧。）

黎明驅開了霧，雨又追蹤而至了。於是，江上捲起了一排排的白牙齒，挾着颶風，向船身兜兜地撲來。擁來的白牙齒卻皆爲這匹健驢的蹄子踏成沫泡。我正驕傲小高樓上那個固

執的船主，逆着暴力悍然前進呢，突然船擱了淺，颶風繳了舵手的械，褫奪了他駕馭的本領。又是在半夜，狂風呼呼地在江面疾走，似要率領波濤趁黑造反。

今早醒來，船已如一倦獸，喘噓着癱臥在江邊了。沙粒牢牢抓住的，還正是發動機所在  
的船尾。一匹健驢，不錯，然而如今是四蹄爲人擱起了。儘它沙啞地嘯叫，卻翻不得身，伸不成腿，同情祇是兩岸山嶺原封送還的迴響！

它拋了錨，它終於放棄了翻身的掙扎。但是颶風呢，並沒有收束的打算，雨脚落在甲板上龐大而沉重。那一排排的白牙齒也仍在不容情地咬着船身。呼呼的風聲裏似加雜着猙獰的冷笑：「叫你跑！這下往那兒跑！」

適才我扶着船欄，順着風向，想探試一下颶風的淫威。呃，這個惡霸！它那裏答應。它咆哮，它推撼，簡直非把我抓到它血口裏才甘休。隱身在船頭一隻黃色通氣管的後面，（頭髮早已失了它原來的地位）環顧四方，我爲那孤竹形勢而戰慄了。不是昨天的事嗎，我回憶，船

過彭澤縣址時，我還對着那兩座蟹脚山風雅地默誦着陶淵明的詩。小孤山多麼像一個巨人力士的臂肘呵，上面生滿了蓬蓬的汗毛。那時我還優閑地爲它拍照呢，如今自由失了，這趣味當然也不存在。迎面是一個毀滅的威脅。

這時候，甲板上再見不到散步抽煙的中年紳士，或披髮的青年浪漫詩人。（艙裏正鬧着嘩啦啦骨牌相碰聲。怕風浪的他們卻正在玩着「東風」「北風」哩！）我勒緊了破外套的頸口，頂着風，向船頭移步。船頭正有七八個水手在搬動着一盤直徑足有半尺的粗繩，是爲拖救時用的。暴躁的風在他們單薄的衣襟裏穿梭，雨脚也乘勢在他們脊梁上亂蹀。他們吃力地咧着嘴，（風又趁勢鑽進他們的口腔，直達五臟。）低哼着一種抑揚的悲悽得近於嘆息的調子，手不停歇地工作着。風吹動着桅杆上面的旗子拍拍作響，如劈乾柴：一個水手這時正爬上桅杆，掙扎着挑起一具黑餅形的求救信號。

颶風對於從事脫險工作的人自是忌恨的呵！它不惜用冰涼的笞條鞭打他們。然而這

些人爲了求全船的生存，一直在咬住牙根，硬着頭皮，爬上搬下，在狂風裏蠕動着，如一簇不識寒冷的生物。

我退入艙門，黑黑逼道裏，就地擁擠地躺了一堆統艙客。爲了颶風太兇，被子過於單薄，都狼狽地逃到這個角落裏避風。孩子餓了就知道往婦人懷裏鑽，男人嘴裏永遠吧嗒着那袋不亮也不滅的葉子煙。他們有的產業不多：一條合用的破棉被，一隻塞滿了陳舊炊具的木箱。這一切皆隨了他們若干年，如今也全在身邊。守着艙口外的颶風，他們祇是輕微地嘆息着。船走！他們也享不到大餐間的福，沉了，就算結束了這不幸的生命。船除了載運他們，另外沒什麼惠施，他們對船也就沒有什麼感情存在。他們蜷縮在黑黧黧的角落裏，靜候着命運的發落。船動時，慶祝會也沒他們的份，救生船繫得離他們是太遠太遠了，他們也不作非分的歡夢。

穿過了這不幸的一羣，我闖進了官艙的餐廳。除了洋艙外，這是最闊的地方了。聽四角

的電扇爲布厚厚的包起，應景的是溫熱的暖氣。靠窗的一張寫字臺上伸着兩棵粗壯的仙人掌，四張圓桌上皆有細嫩的手往來抓摸。船上幾位西裝青年玩起蒲克了，靠門的那桌是由沙市上船的搭客，嘩啦啦地叉起麻雀。一個極懂眼色的白衣茶房規規矩矩地站在一旁，隨時笑迷迷地遞上一條熱騰騰的毛巾。

窗口外，颶風呼呼地巡梭着。寒冷雖碰不到他們，那一排排的白牙是看得見的。看見那個，他們心煩了。記起了大江那端有人怎樣翹候，算算船的愆期將使他們的生意受到怎樣的損失，憂愁擁上他們心頭，氾濫到臉上了。乘着他們嘆息，茶房有意誇大其詞地說匪窟離這兒多麼近，「紅軍」如何殺起人來不留情的話了。即刻，桌上伸抓着的手指鬆下了牌，恐怖掃過那些張肥胖，尖瘦的臉。

「老爺，就開開心吧，反正也沒有辦法！」一個時裝卻戴了碧玉墜子的婦人嬌滴滴的說，於是，手指又摸到麻雀牌了，雜着牌聲，是莫可奈何的嘆息。



甲板上有了一片嘈雜的響聲，乘客們向船頭蜂擁了。（熱情的甚而揚起手巾，跳躍着，互相安慰着：上海是到成了。）那麼些隻眼睛全向遠處瞭望，一隻黑烟囪變得龐大了。那小高樓上即刻發出求救的燈語，一瞬一瞥的，有如乞兒的淚珠。甲板上的人們也真地就用那心情等待這救命星。

這船只還了一個燈語號，一個我們不懂的號語。然而它落在我們心中的卻是：「等着吧，我來救你們！」我們等，走近了，卻是條美國兵艦。我們又有了新的希望了：如果拖救不力，這隻有那麼些礮口槍眼的船不是可以泊在附近，保護我們度過可怕的今夜嗎？船開得很近了，我們便希望它停了。

多麼失望啊，它一點也沒開慢了。它竟擦着肩，筆直開向下流去了。

到這時，搭客們才記起了寒冷。他們憤恨地罵着，又蹣跚地退回艙裏。

傍晚，當大家正心虛膽戰的時候，江上起了一聲嘯叫。一條船在蒼茫暮色裏向我們駛

來了。昏暗中，它桅杆上那盞紅燈牢牢抓住大家的心，成爲衆望的焦點了，瞭望小高橋上又打起一瞬一瞥的燈語了，兩三個水手還爬到桅杆上掛起求救的旗子。仰起了頭，大家把渴望交託給那飄在空中的符號。

船老遠便連連還着燈語，由那一亮一暗中，我們直是看到了一對撒馬利亞人的慈祥眼睛。我們感激得說不出語，連三歲毛娃娃也懂得向江上招手。

終於，船走近了，由烟囪判明了是條英國商船，穩健而大方地向這方航來。船頭激越着白的泡沫，那好像是熱誠的表記。甲板上穿西裝的，即刻賣弄起他們的歷史知識，誇獎起薩克遜民族過去的仗義來。

船員這時可忙了：水手們又高高繫起一面白地紅道的乞救旗，兩個穿潔白制服的二副，一個站在貨艙頂蓋上用望遠鏡端詳起這條友船的雄姿，另一個立在船頭，匪風揮着求救旗子。滿船都充滿了熱烈的生存希望。

粗大繩纜搬到船頭了。救生船也奉命準備落下，載運繩纜到援船上去。商船走近了：燦爛的燈光，甲板上立着許多，遙遙看着我們熱情的人們啊，他們招手，摸手絹，甚而同情地呼叫。然而船卻駛得愈來愈遠。

「它也許揀順風的地方停吧？」

「靠太近也不妥當。」

甲板上待救的人們還這樣藉原諒別人來安慰自己呢，那援船竟逕自開向下游，穩當而且大方，如一有教養的紳士。隨走卻還瞥睨着那秋波似的燈語。

這時，那光亮全然成爲一種觸怒了。

夜由兩岸黑叢叢的莽林裏撲來了，黑的水上仍比着一排排的白牙。幾隻江鷗環着船身飛了一遭，拍動着它們雪白的羽翼，啾啾叫着，是慰眷？又像譏諷。

過分的失望增添了甲板上搭客的疲倦，垂着頭。一個個走回艙門，咒咀着那一狠心的

## 船的息嘆

「船，」抱怨着，族語打得不利。

直到天明，江邊還躺着這條載滿了嘆息的船。

過路人

剛亮的時候，船進了港。波濤盡處不再是澄藍色的天了：起初是漁民搭的小草棚，漸漸有瓦房了。船沿着越來越窄的江身向前進着。終於，看到了一所紅磚樓房。許多人捆起了行李。水手在甲板上跑動起來：鬆纜繩，落墊板。在這個當兒，兩岸的樓房便無法制止地向上疊了。立體的，峨特式，轟聳，尖銳，像競高會裏的肩膀，一個個想壓倒它的隣人。汽車如硬甲蟲般在江濱爬行着。漸漸，我讀到壯峨建築上的字了：洋行，洋行，橫濱的，紐約的，世界各地機警的商人全鑽到這兒來了。

「好一條爬滿了蟲子的炕！」

小汽船，划子，舢板，全如蒼蠅一般向輪船靠近了。奔跑了一段悠長的水路，船沈着地嘯叫了一聲。於是，岸上人物愈變愈大了，也愈真了：黃瘦的臉，尖長的下巴，托着一對對滴溜轉

的眼睛，大聲爭吵着。

我有點害怕。我夾緊了那隻僅有的小包袱，怯生生地邁上直通碼頭的鐵梯。懸在水面多日的脚，這時算觸着陸地了。然而，是怎樣硬的陸地！洋灰的樓房，洋灰的馬路，洋灰的人！再看不見我那片油綠的高粱。

我有點暈。或者說，我有點累。不，我並且也餓。三天的航程對於一個統艙客差不多相當於坐了一陣黑牢。躲在甲板底下那黑洞陰濕的大貨艙裏，人是和貨堆積在一起的——當空位不敷時，貨物既是「固體」的，伸縮還只有向活人身上找。而且，「貨物」是多麼廣泛的一個分類！在烟台，一個小買辦撈着一對三角眼，硬把幾個盛了魚鼈蝦蟹的「海味」席箕塞到我的身邊。（我左手已堆滿了五六口袋煤炭。）我不能哼一聲。我還沒忘記送我上船時，一個好人的囑咐：往海裏拋個一兩口子算不得回事！我吝惜我這條命。於是，如同躲避腥臭的襲擊，我挾了那隻小包袱逃到甲板上去了。

呵，這個不是壞地方！那綠的海又帶我回到綠的家鄉了，在那裏，綠色包含着各種秋收的希望：甜的玉米或熬粥的高粱。面前這片綠色也那麼起着波浪，只是起得太高了些，它爲什麼總向我咧着白牙？是喜悅，還是咒咀？我想問那燈塔。我有點掛念那塔上的看守人了，多寂寞呵，然而又多美呵！

當我對着海遐想的時候，突然，一片濕淋淋的東西灑到我的頭上了。登時，一灘冰涼的東西沿着我的脊梁溝流進我單薄的衣服裏去。我即刻返過身，仰起頭來看。一個洋艙裏的茶房在擦地板。這個衣服白淨，心地毒狠的東西，他把髒水淋到我頭上了。我再也耐不住。我怒沖沖地質問他。正在擦一個牆角的他，卻只向我拋了個輕蔑的眼色，跟着還向船外吐了口痰。氣死我了。我奔到那小樓梯口。我一直就向上攀。揪住他的領口，揍他一頓。我這樣想着。

「喂，get out！」一個水手裝的白種人向我警告了。他正在窗口看風景，手裏還拿了一

雙照像機。看見梯口冒出一個人頭，他用手指清脆地摔了一個響聲。

甲板上招了許多人，終於我失敗了。我又被驅回貨艙裏，說甲板是不給統艙客逗留的。在那個黑地方，一個不暈船的我，終於也還是暈了。不是船使我暈，是周圍一陣陣惡心的嘔吐。如傳染症似地，那氣味把每個旅客肚裏的積蓄全給抽了出來。本來已經潮濕腥臭的地方，這時已成爲一個濺水坑了。

這樣活了三天，我說暈，又累，選餓，誰不答應呢。

如今我是走進另外一個貨艙了。

我挾緊了包袱，瑟縮地沿着牆根走。汽車多呵，多得像家鄉池塘雨後的蜻蜓。費了老大力掘出的汽油全在馬路上變成一陣陣臭煙了。那煙還得通過人們的五臟。

地方是真新鮮，房子高得使人感到重壓，街心還佇立着連面鬚子的印度鬼。我一壁走，一壁計算着。身邊還剩多少錢，我生怕那些大樓搶去我那一點點貸借來的錢，我隨走隨算。



着衣袋。

在一個牆角，忽然一隻多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衣領。那是一個面貌凶惡的洋鬼。我趕快揀緊了包袱，按住那錢的口袋，想跑——

他掏出了手槍，我的腿開始顫慄了。那槍口對着我的胸口，一個戴尖帽的黃種人開始在我身邊摸索起來。

「驗驗，拿出來。」

他們數清楚了所有的錢，一共三十多塊。這數目得支持到一個很遠遠的地方。然後，他們查驗我那揀得很緊的包袱了。那個黃種人硬由我脅下搶過來，偵伺地睨視了我一眼，才把它鋪攤到地上。

一件新漿洗的大褂，一把牙刷，一身褲褂，這以外，還有一本英文的福蘭克林自傳。書是我的課本，已經殘破的不成樣子了。翻了好半天，他走開了，丟下我一個人蹲在那裏，又重新

把那包袱繫好。

我沿着便道，無目的地走。我走過許多大理石築成的巨廈，因為是早晨，石階上還睡着借宿的乞丐。身上蓋着破報紙，下面露着生瘡的爛腿。多麼巍峨的建築呵，然而又多麼腐爛的腿！對於這個大城，我有了許多疑竇。

已經說過，我餓了。我走進一家飯舖，我用手勢比出要吃些什麼東西。我不是吃，我把一碗熱騰騰的麵吞下去。然後，用一張鈔票換回幾隻銀角子。

肚子填滿，精神即刻感到矍鑠。我的眼睛似乎發了光，我的感官皆如新磨的刀鋒那麼敏銳了。我抖起膽來想把這個大城走個遍，然而，過馬路卻不像飯前那麼容易了。汽車屁股後面彷彿皆裝了塊磁石，一輛接着一輛，成爲硬甲蟲的天下了。

傍晚，我走到一家船票局。明知是重作囚奴，我還不得不買一張統艙票。（當我付款時，我發見那幾隻銀角子已變成銅的了。）這隻南航的船恰巧次晨起碇。爲了節省一筆耗用，

我決計那夜宿在船上。

大都市的夜景呵，轉得我比走馬燈還眩暈了。高樓已爲黑暗包裹起來了，各種廣告燈卻成了精。這麼變，那麼變，它只想捉住路人的視線。街上擠着妖冶裝束的人，擺來擺去，用那對飢餓的眼睛尋找今夜同睡的人。

一陣尖銳的汽笛，救火車向一個不幸的方向出動了。紅的火焰燃燒着天空。天空這時正掃着幾道弧光，江上停泊的外國軍艦正在練習着燈語。

很晚了，我才向碼頭那方向走。我找到了那個將與我發生四天關係的船，它泊在一個外國輪船公司的前面。這時，甲板上起重機正運用着它長大的手臂，將苦力搬近的口袋一一捏進貨艙。碼頭上起伏着負重者近於啞啞的哼喊。

我溜進艙門，想趁船沒開，先找塊地方睡了覺。逛了一天的街，我已疲乏得成一灘泥了。當我在尋找着安身之所的時候，一個滿身油垢的洋人走近我來。他扯住我的耳葉，向

外推我。

擺開了他的手，我掏出才買到的船票給他看。

這時，一個華人買辦也走過來了。他向我要舖保。然後，他又用英語對那個洋人說：「這個人神色不正，得留神。」

他沒料到我是方由一個洋學堂出來的人。我便也用英語罵他「胡說，我是一個學生。」呵，感謝我那個崇拜西方的英文教員，洋人翻了翻藍眼珠，竟允許我了。他臨走還喃喃解釋着：

「不過你們中國海上強盜太多，太多——但是，哼，也不怕，我們船上也有四條英國機關槍——」說這話，他似乎是爲鎮威我的。如果我是個小海賊，這時也該放棄了不安分的想頭。

那一夜，我居然找到了一條木板。我睡在上面。由於我曾經同一個洋船員說過一陣話，

沒有一個人驅逐我了。我想，我一定可以作個舒服的夢。在心底處，我是深切地思念着家鄉的原野了。

我入夢不久，忽然有一隻手向我懷裏探來。我猛然睜開了眼睛，是一張塗滿了很厚脂粉的臉，眼角上似乎還生了一塊疤痕。

「先生，兩隻洋——」她嘟囔了許多我聽不懂的話。我茫然不知怎麼回事。我怒冲冲地驅她走開，她支開了一排黃銅色的牙，她竟想分奪我這塊木板。而且，不要臉的人，她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臂膀。

我即刻由木板上坐了起來。對付不了這個糾纏，我跳出艙門，立在甲板上，大聲喊起「茶房。」

艙門口這時正坐着一個肥胖的婦人。茶房卻正倚在她身旁。那個婦人竟朗聲笑了起來，茶房也搭訕着說了些我不懂但是不好聽的話。

這時，甲板上除了那個惡作劇的茶房，那個母夜叉的老鵝，和那脂粉女人以外，就只有我，對了滿天的好星星。

江上這時寂靜得很，幾隻停泊的船隻皆喘息地睡着，桅竿上的小燈拚着和星顆摻混。江水拍着船身，輕微而富旋律，有如脈息。

我扶着船欄吁吐了一口悶氣。回過身來，還是那張慘白的臉。

小樹葉

窗戶上又發現那條熟稔的瘦長黑影。它幌幌搖搖，隨了一聲沈重的咳嗽，門終於猛地被推開了，一張峻嚴的螳螂形的臉，帶着一股寒凜的感覺，擺在門口：

「假是放了，你們還膩個什麼勁兒？」

舍監如一把萬年傘那麼穩重地踱近房中央的白爐。通過她全身的溫熱陡然點亮了她的眼睛。銳利的視線是如一雙魚叉似地在房裏女孩子們的身上戳來戳去。她顫抖着嘴唇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她像有着許多委屈要訴。幾天來，她眼睜睜地守着教員，會計，庶務一個個都領了薪金回家過年去了。單獨她，倒楣當然是舍監，更倒楣的是碰上這幾個乖張的女孩子，牽掣着她不能回鄉下陪那縣政府科員的丈夫抱抱孩子。她愈想愈氣。她極力用眼睛搜尋可以出氣的事。她走近倚在床緣的女孩子，怒冲冲地指着她衣裳問：

「大褂怎麼缺了紐絆！」

被質問的是一個極靚觀的女孩。她有一雙溫柔到不會生氣的眼睛，和兩隻柔嫩到不會報仇的手；一個恬靜，樸淳，美麗的靈魂。她安詳地擡起戴了鏡子的眼，低聲喘着：

「那天給巡警勒破的！」

床上俄國標棉被一端正露着個纏了白綉紗的頭。靠書櫥一個口齒犀利的女孩這時忍不住了。她把雙手又在紫色毛線套衣的口袋裏，滔滔地說：

「徐先生，你還逼個什麼！我們同房姐妹五個，爲了愛國，棒子棍子挨個通身。現在我們大姐還躺在傳染病院，三妹半個腦袋還青着。我們走得開嗎，你說說看！」

叉着腰的排球健將的女孩這時也捶起桌子，鼓着嘴吧嚷：「你不用打算轟我們走！」徐舍監似乎有些窘住。床上那女孩喚起許多她自己學生時代的回憶。但她仍裝聲賣傻地在房裏踱圈子，好像清潔週的評判員那麼小心翼翼地掀床單。床下堆的儘是折斷了



的紙旗，上面濺着已爲時間濃化成紫色的血漬。抬起頭來，壁上儘是些「堅持到底」一類的警句。

她返過身來若有疑竇地端詳着這幾個女孩。她想找一個鑿擊的縫隙。但那些堅定的臉色顯示給她的是一種難懂的神祕力量。

她幌了幌那螳螂形的腦袋，向門邊移步了。

突然，她意識着自己的軟弱了。她掉轉身子，用銳利的眼光和手指平行地刺射着囂強的孩子們，聲揚警戒地說：

「至遲明天！明天不搬家我撤水電。哼，說不定得找巡警！」

隨了倏然的關門聲，一股北風趁勢溜了進來。白爐冒了冒絳紅的舌頭，就又縮回去了。立着的女孩都返過身來，床上已有了嚶嚶的哭聲。對於一個父母雙亡。如今半個腦袋青腫得像茄子的女孩，這警戒是有効的。她不知明晚該把頭安放在那裏。

門外狂風在號着鬧着要闖進來。夜空中時有尖銳的警笛吹呼。環着這床緣是無助的眼色，交換着莫可奈何的慰撫。

她們好像長在一枝楞上的鷺片小樹葉，脫落了樹幹，在暴風雨中掙扎。

## 路人

在我們這夥窮朋友裏，我竟被封爲有產者了。這頭銜是在我買到一輛過手的雜牌車那天頒給的。

這以前，我們同樣的光頭上頂着那有時冒火有時漏湯的天。脚下踏着同樣崎嶇而溼泥的地。奔放的馬，電掣的車，風一般地硬由我們夥中馳過。恐怖過去了，我們一起捏大了泥污的拳頭，向着那屁股後警着兩顆紅妖眼的蠢物惡狠狠地罵一陣。然後，又踉蹌地走進了破落的巷口。

自從我的脚不與那硬的石頭和軟的泥漿發生直接磕碰以來，我享到了新的舒坦，也感到失了原有夥伴的孤獨。

一個人被帶到另一嶄新的世界後，驚奇自然不免，然而還是不能持久的。跟着來的是

如何把自己妥適地位置到這環境裏。

我記得出我第一次插在這雙輪機器上，被自己與這東西合作的力量驅到馬路時的情景。我的前輪是多麼和我一樣地羞澀，一樣地拙笨呵！兩隻手撐在冰涼的車把上，顫得直要折斷。每個轉灣處都多麼認真地努力呵。像個才給收生婆洗過澡的嬰兒，什麼聲音都能使我驚恐。

漸漸地，我的技術進步了。同時，我在馬路上結交了許多朋友。速度和身分使我的友誼既不能高攀，也無從下就，恰好是和我同樣擁有一輛腳踏車的人。結交不必由那方發動。我們在感着同樣的不便，也沾着同樣的光。一輛英國「三槍」拐倒了一輛人力車，那騎德國「漢堡兒」的同樣有理由笑——而且是勝利的笑。但對面衝來兇猛的汽車時，則大家同樣驚慌。

這些友輩的腳踏車都各因其主人，有着不同的個性。像那稅局科員的「鷹牌」，如果

他由你身邊騎過時，你會想這人整天的日子都花費在這輛車上了。電鍍的前叉子亮得像銀條。綠的走水綢斜紮在鄧路普紅膠皮的長喇叭上。他不容一粒塵土棲在輪盤上，因為他記得這一路要經過多少漂亮的人。可是這點顧忌銳減了他的速度，結果只配在馬路上擺架子。

講快要算那電報局的科員。只要登上那輪，便飛下去了。車身找不到一些裝飾，但求輪帶够硬壯，中軸有着潤桿珠的油，條上縱爬滿了去年的泥痂，他也不介意。這人看警章是定給弱者的。巡警用木棒指揮他，他會連木棒撞掉。七十歲老太婆之命多半懸在他輪下。監牢也是他可能的棲所。

守分的車多半踹在路邊。他忌用眩目的顏色惹人注意，也不在同儕的挑戰後增加腳下的力氣。手指總鉤在後閘的機關處，預備隨時可以停下。每輛汽車的影子全能在他的臉上畫出生畏的表情，可是在無人知曉的時候，也會吐幾句對汽車的怨語。

其實汽車並不一定都是可怕的，只要車主人懂得傷人要賠償，要給報紙披露的道理。但如果車座裏擺着的是位灰衣紅肩章的將軍，則登時馬路上一切交通人物的生命都脫離了原主人的支配。遇到這樣場所，那電報局的科員最要吃虧的。

然而車主人縱使是位慈祥守法的人，如果那車把握在兇暴的車夫手裏，則這輛車也未必如上說地溫雅了。實際上常常這慈祥人的車夫會彌補了主人的那點蠻橫，不惜把龐大的輪向你腰間衝來，雖然當初這車夫也那麼光頭頂着天在馬路上踉蹌地走過。

有些騎車的感到騎在汽車前永要受壓迫，乃尾在這巨物的後面，任牠去衝路，既迅速，又威風；特別在壓過同伴的屍身時。但這種人向爲同儕所不恥。

還有些無能而又想作點動人事件的騎車者，在汽車還遠遠的時候騎到馬路中心，作幾個反抗汽車的姿勢。只要彈壓警察向他一揮棒，就即刻躲到最安全的地帶去了。這種人只能獲到一個丑角應有的喝彩，永不能爲同伴所託負，或爲敵人所畏懼。

當作馬路上一切交通人物的屏障的是人力車夫。瞪圓了噴火的眼珠子的汽車怒叫着馳來了。一切都向人力車廂後面躲。獨有勇敢的人力車夫用挺出的浹汗的胸脯去迎接這殺神。讓那噴火的眼珠子搜遍他每根汗毛，讓那鋼臂把他擠到無處可躲，發散了這巨物一切的壞脾氣後，才帶着殺氣憤憤地奔開了。

巨物去了，隨着這陣輕塵我們一個個腳踏車又春燕似地掠了出來。用輕薄、卑鄙的姿勢由人力車夫的肩頭擦了過去，一展眼都飛向歡樂的所在去了，拋下人力車夫等待巨物的再番到來，等待庇護後面同樣沒良心的騎車者。

我乍上馬路，看着實不順眼，尤其遇到拖車的剛好是我當年夥伴。但這點爲難儘可交時間來解決的。

如今，我可算頗有些機智了。我能用眼前的局勢決定脚下的快慢。我能用「轉灣」這意志改變車的方向，那麼自然，連腰都覺不出轉動來。我懂得了在平坦的路上不妨狂奔，遇

到艱險，卻須緩緩的走。我學會了在拐灣時由立在巷口行人的臉色推測巷裏的情形。我知道了自己力氣的薄小，甘願忍口氣，不再把對汽車的憤怒輕意地暴發出來。

但是這些機智都只是自衛的訣術。

我的光着頭，跛在地上的夥伴呢？



題一個人的照像

當他喜歡孤獨時，躲開他，愈遠愈好。當他鬧脾氣時，低下頭去，答應他的一切，等那陣暴風雨過去了，儘可取消一切不可能的答應，反要他答應。

除了牙痛外，他恨的，還有噪聲。眉毛一皺是他生氣的標誌。他不忌報復，但若對方知罪時，這報復會落在他自己身上。

他討厭客套，但又憎惡無尺寸的親近。他的心最脆薄，人事上小小的折磨就會受傷。傷了以後，若是叫他自己去養，會療好。若傷了再傷，再傷，以至無可治療時，那時，人的影子也跟着在他心上熄滅了。

他常虛假。看見了個生人連姓名都模稜地道出，但只要這人給他情爪抓着，他肯把心挖給他。

他常恨人，但恨的多半是被他深深愛着的人。他最怕人罵的，是「討厭的！」因為那是褻奪了人味的宣告。恨，在他是一個餅子，翻過另一面來就是愛。

他愛作些俾益大眾的事，但卻不甘心作人的爪牙。他最寶貝的東西是自由，為那個他甘心把鐵飯碗打碎。若是當了打倒資本家的共產黨，被捕時而在法官面前發誓痛罵馬克的事，他幹不出。

他永作不成坦蕩蕩的君子。一個眼色，一聲語調，一條死狗，皆會叫他戚戚終日。他自己常想：「這是我的量窄。」但不是量窄啊！他忘記的事也多著！

自己知道不是天才，所以也不打算天壽。他懂得凡是一個人，不拘誰都想這樣活下去的。於是，病了吃藥，倦了打球。說打球，他也不懂什麼藝術。只要伸伸胳膊腿，出出汗就知足了。在女人面前，他比女人還容易害羞。但只要一熟，他就粗得待她們和男人一樣。

他最討厭的是白的訕聞和紅的請帖。他討厭形式。他只愛拉上一兩個朋友，溜到一間

快塌了的酒家吃一盅玫瑰露。

孩子他愛，但對孩子他也一樣地鬧脾氣。他愛鴿子，墨猴，松鼠，和小狗。但他怕極了長大的狗。因為猛吠在他是聲音中最兇暴的。

有時他天真極了，甚至想把自己最小的短處也顯示出來。但這只是在被他深深愛着的人的面前。他憎惡的人將永看不見他的長處或短處。

他愛漂泊，愛冒險，卻又怕黑暗。他常把自己看成頂立地的「好漢」——這據說是小時他媽早上給他穿衣時拍着他胸脯說的。但，年紀二十掛零了，每天起床以前，蟻在被窩裏還有啾啾的聲音——他記得那是吃奶的要求。

他迷信透了。有時是傳說，有時是自己造作的。其次宴會，他驟然離席，誰也摸不清原因，事後，自己說是爲了酒壺嘴正對着他的鼻尖。

他在絕對清醒時，便知道生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然而他的手脚總在爲生存忙着。

他愛皺眉。眉一皺，心就往懷裏鑽，他慮事常悲觀，作起事來卻比許多人樂觀。他常在夢寐中，暮想自己會變成一個挽回危局的民族英雄，但醒來才發見這壯志投的是這麼個凡胎。

害他最厲害的便是生裏帶來的傷感和多疑，爲了這個，他時常推測他的結局不是自盡就是瘋癲。

一九三二秋

## 古城

初冬的天，灰黯而且低垂，簡直把人壓得吁不出一口氣。前天一場雪還給居民一些明朗，但雪後的景象可不堪了！峭寒的北風將屋簷瓦角的雪屑一起捲到空中，舞過一個圈子以後都極善選擇地向路人脖項裏鑽。街道爲惡作劇的陽光弄成泥淖，殘雪上面畫着片片踐踏的印痕。

飛機由一個熟悉的方向飛來了，洪大的震響驚動了當地的居民。他們臉上各畫着一些恐怖的回憶。爬在車轍中玩着泥球的孩子們也住了手，仰天看着這隻奇怪的蜻蜓，像是意識出一些嚴重。及至蜻蜓爲樹梢掩住，他們便又重新低下頭去玩那骯髒的遊戲了。

那是一隻灰色的鐵鳥。對這古城，它不是完全陌生的。大家都知道它還有夥伴們，無數的，隨在背後。這只是隻探子。它展着筆直的翅膀，掠過蒼老的樹枝，掠過寂靜的瓦房，掠過皇

家的御湖，環繞燦爛的琉璃瓦，飛着，飛着。古城如一個癱腫的老人，盤着不能動彈的腿，眼睜睜守着這一切。

城門低暗的洞口正熙熙攘攘地過着商賈路人，一個個直愣着呆獸的眼睛，「莫談國事」的唯一社會教育使他們的嘴都嚴嚴封閉着。又要有變亂了。他們也不知道是誰和誰，反正醃菜說不上得多備些的。隨手還不忘記爲家廚的竈王請下幾股高線香，爲的是保佑一家老少平安。

陽光融化了城角的雪，一些殘破的疤痕露出來了。那是歷史的賜予！歷史產生建築它的偉人，又差遣搗毀它的霸王，在幾番變亂中，它替居民挨過刀砍，受過礮轟，而前它又是怎樣一份命運，沒有人曉得。橫豎居民是如潮似地向裏灌了。那是極好的晴雨表，另一個征服者又覬視起這古城的一切。

古城自己卻仍如一個癱腫的老人，低頭微微喘息着，噙着淚守着膝下這羣無辜的孩

小 樹 葉

子  
|

## 我與文學

我目前是個文學士的待位生。在課業上常和文學發生彼此無從藏躲的關係。此外書架上堆的多是些文藝書籍，偶爾也不自量地寫一些短篇，四出投寄。這點淺微的姻緣恰是一般喜好文學的青年普遍的情形。文學編者先生向一個並無作品的人徵文，諒來不過是想得到諸方面各別的口供。那樣，我這篇自應列爲愛好文藝青年的自述。

我最初走進文學圈子既不是先天的賦與，也不會因隔牆見了桃花枝子，被羨慕的心情誘進園門。我是被生活另一方面擠了出來，因而只好逃到這肯收容病態落伍者的世界裏來。

五年的時光都葬在一個每天三遍經的破尼菴裏。一位迂腐，暴躁的老頭子用水煙袋和榆木板陪我們二十幾個貧而淘氣的書生在一間黑烏烏的大殿裏消磨大家的童年。每



天前嘴背着「子曰學而」，屁股後挨着扎肉的板子。直到十一歲才入小學一年。

別的功課都來得佔先，惟有筆算，成天被維新的塾師罵作「木頭」。於是，縱沒犯規矩，手心每天起碼要照顧三四板子。我還能記得立在黑板前用乞憐的眼色向同伴求不至受罰的答案的情景。恩者常提出的條件是「叫聲爹」，這交易直爭執到「大叔」時，才混到一個數碼——常常是並不能庇護手心的數碼。

遮我這低能的醜的是每禮拜六貼在校門洞的作文榜。於是，我在筆算班去忍痛，再到作文班去吐氣。

閱書室欄的小朋友裏被發見我的名字時，會成爲全校的美談。連掃地的茶役都莫名其妙地探問。於是，這光榮彌補了我另一方面的缺憾。——雖然筆算教員在捉到我的手掌時，板下顯然已經加了勁。

及至我能用代庖的文章交換命分算草時，我的小學教育在一種勢力平衡下安然度

過了。

在高等，我忽然對「設X」的一次方程發生了濃厚興趣。居然能用自己的力量拿過月考的一百分。在我追趕別人的決心快堅定時，那代數教員被教會裏較有勢力的一個人擠走了。換來的是一個麻臉（據說他怕老婆）但經他手打折了的板子不止一條了。

那時我已成了幾乎沒有人管的孩子了。上午讀半天書，下午走到一個地氈房去學手藝。學校裏用的是硬木板子，氈房裏用的是鐵耙子。終於，在雙重刑具之下，我支持不住了。我由地氈房逃走過，但生活不允許我不流着淚走回去。終於，我放棄了文憑的完整，而硬不再上代數班。

科學的門從此把我關在外面了。

於是，我揉揉迷着羊毛屑的眼，讀着一些「不實際」的文藝書。終於生活把我趕到灰色的路上去。我想死，又沒有膽量；於是，我想生。天天除了念佛經誦詩篇以外，儘守着日報的

「徵求欄」探聽各處有飯可吃的地方。有時一天跑四個門路：店員，跑街，書記，教師。一見面即就被拒絕的理由是「身量太矮。」

終於我找到棲所了。那是在北河沿西上坡一家書局裏。在那裏，我不但不會被嫌身量矮，且受到許多鼓勵。在那裏我見到許多出名的人：作性史的，作情書的，作小說的，多半是大學裏的教授。細長的，枯老的，紅嫩的，一個個作家喊着「老板」由我窗下走過。有時還向眼桌旁的小夥計點點頭。在那裏，我的工作除了捧着油墨螞蟻仔細校對以外，還要到紅大樓去鈔書。偶爾被派出去給作家送稿費。騎着局裏的車，手腕上白手巾綁着大捲的鈔票，隨走隨看風有沒有給掠去了一張。

雖然是一個短短的停留，這是我生途上一個新的啓示。白天作事，晚上可以把櫃上的書借回公寓裏讀，我讀到了許多初版的早期新文藝作品。但我想提的是華林著的一部厚約二三十頁的新英雄主義。

這是一本用熱情的筆調鼓動弱者魄力的書。我會把公寓的房門倒鎖上，流着淚，通夜反覆地讀。一本小冊子給我圈得看都看不清楚了。牠令我毅然焚了佛經，割斷了人間一線家族的關聯，邁上了奮鬥的途程。

我有機會升學了。這消息反使得我的老板代我高興起來。且幫我抵抗當時一種無理的暴力。爲這，我總在感激着。

回校後，我成了一個新的人了。在功課，交友上較認真地向人生深處摸了。每早黎明哼着山主日學學來的「雄軍歌」，挺着胸向着太陽冒芽處大踏步地走去，從覺不出肩上一八磅羊奶的重量。

當我了解一些作人之應該處時，我開始憎惡許多貼近我的人。我首先發見的是每天站在朝會臺上講耶穌的老師。他們那拍外國人的賤態增高了我的愛國心，他們那嫖飲的放蕩促我約合貧弱孩子組織起一個少年的團體，以互助的精神自治自勵。遇到貧窮的

團員和別的富有同學打了架，送到勢力眼的齋務長那裏審判時，我們還要求旁聽。同時，在一個與校外大中學生合組的十人通信團裏，除勇敢地供說各人感想外，我也罵過學校當局。信經官府及學校雙方驗訖後落到我的手中時，常發見紅的×字畫在不敬的地方。

終於觸怒了雙方。在一種默契的諒解下，我被送到可以不審而斃的獄中去了。

救我出來的是我信中指爲帝國主義者的洋人。

釋出之後，自由失了，在監視中，我開始靜心讀書。

不相信嗎，我讀過化學，物理，生物。但我連其界說也不知道。我那時的科學教員（教務長）是一個向青年會鑽營，同時又在情場追逐的忙人。（我當時是他的書記。）上課的時，間我們都被放逐到城外護城河邊去捉水蟲作標本。除了季終交進一隻又腥又臭的乾蛙以外，我的時日多消磨在響鬧的綠蔭旁，守着流水，誦讀我所愛讀的書。

革命軍到北京了。像棵顯聖的鐵樹，我的情緒開了花。提燈大會那夜我抗了丈長鐵管

的大方燈，進北海穿南海地奔走了半夜。用久灑的嗓音喊着「國民革命萬歲！」

立時，在學校裏我變成革命元老了。於是，我當了許多主席。但是我應提的，是我作了校刊主筆。

終於，在多重痛苦的矛盾下，我開始了我流浪的生涯。我飄到東南海的某角隅，用粉筆作筷子。

那些時除了毛毛雨一類肉感的歌譜以外，一個青年所酷愛的還有一些「浪漫派」的作品。敘述的多半是一些病態的人物。有着怪的脾氣，說着欺天的大話，幹着荒唐的事。驕傲自己的窮，驕傲自己的放蕩，驕傲自己的流浪。那時代恰巧在自己性格身世中尋到若干相同處。於是，受重大打擊的反響是縱任自己在一個人生地疏的地方學習書中英雄的行動。結果在短的時日中，我已有的短處都蔓長起來。我孤獨的似乎不能見人了。我暴躁得和海濤也生氣。我飲酒了。更典型的，我開始追逐女人了。終於，許多浪漫故事裏的趣味我嚐到

了。

及至我再回到故鄉時，在性格上我已成了十足的病態文人，雖然文學是什麼我也摸不清。曾有一位好心的女人瞧了我墮落的狀況生了惋惜。她決志把我拉到革命戰線上去。她懊喪地失敗了，但她那堆信中說服了我浪漫之不當。

由於生命的各種機緣，我認識了許多師友。我曾正襟聽過長鬚垂胸的老神父用中古的風度講說拉丁文藝。我曾陪過一個因失戀而出家的修士流着淚通夜讀完他抽屜底下的情詩。我曾和許多年紀相仿的人合做過多少荒唐的夢。一個個都如秋菊般地凋了。但我仍在夢着。不同的，也是我感激的，是我有比傳奇中更真實，更健全的朋友了。由他們，我得到教育，得到生命力。

目前我猶不能把心釘在一方土上，我仍想用漂泊解脫不爽快的現實的包圍。但滾着的石頭沾不上青苔。這樣逃避終不是辦法，雖然漂泊生涯最富趣味。我還在設法把自己按

住，如一個電話接線生那樣專注地工作。

綜之：我愛文學，但文學並不是我有意選擇的。對科學死了心是近年的事。世上或有天生的文人，但我深知道我不是。如果教育把我造成一個好的木匠，一個好的藥劑師，我或更能腳踏實地地為人作點事。前幾年我還向社會科學鑽過，可是不會鑽進去。直到現在，除非是爲「教文學」，「研究文學」，我一點不以爲一個喜好文學的人有入「英文系」，「國文系」的必要。文學沒有方程式，黑板畫不出門徑來。如果僅爲享樂地欣賞，則仍另外應有技術的職業，無須令社會背這份擔負。如果是爲創作，則教室不是適宜的工場。文學博士會寫「文藝思潮」，但寫人生的，連什麼士也不必須。

因此，我已由西洋文學系轉入新聞系了。

我近來雖塗些文字，但大都失敗。原因並非全因我無能，大半由於我無知。一個對人性，對現社會沒有較深刻理解的人極難寫出忠於時代的作品。我雖說話笨拙，但我推想，說幾



句俏皮話不是太難辦的事。該說什麼，卻成問題。學社會科學不見得就理解社會，因為那至多是幅地圖，能按圖去觀察實際生活才是創作最好的準備。即幼稚如中國，在文壇上有成就的人也莫不是和實際生活有密切的接近。偉大的作品在實質上多是自傳的。想像的工  
作只在修剪，彌補，調佈，轉換已有的材料，以解釋人生的某方面。

我年紀尚輕，謙虛猶壓不住對自己過分的期望。回憶起來，過去的痛苦剛好形成一個不太寂寞的冒端，像我這什麼也沒有了的人正不應把自己糟蹋在太穩妥的生活裏。我希望目前這點新聞的訓練能予我內地通訊員一類的資格，藉旅行及職務擴展自己生命的天際線。如果在經歷中我見到了什麼值得報告給大眾的，自己縱不是文人，也自會抑不住地提起了筆。如果我什麼也不會找到，至少在這一時代裏，我曾充了一員消息的傳達者。

一位由克苦中爬到創造大道上去的先輩近來會作文否認靈感與天才的存在。這不僅是破除了一種寒人心的，幫人偷懶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躊躇人的勇氣。像條蠶，每人生

命中似都蓄有無限的魄力。難能的是抽出個頭兒來。這也即大藝術家初年作品也還不脫幼稚之所以然。

一向，如許多人，我也曾用自己性情乖僻證明過文人的資格。甚而於服飾行爲上用這怪處作商標過。但年來由我接觸的幾位頗有成就的文學者的生活觀察，他們並不如一般文壇消息所載的那麼態度反常。反之，對藝術愈進步，對人生的態度似也愈成熟，健全。醇酒女人只是初期少數受中外才子流毒的文人行徑。健進着的文學者們卻似正在將對自己那份尊重移到作品上去。其待人接物毫不異常。於是，我開始懂了一個文學者並不需要特殊性格，雖然好靜爲事實所迫。不一定要「原始，孩氣，性情不定，不擅推理，孤癖私己」（見Collingwood 藝術哲學）才能創作。

反之，一個藝術者正需要一條堅實的體格以支持工作的久長，一具清澄，健全的心以體解事物內在的魂質。不然，其傳達的經驗亦是病態的。藝術需要想像，需要情感是在創作

那利那，用以摹擬，重現意志所要的圖畫，而以心眼透視之，一篇戲劇或小說在醞釀中多需要理智的擺佈——這種我願意暫丟開詩歌。而且，在涉及社會問題的作品中，是需要公正的批判的。人生事實客觀的記載已有新聞紙擔當了——雖然不夠詳盡。文藝者調理這些事實似在記敘外，有意無意間總免不掉藉較具體的語言加以因果的，價值的詮釋，甚而是功過的批判。社會總有兩個對敵的勢力在搏戰。描述這搏戰的文學者，如不先以理智判別雙方之是非，則描述終無端緒。何況「不平之心，人皆有之，」判評幾是免不了的事。這責任需要對全局通盤的認識。這似又不是病態者所能的了。

對於人事有濃厚的性趣似是文學者一個有利的條件。因為好奇心是觀察最初的原動力。一個藝術者的好奇心應比旁人更深一步——不是散漫地瀏覽，而是逼近的凝視。能為偉大而塞住呼吸，能為幽默而感到鬆釋。

一個顯明的事實：社會對這輩新進文學者所要的條件苛重了。這是中國文學向上邁

學 文 與 我

進最好的證據。

## 由午夜到黎明

朋友聽說明朝我便將辭別這個古城，到一個蜂窩似的地方去，就勸我還是在這裏多繞幾個圈子，摸摸那些塊老實的朱紅磚瓦，也許不久它們也得挨受鞭打。

「誰知道你再來是個什麼樣子呢？」他這話直是一灘涼水。我帶點氣惱怒視着他，他却避開眼光，對着窗口瞭望。

窗子對面是一根電桿，桿上糊滿了紅黃刺目的眼藥廣告。好心的鄰人，他們擔心中國人的眼睛皆快瞎了，方用這嚇人厭人的廣告把個城糊嚴。——但是，治什麼勁呢，瞎了也許還舒服些！

那是一個陰鬱的初春，天空跑滿了沉重的灰雲。日頭被灰雲矇蔽得如一盞豆油燈，眼睜睜看着地上的冰碴和踐踏的雪漬狼狽。我同朋友在馬路便道上走，街上依然擺動着狐

狸皮襖和法蘭絨的西裝。也有泥污的孩子在車轍裏爬着當馬玩，或堆起一尊臃腫傻笑的雪人。沿着朱紅的宮牆有年邁的老人，佝僂着腰，邊走邊咳嗽着。縫窮的老婦人用好奇的眼睛看着身邊跨過的大皮靴。一陣鋼鐵擊碰石面的鏘鏘聲，是由交民巷出來的一隊騎兵，舊黃的制服，金邊紅地的肩章，昂首的馬背上騎着昂首的人。即刻，街上行人稀疏了，店夥也準備着上板。天空一陣囁囁聲，遠處有三隻飛機擺着勻稱的姿勢穩穩飛來。爬在車轍裏的孩子突然張着小胳膊哭了出來。

朋友是個學歷史的，走過玉河橋自然就拐了灣。巍峨的門樓，高大的門洞。我們踏在那石道上好像還能辨認得出歷史上臣宰的足跡。多少忠臣懷揣着賢策忙匆匆地奔向午門，結局也許凌遲而死。石道兩旁不是當年的朝房嗎？那窄小的屋子正適於低聲計議斷送江山的捷徑。那座紫金宮住過明達的賢君，也裝過昏君。如今，他們都死了，枯了，遺下的卻是這樣一份慘淡命運給他們的後裔。

看到那脫了漆，灣了腿，已成的一塊朽木的寶座，我忍不住輕嘆起祖宗了。它值得什麼呢，在上面坐坐，卻塗害了千萬生靈，牽累了萬代子孫。

那晚，我獨自穿過幼年住過的一條窄巷，窄得連星光也無法照臨。兩邊牆壁傳出大聲的鼾聲，雜着嬰兒尖細的哭聲。遠地有夜行人打着呼哨，邊走邊唱着流水板。一陣咳嗽聲，有若砍伐枯木的迴響，（樹心已爲野禽啄光！）空洞而響得怕人。然後是一聲叫賣：「一包糖來——荷葉糕！」呵，這老頭子，他還活着，他還賣這個！當我腦頂還梳着兩根小辮時，他就賣這個。好個不死也不改變的人。

第二天下午，朋友和他的親戚們一起送我到車站。臥車房裏一共有四張鋪位。我關照着我的同房。茶役提進一隻貼有「長春旅館」紙條的皮箱，我發見上鋪是一位日本青年，整潔的學生裝上面是一對時刻留心觀察的眼睛。鋪理好後，他便開始讀起一本似乎是論華北棉花的書了。

等一下，又進來我第二個同房，是一位身寬體胖，穿着肥大的軍服的客人。他身邊有個侍從，口口聲聲稱他「旅長」。這個旅長粗聲喘着氣，揉着眼睛，任那侍從替他解鈕扣，解武裝帶，甚而替他脫下軍褲。然後他就如雷峯塔一般倒在那已安排停當的舖上。不上五分鐘，這旅長便大聲打起鼾聲來了。

上鋪那個日本青年這時正在一個本子上寫着什麼。我猜想，他也許正寫給他奈良的師友，大阪的經理，或東京的官員，告訴他們：「中國軍人至爲可愛，五分鐘之內可以把鼾聲打得極響來吧！」

這一夜我自自然然不曾睡好。（枕下有那麼多隻輪子在心上滾！）我夢見昨天在午門上看的唐俑跳起羽裳舞來，但倏忽它又變爲泥的了。我夢見那個賣「荷葉糕」的老人終於還是死了！

機車一聲尖銳的呼嘯把我喚醒。車跨過了銀亮滾滔滔的黃河，太陽剛好咧了嘴。白晝



皚的雪散舖在春暖的平原上如一羣綿羊蠕動着。油麥已冒出綠芽，像是在我眼前蠢蠢爬動起來。田野裏有面色紅潤的健壯農夫，趕着堅實的公牛在鬆動着田地。晨曦灑在牛背上；閃起細碎的金絲。車軌旁道走着日出而作的工人小販，十歲的孩子擔了滿擔的白菜，邊笑邊抹着勞作的汗珠。

## 魯西流民圖

——濟寧車站之素描——

津浦幹線由兗州向魯西伸出一隻短臂直達濟寧，這是距災區最近的一座城。

由車站向四週看，濟寧可說是整個地浸在汪洋大水裏了。不錯，我們還看得見樹梢，甚而屋頂，但屋頂旁邊卻可以航行丈長的大船。用這銀亮亮的一片作背景，棲在站臺上，棲在鐵軌旁，出牆上，郊野墳堆上的是一眼望不到邊的難民。雖然站臺旁搭有幾座大席棚，但難民太多了，那惠澤只有極少的一部分幸運者得以享受。任你向那處走，地上都免不了骯髒的屎漬。在那上面，就鋪着草捲，席頭，破被，蟻伏着無精打采的人們。飢餓奪去他們奕奕的目光，也奪去他們生存的魄力，大頭瘦臉的嬰兒抓着鬆軟無乳的奶頭，非等綠豆蠅叮得太厲害才哭叫一聲。蒼老婦人扶着拐杖，闔目想念着她幾代創建的家園。八十歲的老翁仰頭只

是「天哪天哪」的嘆息着。遠地航來的船隻靠了岸，又一批家亡人散的流民擠上站臺。

我走近難民叢中。即刻成爲他們無告的眼色的集中點了。一個中年婦人走近就跪在地上，哭啼着說「大爺，我的號碼丟了！」她以爲我是放賑的。一個蓬頭削瘦的老嫗也向我叩頭，說她是個絕戶老媽，家裏房塌了，要我給她找個薄木棺材。鐵軌旁一大簇人翹首等着火車。當我走過時，雜亂的聲音中一個戴寬邊草帽的男子向我發出「大爺，車啥時候來呀？」一個老翁伸出顫顫的手指向我說，「你可不准把我們賣給洋人呀！」幾百隻幾千隻失了光芒的眼睛向着鐵道那端時刻瞭望。他們都希望都寄托在那遠遠的鐵道盡頭。他們想運走以後，一定可以睡在房頂下。

手槍隊長衫在鐵道旁正饑一個紅腫的幼兒。據他說，每天都拾着幾個這樣迷失的災童。不知是有意無意，他爹媽把他丟在路旁。他啼哭了一個整天，這時，他已聲嘶力弱了，蜷臥在地上。臉上淚痕又沾滿了泥漬，耳葉後貼着一塊膏藥。他屈着泥污的腿，張大了口，吞喝着

米湯，一隻小手扶着碗邊，另外一隻還牢牢地抓住半個饅頭，不時狼狽地向嘴裏塞。隊長隨餵隨問他「姓啥？」他仰起頭來茫然看看四圍的人，就又撲向那碗米湯，眼看着赤裸的小肚囊在鼓動着填滿了食糧。吃飽了以後，隊長又輕拍着他問：「你姓啥？」這回他有點力氣了。他眨着小眼珠，向四週審視了一下，哇地哭起：「我媽呢？」沒法，隊長令兵士抱着這無主小孩在人叢中喊問：「這是誰家的孩子？」許多難民搖頭，自語着「誰家的孩子誰也不敢認了吃啥？」

車站那邊有人肩負着白口袋走過，許多難民都尾隨在後面跟來。走到一塊舖有草席的空地，負白口袋的人住足了，口袋裏傾倒出來的是黑饅頭。一袋袋地，不一會就成了一座小山。四圍的人加厚了，各色蒼蠅也聞味成羣飛來。它們倒搶先伏在饅頭上面了。一聲號令，難民的組長依次走近草席。分發饅頭的兵士便一五一十地數着，擲向個個口袋嘴裏去。組長睜大了眼睛點着數，難民組員在人叢裏也不放鬆地守着。少了一個饅頭在他們是受不

住的一樁損失！

一個新由魚臺逃上來的老嫗用破衫前襟領到她的鑊鑊了。半月來，她會固執着要死守家園。她空肚喝了四天的冷水，最後才被人硬拖上船。她倚着鐵道旁的電燈桿不停地發抖。她閉着眼，抖着，嘴裏念道着：「我七十八歲的老婆，受這個罪！」卽至黑鑊鑊放到她懷裏時，她用枯柴的手牢牢抓着，死命地向嘴裏填，胸脯的瘦骨卽刻起了瘰癧。她恨不一口全都吞下去。旁邊有個婦人勸她慢些，她勒緊了衣兜，狠狠地看了那婦人一眼，以爲是要搶她的那份。

遠遠地，走來一個白鬚老人。許多難民指着說，「俺們老爹來了。」老人用鐵鍬作扁擔，一邊挑着一個竹籃，一邊是書冊。他拈着鬚鬚，嘆着氣，走近難民叢中。他放下了擔，用慈祥憐憫的眼光向四下看看，說「唉，」你們夜裏凍得够受呵！」然後就打開書冊，捧着對難民誦讀起來。他誦的是「關帝君血淚救刼文」勸難兄難弟要忍耐，要相親相愛。我從來沒見過

這樣熱烈的宣講員。他用修長的指甲比劃着，用啞嘶的聲音念誦。腿隨着頭部也顫抖着。他誦到黃水大禍，人畜死亡時，兩行老淚就沿着臉上鬆懈的皮膚淌下來了。他咧着嘴，仰天嗚嗚地哭起來了。當我請問他高壽時，他說「七十四了，唉，這還算年紀嗎？」他稱自己是「老弟」。他嘆說：人家護我老弟癡傻，唉，我是盡我這點心呀！他是滕縣人。幼時荒唐，晚年懺悔，就皈依歸一教。每晚住在菩薩廟裏，白天肩着那戴滿了眷念的竹籃，走訪他受災的兒女。

一聲尖銳的汽笛聲，隨後，一列火車開進站來了。擁擠的災衆，扶老攜幼，向那黑色巨物移動了。立時，喊聲震天，個個擠心被遺落在後面，作娘的一手抱着，一手攏着她的兒女，媳婦攙着婆母，兒子扶着娘，背了長長的席捲，負着粗重的農具，（由深水裏撈出的唯一家產）向那車口處擠去。

我走近一輛滿載的車，地上坐滿了靜待運送的難民。滿足的，怨恨的，信任的，懷疑的眼光一齊射向我來。一個老婦人指着她脫失一隻鞋的肥尖纏腳。她擠上了車，卻丟了她的鞋。

寬沿破草帽底下有一張熟悉的臉，我認出那是曾經向我問「車啥時來？」的農夫。他像也看我頗熟，就扯着頸頸問：「大爺，大爺，給俺運到啥地方去呀？」可憐的流民，像一棵拔了根的水藻，他茫然地在羅難中漂流。

## 大明湖畔啼哭聲

濟南城裏到處淙淙的流着小溪，也流着成羣低聲嘆息的難民。大明湖又蕩漾起秀逸的秋色了，風吹得尖長的蒲葉搖搖動撼。青簇簇的千佛山依然迎面聳轟着，湖畔可失卻了它往日的寧靜。張公祠，鐵公祠，匯泉寺，一切爲文人雅士吟詩賞景的名勝都密密地填滿了人。這樣狼狽褻褻的人當然不是遊客。他們不希罕湖色的可餐，遠山的情影。他們直直瞪着饑餓的雙睛，張着乞援的胳膊，爭吞着才領到的黑黧黧，曬着要搗冷的衣裳。和幸運的同類一樣，他們也曾有過房住，有過田耕，有過家來溫暖他們勞作的身心。但跋扈橫暴的黃河紅眼了。它奪取了他們所有的全部，並還逼上門框，逼上炕沿，逼上屋頂牆頭甚而樹梢，威脅着要他們的命。他們不服：連着幾個晝夜，老少合力擔土負石，拼命想堵上決口，爲生存而抵抗自然。但人力已屬有限，孤單散漫的人力就愈發微弱了。終於，他們張着兩隻泥污空空的手，



潰退了下來，落魄到這大城裏。

拐過一個土牆角，我聽見了一片噪雜的啼哭聲。我正猜想是喪事祭奠呢，引路的友人說：「這裏便是收容所！」

時候是大早，深秋正用澈骨的冰冷提醒着人們寒冬的將至。收容所門前擠滿了才逃上來的難民。他們幾乎顫抖成一團，胸上寫着號碼的白布條迎風吹動着，也隨着那些瘦弱身軀顫抖。完全受着本能支配的孩子們無力地躲着小腳鴨，「冷呀，冷呀」地嚎啕着。那聲音是有傳染性的。一個孩子可以哭醒了許多縮在避風角落裏的孩子們。哭，發洩了他們內在的要求，卻更增加了冷意。

一個中年婦人手拉着個裸體的幼孩，走在人叢的前列，向我大聲絮絮地數落着：「先生，你給俺們想個辦法罷。水是半夜來的。俺孩子光身逃出。俺想秋後水必然退了，可是已九月了，家還在水裏泡着。俺這孩子——」說着，她抱起來竟擋着我的去路：「俺就剩這麼一

個了他爹前年給土匪斃了——」

引路的友人用省府已在籌辦着冬衣的話勸止她。許多隨在她後面的難民交換起各種眼色來。

我邁過收容所的門檻，即刻一種頭暈的味道撲向我來。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和兩廂都躺滿了裹着破藍布的人。充滿了我耳邊的還是哭喊聲。迎門，一個年紀近八十的老太婆正和一個小女孩爭着一片破軍氈。老太婆由脚步聲覺出有人走近，就用她蒼腫紅腫的雙睛尋找。她顫顫地囁囁着：「你小了頭子，俺七十八了，俺夜夜凍得睡不着。你搶啥！」

我踩着殘破的席角向裏走，多少期盼的眼睛由各角落撲來。作母親的忙堵上孩子啼哭的嘴，因肚囊空虛而昏睡着的老嫗也微微擡起了頭。我很慚愧，因為我聽到一個低微的私語：「乖，放賑先生來了，俺們明兒就有被蓋了！」

天真無邪的孩子！這才還哭鬧着呢，聽了她媽無稽的安慰，就又玩起自己耳環來。她會

哭，可不懂得愁。愁的卻是不肯大聲哭出的母親。我聽到她們的交語了，她們是在互相勸慰着。她們勸慰最好的材料，便是自身遭遇的悽慘。

「唉，俺他爹有水腫症，俺弄不動他。爺一共留下了二三畝地，這回給天淹個淨。水來了，俺說不逃，死就死在一塊，他爹非叫俺上船。俺這時也不知道他的死活——」婦人眼圈已經發紅。他像後悔逃到這大城裏來。這裏人多，但寄居在陌生人叢中，她愈發懷念那朝夕聚在茅舍下，有時打她有時疼她的丈夫了。

「大娘，可哭不得！孩子哭得够慘的，俺們可別湊。愁有啥用呵，大娘，俺還不是一樣！俺他爹上關東賣烟葉子去了，水來時虧了俺舅舅照應。都是命——命呵！」勸慰着別人的，這時卻也垂下頭嘆息起來。

靠着圓胖的柱，蹲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雖然塗滿泥漬，她有一張清秀的臉，身上穿着一件過於肥大的衣裳。那必是一件由世界某角落施捨來的。一件成人的短衫作爲她的

長褂，雖還太長了些，但原來的施與者卻絕想不出一件舊衣可以使這女孩引起多少嫉妬，使這小小生命顯得如何活潑。

我俯身看她：兩隻削瘦的手正盤旋在一頭蓬亂的蒼髮叢中。躺着的是一個患病的老太婆。她仰起頭，用沒有牙齒的口告訴我：「瘡得慌，俺這孫女孝順，她給俺拿蟲——」

靠着門框，一個中年婦人懷裏抱個孩子迎上我來。她硬由孩子嘴裏拔出正在吮吸着的瘦奶，搬過孩子的腦瓜給我看。我不忍定睛看了，遍滿了那腦瓜的是黏黏的膿瘡。「俺這孩子是撿的！」婦人告訴我。大水來的時候，她男人把她們都弄到牆頭上。她曾經失手把那孩子丟在水裏。她哭着摸呀摸呀，水仍在漲。天落着滂沱的雨。孩子過後自己漂上來了。用力把小肚肚裏的水擠出，孩子竟活了，可是頭上滿了膿瘡，臉龐黃瘦如飢猴。

門後面藏躲着一個少婦。我心裏正猜想她藏躲的原故，因為她身上居然有一件齊整的長襖。我把問別人「你那裏人？」的話問她，她背過身去了。適才抱着膿瘡幼兒的婦人指

着她插嘴說：「大爺，這也是俺莊上的。她出閣才兩天就鬧起大水，她想她娘家的媽——」

我端詳一下這新娘子，她耳葉掛着的新鍍環圈顫動着，這時候她已有些嗚咽了。

我托着一顆沉重的心，踱出收容所的門檻。也許母親們又撒開了堵在孩子嘴上的手，

一片「冷呵，冷呵」的啼哭聲由我後面緊緊地追來。秋風吹得蒲葉呼呼地響，湖面似飄着一片愁苦的灰雲。

宿羊山麓之哀鴻

我那裏是在乘火車！兩邊車窗外盡是白洋洋的水，坐在隴海路的車裏，我竟有跨海渡洋的幻覺了。大湖站以西，還只是軌道北面汪着無際的大水，水裏斜臥着坍倒的草屋；浮着狼狽的小木筏。南面乾土上卻還有牛車滿載着新割的禾稼，草垛上坐着嚼了烟袋的農夫，成爲一幅水陸與悲喜的絕妙對照圖。車過大許家站，大水便已漫溢到軌道的兩邊了，不再看見乾土，漂在水上的盡是逃難的木排和小船，上面堆滿了山一間農家茅舍搬出的零星什物，坐着一簇表情呆癡的逃荒人。我俯首向車窗外探望，隴海幹線的路基雖還穩固，橫暴的水正在不甘休地用猛浪擊撞着護路的木樁和石塊呢。

在運河站下了車，我們便向縣城出發了。承熟人指示，我們決定沿運河大堤北行。本來三十五里的旱路，這下要多走出十餘里。如果忘記當前的殘跡，我應當稱讚這大好的江北

風光，河堤兩岸蹣跚地游着蘆鴨，伴了泊船的倒影，堤坡上坐着戴笠帽的老漁夫。境界美到如畫了，但這漁夫見了我們就微微直起腰來，蒼白的鬚鬚上澱着兩串老淚。他指着面前的水，喃喃地說：「先生，這是我祖上三代留下的一點薄產，二十天以前還長着綠莊稼。」

堤身是黃土堆成的，坡底有高粱稻護衛着。走在上面，大水不時由兩邊捲起白白的舌葉，吐着憤怒的泡沫。據路人說，水勢到如今仍是漲落無定，刮東南風就退些，刮西北風就漲。八月節那晚一陣暴風雨幾乎搗毀淹沒了全縣，爲了避免拔堤慘劇，堤旁的大樹都被鋸斷。折垂的樹身披滿了乾黃的枯葉。堤沿殘破的樹和水中殘破的村舍遙相喟嘆。時常在水淺的地方，有被水冲出的棺材露出。由棺身爲水浸透的情狀，可以想像裏面泡着的屍骸是怎樣地怕人。天上蓋滿了灰雲，靜穆的水面上漂着幾隻逃難的船。孩子哭着，大人向軌道南方指。可憐的人，我才由南方來，南方也已沒有了！

走過蓮河與不老河匯集的徐塘，塘東漸有乾地透出。在水還未退盡，地仍鬆軟如漿的

田上，勇敢的農夫，又開始勞作了。河堤上，行人也漸多，有擔了黃米黑糖趕集的鄉老，有雲遊四方的化緣和尚，也還有逃上乾地的難民車，車上擠滿了水瓢土盆，紅椒黃豆。這邊伸着雞鷄的長長頸頸，那邊垂着孩子的小腿。愁容滿面的媽媽抱着吃奶的孩子坐在中央，一個粗壯的農夫在後面推。憑兩條有耕地築堰的胳膊，要將他的妻孥推到不可知的安全地方。

這是一條悠長而異樣的路。宿羊山雖遙遙在望，但它的情影卻永那麼遼遠得不可捉摸。我們是用極複雜的心緒向它趨進。論景色，在山水平凡的江北，那也算够幽美的了。運河沿岸常有似巫峽形勢的土丘，造成曲折蜿蜒的航路。船平穩地航着，偶爾有不知名的水禽擦着席篷掠過。宇宙一切對兩月來這角隅人類的遭遇都似淡漠無介於懷。秋風仍慵懶的吹着，遠地似有盲卜者的銅錢聲嘆息着厄運之無助。立在船頭四顧，周圍真地是秋水共長天一色，宿羊山永如貴婦隱在遠樹的帷幔後面。

但幾日來慘痛的經驗使我們不敢爲這外界的美所誘惑了！我們知道那片漪漣秋水



下面淹沒着千百戶人口的食糧，我們也明白宿羊山饒等待着我們的不是採藥的童子，不是燦爛的晚霞，卻是一羣嗷嗷待哺的災胞。岸上踽踽徘徊着的老人，在山水畫家看來也許是可羨慕的風景配奏，但那老人卻是在追悼着他沉淪了的田園。

船到黃莊，便爲不老河北堤擋住。我們下船沿堤向西北行。堤上常遇着由宿羊山遣回的災民，身邊帶着遣散時所發的四天糧食，沿着河堤漂泊着。據說收容所因經費不足，已收容不下他們。我遇到坐在堤坡上的一家，一個老婆婆帶着她的寡媳和三個孫兒。

老婦人低垂着頸頸，累得不息地喘氣。穿着破花布襖的小女孩在旁邊儘哭着「我要丸子！」我有些不懂。婦人待孩子哭得太久，才把一粒指頭大的灰色丸子塞到她嘴裏去。我問她那是什麼，婦人忙藏到懷裏去，然後告訴我說：「先生，這是渡命丸！一位善人捨的。」我向她要來看看，她怎麼也不肯。她說每人一天吃三粒就可過活。她們一家五口，臨走才發了八十粒。她們現在逃荒要逃到滁州呢，實在不能分把我這走路的人。

我聽了感到神祕，又覺好笑。三年前我看過一個荒唐的影片：「五十年後之世界」，其中就有這種以丸代飯的夢想。眼前這難婦竟握有這仙丸，它引起我莫大的好奇。等我到宿羊山時一打聽，連負責發放的人對這丸粒的實效也都不敢輕信。在區分所倉庫裏，我看見牆角堆着五六麻袋，裏面滿裝着這仙丸。我嚐了一粒。區長又戲向我袋中塞了幾粒。除了一般藥丸味以外，還微微帶點甜棗味。據說有人不知道這丸子的妙用，連吃五六粒也不理會；曉得它的靈驗的，吃三粒就真地覺得肚子有點酸脹了。

這仙丸的捐助者據說是哲學研究會徐州分會，第一批運到計二百擔。丸粒的成分是大棗糯米和黃豆。這方劑應請國內科學家來化驗。如果是偏方仙丹一類東西，實際效果不見，反增災民一分妄信，我們實在對不起那些將生命交托給我們的災胞。以一個庸凡人的想法，我看這二百擔仙丸終不如換成幾口袋黑饅中用。我這擔心並非過敏。宿羊山籠收容所裏就已經有仙醫出現了。記者詢問一個眼疾患者郭君受治的情形，據說那位仙醫先用

手掌在他眼前幌五分鐘，然後給他一疊印了「佛」字的黃表紙，要他放到水裏浸濕，貼在眼上。我們不能不稱讚這些熱心善人施助動機的純良，他們對災民的確具深切的同情。但負責當局對各方施救的策略也應加以指導。內地民衆對官府誠實馴順得可憐。中國是陷在貧弱愚各種坑阱裏。當我們攙扶民衆由一個阱口爬出時，切不可把他再推到另一個阱口裏去。

清早我們由邳縣城出發時，護送我們登船的除張科長，一位黃衣警察，一位賣燒餅的老人外，還有的是飄在船篷上的幾朵灰雲。船一解纜，老人便走向別處尋找主顧去了。船靠近一個村落時，警察也登了岸，但那幾朵灰雲卻總愁苦地緊緊跟蹤在我們後面，永那麼陰森，悵鬱，像是大地受難者呼出的一股嘆息。過黃莊，沿堤走不上幾步，頭上的雲朵竟如奈不住委屈的孩子般落下冰涼沉重的雨點來。愈落愈密，把我們淋的透。隔着濕漉漉的頭髮，我們看到宿羊山了。一個光禿黯黃的小山，坡上蠕動着密匝匝的一羣，無助的在雨中顫抖。由

同行的朋友知道那便是浩劫後的一簇殘生，收容所的安民。

在暮色蒼茫中，我們走進碎石小道的宿羊窟了。我們走過富戶的門前時，在燈光輝煌中，有極暢快的笑聲蕩漾着。幸福的人們，他們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築着礮壘，上面日夜株守着巡梭的人。這次邳縣成災，縣長親去到各富戶府上爲窮人請命，募集紅糧。慷慨解囊的雖然也有，但面現難色的也頗不少。這些富戶多擁有五六百頃地，一家便佔據一整個村莊。莊丁平日打雜，遇到佃戶抗租或歹人襲擊時，那些壯實漢子便是機關槍小鋼礮的操動者了。膽小的地主遠躲在上海租界裏，留在莊上的，便以藏書種菊一類雅事安閑地消磨他們無可掛慮的日子。我望着那森凜凜的朱紅大門，吞進一口冷氣。內地的中國社會依然逗留在水滸時代嗎？

次晨雨仍在浙瀝落着。我們托區長借了兩把傘，就向收容所走去。泥濘的路，腳蹀時常陷下去拔不出來。兩隻冰涼的腳在濕濕的鞋子裏發出咬咬的嘆息。我似乎體味到流亡者

的心情了，他們才真正踏着泥濘的路，陷到無從自拔的地步！

我們剛走出鑽口，便已聽到一片嘈雜的哭喊聲了。隨着我們登山的步伐，那聲音也愈變響亮。拐過一個土坡，那聲音不再是無形的了，呈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排排用高粱稽搭成的尖尖窩棚，裏外都蹲着爲秋雨打成一團的人。棚頂多飄着避瘟的粉色小旗，棚前堆着由水裏撈出的農具，和就地用土塊搭成的一座座臨時爐灶。雞黃狗和花衫小孩都在迷漫的炊烟裏跑來跑去。棚分每十座爲一排，各形成窄隘的小巷，有門牌，有甲長，十字路口也常有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忘了飢寒的苦，集攏着玩耍。

我們踏着濘泥又遍地屎漬的路，走進那些窄隘小巷裏了。窩棚裏傳出各種悽慘的聲音：有老婦人竭枯無力的咳嗽，有剛落生的嬰兒脆弱的啼哭，雜着耐性的母親們拍哄的哼聲。這些無告的災民都縮在窩棚裏，咧着嘴，蜷臥在濕濕的草堆上。有男人的，窩棚頂還能自抹些泥土；孤老病弱的就眼巴巴守着冷雨由高粱稽空隙中落向他們單薄的身上。

當我們走過那些窩棚時，個個棚口都有頭探了出來。老婦人枯乾的眼，小孩子驚奇的眼，少婦含羞的眼，一齊射向我們。他們是各種集團，有寡母孤子，有老婆少媳，有少夫少妻，也有無兒無女的老翁，和丈夫未在身畔的少婦。那真是不堪設想的排比！就在這苦難的小集團裏，幸福也如雨量分配得那麼不均衡！那些孤苦零仃的人，獨臥在窩棚裏，只隔一道高梁，稽便能聽到依依的小兒學語，夫妻親厚的纏綿，兒女溫存的勸慰。一個披了件破蓑衣的老人，淌着一眼熱淚，張開無助的臂向我說：「先生，我啥都沒有了！我不忍看他那和善的白鬚，我急忙掉過了頭。」

對面卻是一張同樣愁苦的臉，一個缺齒破唇的老婦人用雙臂支着身子，向我叩起頭來。她比那老人還強，還有陪伴她的一條狗。她惡狠狠地罵那棄她遠逃的兒媳，「不如一條狗啊！」他喃喃地嘟囔着。像是會意似地，臥在棚裏的小黃狗即時用前爪向老婦人懷裏滾滾，嗅了嗅那隻隻筋條畢露的手，就又把瘦弱的身肢盤起，響響地噓起氣來。

隱在小手車下，一個小家庭在舉行他們的早餐了。媽媽餵着懷裏的娃娃，作爹的和兒子並蹲在兩旁，各抱着一隻粗碗，貪婪地吞喝着熱騰騰的稀粥。講禮貌的中國人呵，看見我們，那可愛的農夫還要欠起身來，舉高粗碗向我讓。不幸的人，半個多月他們都是這樣露宿着。他們逃來較晚，窩棚裏已沒有地方安插。那男人指着大小兩個孩子，口口聲聲求着「科長慈悲慈悲！」孩子拿碗的手已凍得有些戰慄了，但他吞喝得那麼匆急，恨不把頭伸進碗口裏去。可是好奇心又不容他不騰出一雙眼睛，由碗緣向我窺視。

我打開了攝影機預備拍照。這是太新鮮的玩藝了，即刻招引來許多小朋友。其中有的是適才不肯回答我的詢問的，這時也羞怯地立在厚厚的人叢中，爭看起我手裏的怪匣。當我把換下膠片的黃紙盒拋到地上時，他們一起都屈下腰去，伸手爭搶那僅見的玩物。年幼的被壓在下面就大聲嚷叫。窩棚裏探出母親的頭來，吆喝着她們的孩子：「沒心的燒豬呀，飯都沒的下肚，搶那東西啥用！」她們無法瞭解孩子慾念的單純。

走盡了這些窩棚小巷時，我身上已濕透，鞋跟沾的泥土已高厚得如旗裝的木底鞋了。於是，我們又向宿羊山頂走去，想由高處環視邳西被災的概況。

雨仍落着，窩棚可缺乏原有的諳靜；幾十個孩子都尾隨我們向山頂蜂擁走來。巡警雖用極嚴厲的聲色驅逐着他們，但是山太大，人太多了，孩子們竟分散着由另一個方向跟來。瀰漫的雲霧遮住我們的視線，圍着宿羊山的都只是白亮亮的一片，偶爾露出一叢半沒的樹枝。那斜傾的姿態，呈現出暴風雨猝擊時的猛烈。大地一切都蓋在汪洋一片的下面。孩子們在我身後擠着，還喳喳地有所低語。我突然掉過身來，握住擠在最前列一個孩子的小手。即刻他臉漲紅了，把頭鑽回人叢裏跑開。

我拉住他問：「指給我看，小孩，那裏是你的家？」

他回過身來，眨着兩隻小眼睛，向山的四週環視。所有的孩子都不再向前擠了，他們各自回過去，在那汪洋一片裏尋找他們的家。



尋視了好久，許多小腦瓜失望地轉過來了。一個個皺着小小眉蹙，一個個頻頻搖頭。那被我拉着的孩子仰起了臉蛋來，他眼睛已蒙上一層濕漉漉的淚了。他重新看看四周，又環視小同伴們憂愁的臉，然後用顫微微的聲音說：

「先生，家早給大水冲丟了！」

## 從兗州到濟寧

下了藍鋼車再投奔兗濟段的小車，那分別是誰也意識得出的。火柴匣子般的車擠滿了長條凳，黑壓壓地塞滿了一簇穿粗布的鄉下人。我想找那穿潔白制服的茶役，我瞥見的是一個穿粗麻衣滿臉愁戚的孝子。老頭們吧噠着關東蔥，膝上穿愛國布襖的孩子儘蹙着大人的臉。他是端詳那圈圈的白烟，還是讀着時間在老人臉上寫的皺紋，誰知道！

車開了，那呼嘯尖銳得正像江船。去秋這時候，火車穿過魯西真如一隻船了，窗口盡是銀亮亮的一片。如今看到水退了，田地露了面，我又高起興來。我向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水退盡了嗎？這話他没聽清。他抹了一下鼻涕，把耳朵湊過。他身邊一個孩子卻羞怯地替他回答了：「這邊退了算啥，俺的莊子還沒着呢。」孩子戴的是一頂小帽，鮮紅的帽紐諧趣地閃爍着。他穿的是一件新漿洗的藍大褂。

「這是你啥人呵？」我幾乎是嚷着向那老人問。我很留心這孩子一副清秀的五官，滴溜轉着的黑眸子煥發着聰慧，食指總伸到嘴裏咬着。

老人這次聽懂了。他嘆了口氣，告訴我那是他的小孫子。爲了家裏養不起，才送到濟南做學徒。託了許多人，都嫌他小，不經使，白跑一趟。

這時孩子正偷看我手裏拿着的一本雜誌的封面。他似乎感到不少興趣。我查覺後，即刻翻開來，指着一個「文」字問他。孩子馬上把臉埋到祖父懷裏去了。他再也不肯擡起頭來。好像是怕我生氣，老人向我解釋說，這孩子就怕人考他字。他七歲上進了個私塾，才念上十來天，他爹死了。從那以後，他便再也上不起學。孩子起初哭着要去，學徒也常來找他。如今他再也不想看字。這回在濟南收容所裏看到許多鄰居在念「國語」，孩子曉得嗚咽了好久。

又到濟寧站了。時候已近傍晚，冷清清的站臺上，有一個舉了紅卍字旗的人在迎候。站

口還有一座小席棚。它喚起了我的回憶。去年秋天，也在這站臺上，災民哀啼着，等待救援。如今，流浪了半年，他們又回來了。

我負了被包走出了車站。

柵欄外是嘈雜的一羣。十幾輛洋車一齊舉高了車把，包圍起我來。當那些焦急、嫉妬、飢餓的臉湊近得使我不知所措時，脅下早已伸出許多隻手了，每隻皆握着一張旅店的名片。「先生，住俺那裏吧！房間隨便賞！」那聲音不是在攬生意，直是在乞討。我沒有心緒去選擇了。橫豎我不能全滿足他們。我上了一輛靠近的車，順手接過一張名字熟稔的片子。

在暮色蒼茫中，我經過奔向城裏的土路。電燈廠的烟囱仍紆吐着黑氣，遠遠城角，還有尖銳的軍號聲，笛笛地在晚風中蕩漾。

到了那破陋不堪的小店，我囑咐茶房替我租一座乾淨些的被子，便去專員公署訪友去了。

晚上，灰黑的天空中有細碎的小物飄下來了。踏在脚下，呵吱吱地。我出了那矮小漆黑的城門洞，跨過睡了十幾隻破船的運河橋，就又進了碎石子路的果子巷了。

我驚訝。我有些不舒服。灘在床上的是一疊粉紅綢的棉被。我想不出這小店從那裏找得這麼漂亮又這麼俗氣的被子。那麼扎眼的顏色，我把茶房喊來問：

「先生，」他有些着慌地說，「不瞞你先生，這是窩子裏租來的。」我聽了氣得不能自持了。他卻還在咕囔着，「怎麼好，他們也沒生意。被子壓根閑着哪，不瞞！」

「給我馬上換！」我着急了。我開始在那被子上織起一幅醜陋的獸行的圖畫。我不能睡在那個上面！

換好了被，我躺下來。一天的奔波使我的骨節都失了柔韌。想起這麼一個店，就我這一個旅客，不免有些瑟縮了。

我側耳傾聽着雪花落在茅屋頂上的細碎響聲，回憶着晝間一張張的焦黃面孔。

## 平綏綫上

### 一

年青人（西北愛國的長者說）又來調查了。去年秋天才走了一批。年年一羣一羣的洋裝學生跑來調查，追問我們有多少隻「破鞋」，追問我們有多少桿烟槍，好用那個數目對付教員或讀者。可是，還於西北民衆有多少好處？你們自己說！你們逼着本地人帶去破鞋，明裏說是調查，去了也撲撲抱抱。高雅的，去看看古蹟。在一塊荒土的昭君墓前，憑弔憑弔，跑到禹王廟去便叩一個頭。然後，你們原車回到了北平，挺着胸脯兒告給國人說，我到過西北了，而且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西北神祕的荒唐給了你們說謊造謠的機會，你們給西北的卻是些什麼呢？

我剛走到關塞，就給這樣的一位長者攔住了。國去罷，他說，用其餘的時候寫一部「破

鞋豔史，「你的報告不會比去了那邊少惹人的注意。一個病人給十個醫生戲弄地診了脈，卻沒有一個給一劑定命藥，吃後，對於一切醫生都會討厭的。你這調查者縱受不到西北民衆的棒打，也決不會得到誠意的迎納。」

我不能回去是再明顯沒有的了。對饒別者我會豪興地述了我的行程，好像簽了一紙契約，十五天之內，脚不站北平的塵土一樣。我怎麼好意思在吃了人家送別飯的第三天，就被人在原來城市的馬路上發見呢？回去雖辦不到，但道長者的話卻給予我旅程上一個新的提示。

我答應他：我來看看，絕不用西北的大地名回去騙人，我的膽量只容許我沿着守有軍警，設有旅館澡堂的平綏沿線都市走，我自認看不到西北的靈魂。我答應他：我不去搜集烟槍的桿數，破鞋的戶口。自知與西北解放和救助無益，也絕不騎在經濟破產後西北特殊的娼妓身上，發散我在內地不敢發散的粗野，增加我這個年青人的罪惡。並請他相信我從沒

寫過豔史，也不會把破鞋浪漫化了，在日報上給大都市住客們開心。我此行只是看看而已。如果我要說什麼，也止於說所見到的，不引用驚人的數字，不詩化醜的實現。

我勸你別去，他不甘心地說，你偏要去。年青人好奇心盛，短不了一點拗勁兒。我放你過去。但記住你才說的，別憑着調查者的執照叩西北的門。

我點點頭，輕鬆地走出關去了。

二

關外的山峯像條條多筋的銅臂，餘脈長地伸入稀疏的小村舍中間。我們的車就在銅臂的陰影下爬，有時還要鑽到銅筋裏去。排排的油麥梳着車中人的眼目，葡萄架紮成蜘蛛網的形體。土的城牆籠罩着土的矮屋，城門處黏的是紅錫包美女烟廣告。近河套肥沃的土壤盛開着罌粟花，顏色配置的冶麗，像在佇候內地詩人去徘徊。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放着棕白諸色的馬匹，嘶叫的聲音驚不了山穴中沉酣於毒物的居民。



有誰個保守者還在追念着未現代化前的北京，我勸他出關去看看。齊整的方城還那麼寧靜。窄窄的街道晴時是香爐，雨時便是泥粥。路旁擺着各行攤商。吃吃的拉鋸聲和叮噠的打鐵聲伴奏着。粗大的漢子掄起大槌來，迎頭一下，就是一團火花。菜館門口坐了口脚丈長烟袋的掌櫃，隔壁私塾裏還有成羣的孩子喊讀着孝經。高額隆顯的蒙古人，負了被包沿街走去。到深夜還會有募修大雄寶殿的僧人，敲打木魚金鐘向你化緣。

關外的更柝分外清脆，街心的警察也見得忠厚而帶點愁氣。突然，一乘高鞍白馬飛奔來了，尖銳的鞭聲嚇開了小辮兒驢夫。長袍紳士立在漢蒙對照的佈告前，朗聲長讀去年官家的令文。世家門前還懸着御賜的「文魁」匾，矗立着「節烈」牌坊。城隍廟壁上還保留着秀才的榜紙，經年的雨水沖不淨歷史的虛榮。

一匹駱駝驚了，路人一起在牠後頭追去。連小孩子都有膽量，有義氣，就地抓把沙土向那獸物深陷悲戚的眼邊揚起，想迷住這用大腳騰奔跳着的畜生。

噹啷啷的銅鈴繫在每匹駱駝的項頸間，穩重地向着長遠，寂寥的天邊邁進。

三

在地理的接近上和市面繁榮上，張家口是關外第一鎮市。城傾斜地建在山坡頭，坡的高處是上堡，低處是下堡。這是橫的分界。經過大水的教訓後，民十四年建了一座清河橋。於是，縱來說，全市分橋東和橋西。橋兩端都有省府樹立的忠孝格言。

如果是夜晚下火車，站臺出口道上照例是站滿了旅館的招徠人。每人手提一盞書明字號的紙燈籠，火龍似地一字排開，鷄鴨似地爭搶着曬出旅館的名字。每個聲音都企圖壓倒另外的一個，結果除了一片嘶喊聲隨着燈光搖擺，什麼也別想聽見。

街上多是蘇菇店，高麗紙上寫了「上等」、「頂上等」、「特別上等」一類以「好」爲起點的字樣。補碗人擔着挑子，響着鈴鐺沿街走。街心立定了黑衣的警察。不需要申斥，人都靠左邊沿着橋走。走到橋頭不由你不爲那「忠孝仁信禮義廉恥誠懇懇你去實行」

的木牌所嚇住。

白荷葉帽上刺了「奮鬪」紅字的是當地駐防軍。紫紅的臉，天不怕地捍了大柳棍在街上走。「這是老國民軍！」

太陽一擦山邊，夜遊的人就由上堡下坡倒來，直倒進花園去。這是一個任人遊玩的私有花園，進門處題的是「靜觀」。在小堂子裏招待一天客人的娼妓，莫不需要一個時間呼吸空氣散散步，於是花園柳堤上三五成羣地徘徊着許多豔裝女人。有養女的攜着養女，沒有的則或把另外一件漂亮衣服褂在臂上。商鋪的夥友和社會人士有權利來瞻仰，論評，或飛一個眼風。因此，擠在紅粉旗袍間的是些對襟小褂。家庭婦女來遊的，沒有一個男家屬步步緊跟可不成了。

第一頓飯就遇到了有雅座的飯館。（雅座據說即是有女人侍候的意思。）那是一個臨近橋畔的小樓呢，座位選的剛好靠欄杆。一個未夫村姑氣的女人，黑粗的臉，穿了一件更

黑的袍子。把身子伏在欄杆上，似在遐思，偶爾卻向馬路上的車座打一個招呼。她是要我來請的呀，但我沒想及如何說第一句話，忽然，像是不屑睬這拙笨的食客似地她反過身了，由袋裏掏出一團花紅的東西撇着嘴，抽出來一件寶貝。那是一條印度綢手絹兒。平平地把牠放在檯上，又去抽第二件。那是一個粉色的荷包。及至使她那一團勝利品逐一地平放在檯子上後，見這食客仍在低頭吃飯，於是，她喃喃地自語起來：

「三天工夫使去了多半瓶！」舉着一瓶廉價的香水似驕傲又吝惜地說。

這無視同在者的誇耀招氣了我。但我仍在喝着我的口蘇湯。終於，另一個飯客把她喚到對面小間去了。我無從眼見他們的親暱情景，但我聽見她在數說昨天什麼副官請她聽椰子戲的事。

街上燈火稠密起來時。許多閒散人堵在巷口去聽布舖的話匣子。劉鴻聲的嗓子使這些欣賞者忘掉天氣的燥熱。點綴街景的仍不缺乏麗裝的女人。而且我看見了那飯館裏的

女人臂倚在另一個女人肩上踉蹌地走。

雜在食物舖間的妓館門前熱鬧了。盲歌者攜了弦樂器，向樂戶的門檻處摸。

雖然馬路上偶爾也飛過一輛汽車，騾子車在這大市鎮裏還算是交通工具之一，就是這樣一乘騾車，藍的蓬子，堅實的宣化府御者，愛擺耳朵的黃騾，把我送到賜兒山下。說本地名勝就數這裏了，那條鑿山的汽車路給我們「要人」如何喜歡到這裏來。

大境門確仍保持着鎮威夷狄的氣魄。魏峨的城樓壯壯地題着「大好山河。」曠敞的黃土道仍有着古往的意味。漢蒙商販，趕着牲畜向山溝處走。轎車下徘徊着尋食的猪仔。山上還留着古箭樓礮臺的痕跡，用那個，我們會鎮懾過別的民族。

四

像羅馬戰士胄甲的眩目，車到大同站時，特別是在夜間，站臺上佈滿了閃爍的銅器。如定州眼藥或潞州網籃一樣，大同的銅商選本地最精緻的出品供路過的行人買去作紀念。

被歷年攻城軍打滿了窟窿的是城牆，那些礮火的痕迹向每個初遊者訴述了這城在內戰中的厄運。北門頂上已頹成只剩兩三塊隨時可落下來的磚頭，倒懸在稀薄的土堆上，向着每日在牠下面路過的千萬行人祝福。什麼時候，也許爲了一陣風，這兩三塊磚頭高了興，就會在一個行人頭上落了下來。

古舊的凸凹式的城牆上蓋着一座業已破舊的洋樓，尖尖的屋頂也曾遭過礮火的攻打。弓形的門楣上，一壁題着「雲中鎖鑰」，另一壁是「屏藩紫塞」。料想必是那位知府羨慕西方文明，在這純東方式的高城上蓋成這麼一座高高的洋樓。

城門臉貼的是些「山西人吸山西省辦的香烟」一類廣告。革命的標語和破舊的匾額比賽着誰「老」。尖尖的瓜皮帽下縐着黃瘦的臉。一個漂亮的女人走過去了，許多批評者都奮興起來。

恰巧是剛下過雨，拖車者的脚拔伸於半尺厚的泥漿裏。泥路的兩旁是鋪戶。「戒煙藥

丸」的條子斜貼在玻璃上，坑上橫豎正騎着幾個癮者。螢火似的小燈映着桌邊稱貨的小天平。咚咚的鼓配着天國的歌聲的是救世軍。灰色的制服飛在快馬上，濺起細碎的泥花。枯瘦的乞丐，唱着梆子腔，向着鋪主要錢。八歲的姑娘，脅間繫着粉色小絹，立在一邊懸着本省軍事領袖一邊是本地最漂亮女人放大玉照的照像館門前，咬着手絹嘴兒，呆呆地瞅着玻璃窗裏托腮的嬌態。

城中心區四牌樓，窄窄的十字路口堆滿的是菜筐布挑。往東，那濼泥得像豬圈的路旁，屹立着九龍壁。粗壯的黃綠琉瓦的龍身交叉地爬滿了一個高大的牆壁。周圍有無數小龍條條地鑲成邊緣。看見雖缺乏北海那塊的光澤細膩，卻有着更雄偉的氣魄。壁前立着一些碑石，記載着這壁在某年旱災時顯了如何的靈。

受到歷史的特惠，大同有着許多罕見的大廟。雲岡的石刻，華嚴上下寺和善化寺的泥塑之偉大，說明了北魏時中國統治者魄力與佛教魔力。幾乎每個廟都有着佈滿的壁畫，各

樣表情的仙佛伸着細長的手指，在雲端裏逍遙坐禪，白的鴿和輕的燕，一羣一羣地環着那巨大的屋角飛，對着每個來者呢喃地道着時光之隱祕。

雖然「婦女應以瞭街爲恥」的條子貼在武定街壁上，黃昏時分，人家門口還不缺乏一些豔裝的女人，露着拙笨的笑顏。常爲拉車問到的是：逛不逛破鞋。種類不同的，半明半暗的。包月，彘家，憑你選。多麼難爲情呢，當着她丈夫和女人調笑，回過手來還由那馴順的男人手裏接一杯滾熱的茶。「難道不嫉妬嗎」你向他笑。他會無言地又爲你斟上一杯。

那一戶是好人家呢，你會好奇地想。有了，好人家門楣上有這樣的對聯：「良民住戶家，行人須止步」。其餘的呢，誰也不知道。對一個稍稍耳聞此地風俗的生客，每個開着的門都成了誘惑，每個關着的該也保持着相當的神祕。於是，縱使是平坦的巷路，街上也仍有着探險者。

這樣一個大城沒有一份報紙，誰相信呢。但我連縣立圖書館都去了，也找不到一份壁



報我也不會見到。這些人，裸着油亮的背，呼呼拉着他們的風箱，叮嚀打着他們的鋼器，笑着女人新製的衣裳。對於路的濘泥天國的福音是什麼，民國遭着如何的厄運，都似乎一例的漠不關心。由此門臉上那空懸着的兩塊威脅人命的磚，就可以知道這些人是怎麼樣地生活着哪。

這叫我想，僅是交通便利也未見得就提高文化呢。

五

由大同，只要幾十分鐘的火車，就可以看到煤的世界了。多麼富的煤田阿，黑黑的炭山，因為運不出，自己竟由核心燃燒了起來。

口泉地方雖然不大，給咪咪的小火車和聳立的大烟囱點綴得很像個工業區。站在由大同開來的小火車看坡上停的礦務局的小火車，小得令人發笑。汽笛一拉，聲音弱得像女孩子在捉迷藏時打的招呼，但帶我去永定莊看晉北礦務公司岩村的煤井的卻正是這樣

一種小火車。

轉過一座山，入了可怕的境地了。煤的堆上正走動着幾十個黑的臉，黑的臂，光着黑的腿的裝煤手，用後頸頂着一筐筐的煤塊，往才駛進煤巷的貨車皮裏裝。裝滿了四十噸，大家共同的平分着那一塊把錢。

沿着煤谷走上去，奔着那高聳的烟囱，奔着那隆隆的聲音走。交錯的小火車道上正滾着小煤車呢。下坡路的車飛似地跑。車由井口一送出，黑的人，狂舞地騎在下奔的車上，毗着白牙，揚着黑手掌，高聲喊着地就溜下山去了。苦的是上坡路。咧着紅唇，揉着汗鹹的眼，喘喘地緩緩地向井口推。

井口才是忙地呢。幾根交叉的木條中間轉着一個通了鐵繩的滑車。直徑丈餘的煤口交換地升降着空車和煤車。噹噹的鈴聲，隆隆的車聲，雜着在井口司事的喊聲，令一個過慣寧靜生活的人感到這些幾乎不是同類。

這麼的一個小井口每天有千五百人作工。我懷疑了起來，工程師是位直爽人，說，不信嗎？帶你去看看吧。於是，他發了一句話，隨着，就有人抱來一堆衣服。藍的褂子，藍的褲子；高厚的牛皮靴，柳根編織的小帽。隨着，他交了我一盞手提水電燈，一條木棍。

「別怕！」他笑着說。又拿一張藍地白線條的地下路線圖指給我看，什麼地方已經探過，什麼地方正在開採。「我們這礦最老實不過，傷人的事極不多見。」

我不會怕呢，我在笑我的服裝。肥寬的褂子，扁淺生硬的柳帽，白晝提的燈和手裏那木棍完全把我扮成個丑角了。

煤井口的人們待我們一走出門來就呈出突然的鎮靜了。待發的煤車子停頓在道岔口，推車人收住了狂肆的笑容。司鈴人規規矩矩地立在井架旁。井上的繩子停止移動了。兩架漆黑的升降機，淋淋着滿身的汗，佇候着我們。我懂得，這是上司到了。

走到機旁，工程師一定要我先走進那個大匣子。

「我進了地獄。」我心裏說着。礦的恐怖我開始感到了。礦的悲劇將臨到我身上了。有什麼辦法呢，我終於先他而邁進濕濕的煤車升降機裏了。

我握住旁邊的鐵杆。噹噹，兩聲沉重的鈴聲招呼高車司機人的注意。隨着，噹噹，更嚴肅的兩聲，我們就由地面沉下去了。

井邊的一線光逝去了。機身增加了速度。呼呼的冷風襲人的骨髓。工程師微笑着，修理手裏的那一盞燈，對這下墜，呈着熟習的坦然。機車達到了井底，他仍微笑着要我先走出來。黑的洞，蠕動着黑的人兒。隆隆若雷的是煤車在窄軌上推動的聲音。洞徑的兩傍不息地流着水，陰森的聲調，陰森的漫流，像一條地獄的小溪。

呵，地獄，這是再能解釋一切不過的名子了。呼嚕嚕，那邊洞口冒出一串咧着白牙吶喊着的黑鬼，愁苦包着他們猙獰的臉，推着那地獄的車。爲了兩三毛錢，把自己埋在數百尺的地層下，一切聽憑另一個神的安排。

礦裏掘洞者爲了生命卻把生命押放到不妥的地方去了。抗了粗大的鐵錘，硬向那煤壁上撞，撞下來一塊馴順的煤，就被煤車推到井上去了。撞下的是一堆黑黑的東西，併力地壓了下來。這煤塊便作了探煤者自然的墓土。

洞中還有着分段的辦公室和隨手的鐵工。拉着呼呼的風箱，迸着地獄中碧色的火焰。就着我們微小的燈光，我們鑽進了說是最保險的一個洞。託着一顆怕死的心，我們屈了腰，偶爾扶一下兩旁的石斷層沿着流水走去。陰森森的煤洞垂線似地落着雨珠，騰着煤氣的霧。工程師一路走，一路給我講說着煤如何，因爲軍事運輸及關溝行車不便而不能暢運的話。恐怖的氛围使我愈走愈慢，終於，我們又爲那高車帶回地上。

像對着一個新工程師，井口那些煤黑那麼地看着我。包圍着煤井的，是高車房，電力房，鐵工廠，井旁一個口眼，冒着由礦裏擠出的白煤烟。

沿着小鐵軌向下坡走，進了一個開着許多小店鋪的骯髒的巷子。土的房子低得幾乎

壓到住房人的背上。巷裏正躡着些應該下午入礦的礦夫。手伸到袋裏去，懶懶地向前走。我跟了他們，走到一開小屋門前。他們停住了。門緊緊地關住，裏面土坑上盪出吶喊聲。

門叫開了，我趁勢探了一下頭，許多條鐵黑的漢子把背圍在一起，正用眼睛瞪着粗碗裏的一顆亂舞着的骰子呢。細碎的響聲，使得一些工人喜得在土坑上頓腳，也惱得一些人捶着身上多肉的大腿。

把街走到盡頭，我懂了那賣命賺錢的人一天那兩毛二錢除了油面花費在什麼上頭了。賭局，鴉片，姑娘，藥店。

六

又過卓資山了。這是四年前我會度過夏的地方。那時鴉片花正在盛開着呢。黑早就把光光的脚伸到籐拖鞋裏去，拖到罌粟花叢中，守在提鉛桶拿剪刀的土人身旁，看他們刮採花苞上的嫩白漿汁。車過十八台，我就眼巴巴地凝視着車窗外。建在山坡上的土房子顯露

了。卓資山到了。我在盼着看那一片美麗的毒花。但是，今年神怒了呢！一頓雹子把纔冒出地面幾寸的花全打毀了。但我們能和災難搏戰的農人卻又種了出來。

久違的綏遠又呈在我面前了。城還是那麼方整，不再是黃土碎石道，城裏城外都已鋪成平整的馬路。沿着路栽着平排的樹木。樹蔭交界處立着帶白手套的警察，連行人走路的方向都指揮着。鋪面有的由雕欄金匾改成西式商店。女人有的剪掉了大髻。臥龍崗修成了龍泉公園。一間泥污的小茶樓新近刷了一層漆，掛起「新生活飯館」的招牌。民衆教育館添了若干標本。日報附了新文藝創作。舊城開設了爲接待要人學者的綏遠飯店。這個遼遠的城市似在盡其全力向現代大都市的憧憬闊步着呢。

大台（依克台）裏雖仍住有百多個喇嘛，東邊卻闢成共和市場。涼粉酸梅湯的攤子陳在魔術場的隔壁。擦了滿頸子紅粉的女人端坐在長條凳上，一壁吃，一壁聽着四面交攻的鑼鼓聲。台門前就是據說曾被清聖祖的馬蹄騾出泉水的玉泉井。

在建築的美麗上，我總願推崇舍力圖台。只牠那歐亞合參的構造已够使一個對此道全然不慣的人醉心了。方的角隅嵌的是金色的裝飾。梵文的字母被構成如中古月牙琴形的圖案，圓圓地並立在屋的各方。雕廊的粉壁上，是極富想像的佛典的壁畫。殿中大柱上爬着巨大的龍身。給我們開門的喇嘛指着殿中央的太師椅，用生硬的腔調說：「這是班禪活佛的寶座。」

走到內殿，同行的友人要求他將康熙皇帝的胄甲取出來看。不很甘心，他打開了黑角落裏的大箱，小心翼翼地抱出一個大黃包袱來。

他拿出一件用鋼片湊成的沉重的戰衣來。撫摸一下上血的寶藍緞，就授給了我們來端詳。連那黃緞靴他都頂不捨令我們玩賞得太久。問到來歷，他說：康熙帝駐蹕歸化時，誤殺了一個蒙古親王，惹起了蒙人公憤。

「那時候這台都給我們的人包圍了。」他立在黑的一片裏，瞪大了眼說。「一個喇嘛



和他換了衣服。他裝作喇嘛逃走了。把胃甲留在這兒。」那人真神氣，好像康熙皇帝就同他換過衣服一樣。

召殿的旁廊，住有一位王爺。雙鬢搭在肩上的蒙古女人，用大大的眼睛凝視着我們。穿着紫衣繫了黃腰帶的小達子伏在女孩子的背上，滿院背着走。廊的柱子上貼的是些歡迎民衆信仰的班禪大法師的標語。一些拖了油長辮子的喇嘛聞着鼻烟正在廊下踱步。

我憬然明白了宗教對原始民族統治者有甚麼用處。

遇到了一位現任省吏的朋友，在一家酒樓上，談起話來了。

他是南省人，在塞外已作了六年官說：

「你這書癡子，理想者，來這兒就知道在中國，應付環境都不容易，先別講改造。

「嘔，你罵本省鴉片公開請問，設若今晚發一道命令，吸鴉片者死，明天早晨恐怕全省剩不及五十人。你准他們吸而不准種好，經濟狀況已凋敝不堪的綏遠將因鴉片銷耗而把

價剩的一些現金全數流入別的鄰省——最可痛的，是多半流到獎勵種烟，質料最佳的熱河去，而且，種了鴉片的田地再種別的已不長了。更明顯的，還是省府財政主要的收入之一項。看看你有什麼辦法？」

事實和職務爲每個官吏找到類似的一番議論，來解釋當前的矛盾，但收着烟稅。心下盼企着中國認真「拒毒」那一天的也大有人在。

臨行我想登城牆，看一下城中的全景。就由石砌的馬道攀到北門城牆上去看。由火車上看來齊整的城是沒有把握的。城樓入口處是所毛房。城樓上正攤着一大堆襤褸泥污的男孩子，扯了喉嚨喊着一些由記憶囊中掏出的經書，而實際在用小胳膊角力玩。一個咬着紅蘿蔔的孩子向我笑着。一下，也被隔壁打着的孩子捲入爭鬪的漩渦裏了。

城角處臨風正立着兩個豔裝的女人，用粉色的手絹比說着什麼可笑的事，引得跟蹤在後面的男人不能不笑，引得臥在樓下的私塾書生們也非笑不可，直笑到陌生的男人和

她們熟了，就揣起那條曾作爲媒介的手絹，三個影子便消失在城的馬道處了。

朋友說：「有什麼辦法？幾乎家家都幹。此地人很淫。作官的管得了一切，能管得住人的性情嗎？」

我索然地隨他踱下了馬道。心下不服着上面的話。

看了幾家仍徘徊在手工時期的毛織業，織氈工人受着最大的苦。羊毛屑堵塞着呼吸器官。一個被刀割破了手指的學徒正倚定一根柱子啼哭。毛呢在樣式上雖盡力模仿舶來貨，其品質之粗糙，仍毫無進步處。

想去百靈廟，朋友說：「可不這麼容易了！雖然離此才百多里，只隔一道大青山，自蒙古自治以來，那地方我們沒有膽子去了。」但自治了的蒙古人看來頭腦仍是那麼簡單樸實，易被人欺呵！

在離開綏遠那早晨，我拜訪了一位師長，這不是寫悼文，容我在這遊蹤裏留下他的名

字罷。劉半農和白蔭州等先生動身比我早了一天。那天早晨我在綏遠朝報上讀到了「劉博士由包來綏，現寓綏遠飯店」的新聞，就決定用一個熟悉的口音和面孔來驚嚇他一下。本來是同友人蕭菴君偕往的，但他因怕見生人，願在樓下等我。白衣侍者把我領到一條窄路盡頭的房間。半農先生捏着他的烟捲，微笑着站在門檻處了。

帶着孩氣的好奇心，我隨說話隨看擺在鏡臺上的測音器。知道他參觀了本城的學校，測過了許多處的音，並且打算日內去百靈廟。

火車時刻表不容許我多坐。而且我也沒有理由用一個熟人的名義擾他學術的工作。

「有什麼事我能替你在北平作呢？」

「唔，」他笑了一下，把手伸到袋子裏，掏出一個名片來。「請你到北平打電話給我的太太，說我在這兒平安。」

我接了片子，一面用手勢往回推他，一面自己就退了出來。

被他推起短髭的微笑送出飯店的樓口後，我就匆匆地趕上了西行的火車。

七

包頭是個仍帶點原始樸實氣的小城。包圍車站只一片荒涼黃沙地。南邊是一帶黃河，閃亮地睡在南海子。城是傾斜地建在山坡上。像泥模型似的，一座座的小土屋靜靜地躺着。因爲是走到了蒙古地的跟前，沿街走的紅油臉垂着黑油辮子的人特別多，回族人也很不少。在交通上，這裏幾乎是個水陸的中心。平綏路的車走到了盡頭，南海子長年往來着走包寧的高幫大船。寧夏甘州涼州的貨都以這裏爲尾圖。所以在商業上，便是個很重要的地方。

城年青得很。民國十二年才因爲鐵路的到達而設治局。十五年才成縣治。但因爲地勢的扼要，市面上還熙攘熱鬧。驟轎車停在道旁，洋車夫操着山西腔，在人叢中噓喊着奔跑，繁榮中心的前街有着大門面的店鋪。陳舊的富於象徵性的幌子低垂在鋪簷下。

東門外的轉龍藏是最惹目的名勝。龍王廟建在小山阜上，瞭望着全城的土屋頂。廟後是馬將軍築的礮壘山，坡上潺潺流着終年不涸的泉。這是城中住民的飲料，雖然迢迢地跑來泉水發源地處洗眼睛的也不乏人。

立在礮壘上，南可以眺望如帶的黃河。坡下沙地上，不時地邁着駝水桶的牲畜，印在沙地上靜默的影子，給人以沙漠的幻象。

十五里的轎車會把一個旅行者載到了南海子。那是一片汪汪的黃河。成百隻的高槓船，七站船，小筏子，各靠在河邊，飄在黃水的搖籃裏。船裏正有人咳嗽着裝儼貨物，岸上站着些穿紅襟的漢子，吹着烟袋，守着面前的景色。

距河岸近處是個由船戶所組成的村子。他侍奉的大神是治理洪水的禹王。

歸途遇到了當地的一位官吏。對着開發西北的前途他說了不少沉痛的話。像是述說一個將斷氣的人的病狀。他告訴了我某國如何勤敏地按月派武官來調查，去年的兵災如

何地使本地人舊曆除夕握了現洋買不到一斤麵粉。

「回去罷，」另一位西北的長者拈着枯黃的鬍鬚對我說：「告訴國人說，屯墾不是容易事，想速成地來發財必至失望而歸，讓我們吃慣了苦的人去和自然對抗吧！如果國內有能吃苦的青年願意和我們下田工作，我們竭誠地歡迎。響亮的口號與我們是毫無用處的。」

我翹首望那廣漠的一片，我信任了生存的意志所賦予西北民衆的與天人暴虐的對抗力。

## 想像與聯想

您有沒有過這樣一個經驗：讀到一本傑作，直好像嗅到一種難以忍受的愉快風光；即至自己提起筆來寫同一題材時，便顯得淡然無味了。人家的是一幀氣魄雄厚的油畫，自己的卻成了石板上胡塗的白道。

您有沒有過這樣一個擔心：今日已是新聞紙充斥的世界了。忙碌的現代人連新聞紙都無暇仔細看完。文藝是走向新聞化的路了。許多美國作者把大部功夫用在剪報上，蘇聯又倡興了「報告文學」。在未來的世界中，新聞紙會不會代替了文藝的製作？

我還有個隱慮。我有點怕看近年來各國的「攝影年鑑」，那種線條，光暗，章法的選擇配置都說明了現代野心的攝影家在怎樣使用一切工具和機智。圖謀篡奪繪畫的藝術寶座。然而會不會在若干年後，攝影術發達得竟然替代了繪畫呢！



由未來經濟社會結構的可能變化上說，也許會的；但自藝術創作的心理過程論，這些擔心都大可以釋懷了。

人類思想史正像兩道本質不同但總是平行着的河流：一道是主觀的，情感的，綜合的，內在的；另一道是客觀的，理智的，分析的，外在的。一個憑藉神祕的直覺追尋宇宙的統一性，另一個企圖由歸納的推理將宇宙解剖了。而且在各時代它們都被喚出新鮮的名字。在哲學史上，這對壘是唯心與唯物，實驗與直覺……在文藝史上又變為古典與浪漫，表現與自然。這畛域，由柏拉圖與亞利士多德中間就已彰顯了，孔丘與老聃彼此也有類似的分歧。

這兩道河並肩地在世紀裏流着，它們交替做着主潮。中古的神甫不惜用烙刑來維繫「宇宙由一主宰統治」的信仰，羅馬法的顯著特點便是它的完整性。文藝復興後，隨着產業革命，思想界也轉變了方向。那便是唯物主義擡了頭，培根的歸納法和孔德的實驗主義應運而生。牛頓的力學動律把生命解釋成多麼死板呵！他告訴我們世界一切位置都是國

定了的。每個運動都是被鄰物推動的。宇宙是一簇「不可增減的赤裸物體」Irreducible brute matter的集合，一切皆如天空星宿那麼有齊整的軌道。

第一個忍受不住這機械解釋的是需要自由，愛好創作，生活的幻想中的文藝家。自然，在哲學上反動不是沒有的，德國的唯心派，直迄當代倡有機主義的懷特海 Whitehead 都是那主觀河流的澎湃，但在文藝界鬧得似更熱鬧。哥德的「浮士德」包蘊許多歌頌宇宙統一性的詩句，加賴爾 Carlyle 的「裁縫哲學」Sortar Resartus 全書都在闡明宇宙的表裏合一現象是內在心靈的代表。這論戰鬧得最兇的角色是辜律若芝 Coleridge 和哈特雷 Hartley，他們爭辯的焦點是：想像與聯想。

承襲着休謨，哈特雷在心理學史上是被稱爲「生理聯想派」的。他認爲感覺是因爲神經受外界戟刺而起的振動。觀念是不需要這振動的。它的產生是由於聯想，正像牛頓的力學定律，觀念也要受「相似律」，「接近律」一大套死板規則的束縛。

有着一具藝術家的心靈又崇拜着神祕唯心主義的辜律若芝，當然忍受不了這機械的解釋。在他的 *Literaria Bisgrophia* 中，他痛斥聯想說，力爭創作的意志自由的存在。他極嚴峻地將聯想與想像截然分開。他說，受着聯想律支配的是「幻想」Fancy（這字在 Dryden 用來可正是想像！）那是一種被動的，無機體的，偶合的觀念。它們的集合可以發生量的變化，卻沒有質的變化。正如廟會中的泥製軍人之數目衆多傳達不了浩浩蕩蕩的陣勢，它們是一塊塊記憶捏成的固定體，只能選擇，卻不能融解，調劑，重新創造。

想像卻是另外一種神祕的綜合的心理作用。辜律若芝將它分爲兩段，其實是兩個階段。作爲初級想像 *Prime imagination* 的是一種天生的無意識的感官活動，喜歡把散亂事態安排捏合起來。童話便是這神祕力量的產兒。受意志統制，企圖產生一種有意識的藝術效果的是高級想像 *Secondary imagination*。它融解，滲合，分散，剪裁，以圖創造一個新的形態意象。它不仰賴記憶重現，不拘謹事實，時刻想由蕪雜的現實中尋出個統一的

純真的理想模型。藝術的產生，其過程必須是這般。

想像在一般人又是怎樣一回事呢。

對於一個好遐思幻想的人，我們常用「空中樓閣」來譏諷。這正像英文裏那個「西班牙的堡壘」Castle in Spain 一樣代表一種浮在冥想中不切實際「幻象」Mental image。哈布思Hobbes在他的 Leviathon 中是這樣解釋想像的。他說：當一物挪移以後，閉上眼我們還能見到它，那便是想像。我們常常看到藝術家總帶點心不在焉 Absent-minded 的神氣。他永不能如一商人政客那樣機警。這也許正是因為他心上浮滿了幻象。莎翁在「仲夏夜之夢」中不是這樣詠過嗎：

誰能握了一把火炬，

而摹想自己是在霜寒的高加索山；

誰能用冥想中的宴席，

填滿他空空的肚囊？

他應當有這本事。一個小說家的書桌上必須永遠浮動着幾個親切熟知的人物。幻象對於藝術者是必需的，但可還不是想像的全身。

還有許多批評家爽直地認為想像即是獨創。連古典主義大師，撒木耳·約翰生都認為詩的精華即是「發明，為讀者產生一種無從預期的驚喜。」Philostratus 說想像比模仿是更狡猾的匠人，因為它奔向那眼睛看不到的。時常想像是被當作翅膀，領人飛入嶄新的境界。一切在藝術上有特殊成就的作者其作品就都是多少與眾不同的，若哀思 James Joyce 的小說，奧尼爾 Eugene O'Neill 的戲劇，都像一條條勇敢的船，航入無人敢涉足的界帶。獨創確是想像的符記，但僅僅那個還不够，不然「聊齋」豈不成了一部最偉大的製作！藝術終於無從脫離現實。

近代藝術論家對於想像與聯想已不持截然迥異的見解了。當今批評界對辜律若芝

研究的權威當推劉易士 Prof. Lewise 教授了。他的 *The Road To Xanado* 真是一部吃力的書。在這部專門研究率律若芝的書裏面（頁一〇七）劉易士教授卻認為想像與聯想是一個東西，其差別只是在感官力的強弱深淺而已。在感官高度的緊張中，想像便能同化，變換，使所創作的渾然合一。「偉大詩歌的意義」的作者阿比寇畢 Prof. Lascelles Abercrombie 也認為幻想 Fancy 與想像的差別，是在程度上而不在意象的質地上。這和信任「第四層視力」的詩人勃萊克 William Blake 的說法貼近。勃萊克認為頭層視力只够作科學的觀察，雙層視力差足欣賞物質的或理智的事物，第三層視力可以深入情感的價值了，到第四層方克完成精神的詮釋。

其實，正如斐爾丁所說，我們有的只是這塊人生，每個藝術家都必須是個好廚子，有眼光揀選五花肉，懂得從那兒下刀，割下來還明白怎樣製成美味。當今許多作者抱怨題材缺乏，說三角給張資平寫光了，都市破產為矛盾包了莊，農村正是隻人人不鬆手的鹿。這抱

想是不合情理的。我們就還沒有過一個十全的好廚子！

聯想力對於一個作者是必需的，甚而是基本的，因為它是想像的初階和原料。科學家留心萬物間之差別。藝術家得把眼睛置重在宇宙的和諧上，追尋萬物間之關係。它必須能自由徘徊於物質的與精神的世界之間，看萬物皆賦有主觀的人格性，像屈原那麼歌詠美人香草，梅特林克對貓的咒咀。最好的象徵需要最敏銳遼遠的聯想力。

初步的聯想只能使我們把捉到一個型胎。一個故事有了輪廓，一個人物有了性格，多少作者就止於此了。如果抽象和具體可以當作相對的時，止於此的描寫便近於抽象了，因為未經深刻化便是未賦與藝術的生命。雪萊說詩是「揭開了人間含蓄美之帷帳，使一切熟稔的在恍惚之間成爲陌生。」這是說，想像是一把火炬，它幫助我們發見潛藏的美，像沈復在「閑情記趣」中所描寫的童年生活：

「夏蚊成雷，私擬作羣鶴舞空。心之所向，則二千二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強。又

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冲烟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邱，凹者爲壑，神遊其中，怡然自得……」

在庸俗中尋求卓越的美，在美的事象上黏附着情感，這需要深湛的想像。

羅斯金 John Ruskin 曾經把想像作用系統地分爲三種：一便是聯想的，*Associative* 一種拚湊捏合的能力，藉以創造新的形式；二默想的，*Contemplative* 以新鮮別致的途徑處理單純的意象；三深入的 *Penetrative* 由浮面的「實」而達到永恆的「真」的境界。

深刻化了的意象也即是生動化。崇高的藝術所伸訴的必不是一個單純的感覺。繪畫雖是屬於視覺的藝術品，但一張紅潤的臉必須紅潤到使欣賞者感到溫暖，畫花必須能飄滿了花香，畫戰爭就得傳達恐怖的感覺。當一篇小說以儉約的文字喚起我們各部感覺時，



我們說它是「活」的了，想像力使它那麼生氣虎虎。

這是一個頗矛盾的情形：想像的使命是藉發見萬物雷同處的捏合，它又須隔斷外界，使一片經驗絕緣獨立。一切藝術都必須經過這步驟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統一的內在經驗。拿破崙好像會解釋他每天只睡三小時即够的理由。他自豪地說，他的腦子清楚有如許多抽屜。當他想一件事時，他關上其餘的。即至他想睡覺，就關上所有的一個藝術者對於自己的回憶，感覺，聯想，也必須有這種別選統制的能力。

繪畫和攝影根本的差別在一種主觀的直覺的選擇，或者說是表現。隨便攝影進步到怎樣程度，它所能表達的總超脫不了空間時間的限制。它只能就面前所有的事象安排章法，配置綫條，卻不能糾正或綜合物象的色調形態。它可以表達自然間一種現象，但那卻永不能是他自己情緒的反應。一個畫家最野心的企圖是藉綫條色調表現他心靈內在的一切形式的成分只是符號。

一個詩人必須有一座意象的寶庫。他還得善用那寶庫。那是說，需要時，一眨眼就絡繹出現，形貌清晰，次序井然；不需要時，都潛伏着文斯不動。當他要詠山峯時，曾經見過的泰山的烟霞，廬山的白雲，鼓山的日出，峨嵋山的奇姿，一一都重現在他眼前了。它們自動地拚合融解，成爲作者所要的一座山峯。我常聽朋友說，他某篇小說的主人公是某某人，我想這樣寫下去，傳記一定比小說成功。

阿利士多德老早就斷定了詩比歷史更真實，更富哲理。藝術不脫離現實，然而必須超出局部的現實，純淨化，深刻化，理想化。正如染料必須經過一番化學手續才有光澤，想像也是創作時一個決定藝術價值的過程。小報的章回小說常有極盡寫實能事的描寫，天祥市場文明戲班的男伶扮起女人來比女人有時還女人氣。只是他們缺乏一種把握事物精髓的能力。戲劇是人間離合悲歡的縝密綜合，戲劇言語得是由日常用語中提煉出的聰明，俏皮，有力，適恰的話。

喚足想像，需要重新把握原有經驗的那種興趣、衝動和感覺。僅僅「相同性」或「接近性」是不足的。要把都市寫得生動，必須在意象中重新呼吸都市的煤烟，繚亮都市的風光，鼓動都市的脈息。用整個的感官反應這經驗，用直覺整理、剪裁，形成一個渾然無縫的單元。

想像既包含獨創性，孕育想像最有利的條件是一種貪愛自由，身體和心靈上喜好奇冒險的性格。我羨慕許多不滿週歲的外國嬰兒，在夏天，就為父母安置到一個有篷的童車裏，推到綠草茸茸的院坪露宿。深藍的天空閃着粒粒星顆，童車裏飄浮着超乎一切文字語言的天真遐夢。十歲他就讀起「魯濱孫飄流記」了。在中國，連乞婦的孩子也都得用紅紅一大捆厚布嚴嚴纏裹，連顆眼珠子也不給露在外面。如果是小廝人家，孩子七歲就開始規規矩矩作讀書人了。月考、季考，把他一點點熱情烤乾，十多年後，走入這個禮繁心薄的社會，就是個極穩健圓滑的世故人了。

在這樣一個寒冷的國裏。我們得自己想法溫暖着各人的一點想像。

## 奧尼爾及其「白朗大神」

由於黃金堆積，生性灑脫，美國在許多事上都比歐州大陸來得膚淺些。它缺乏日耳曼人的深邃，缺乏英倫的沉毅，因此，它也沒有巴爾扎克囊括人間的巨製，「黑奴籲天錄」在人道主義熱情上也遠遜於斯拉夫民族。印在一般人心目中的美國文學是浮燥，是詭奇，正如荷萊塢製造的那些影片。辛克萊風頭够健了，但說他是個善探訪有筆力的新聞記者也許更恰當些。據說在這富有的國度裏，詩每首行市有時只有一元，幽默一則逢上好運卻可以賣到幾十塊，像新近墜機的羅傑士還不止此。誰的書能憑熱鬧抓住多數讀者，便將受封爲年中「好貨」(best seller)。於是，出版家大吹大擂，肩着文藝沿街叫賣。多少名字在美利堅大陸上叫得震響，卻不得渡過大西洋那岸，洩不上幾哩便多爲世界文藝主潮壓沉了。年年這富有國度裏的出版家把千萬金元傾入印書機中，但金錢的數目總難使這些名字

馳遠渡過重洋。在有限的幾個裏，其中有一個作者，一個年紀青青，不懂規矩的美國作者，竟一氣跨過大西洋，傲慢地步入倫敦城，傲慢地闖進大陸劇場。一向鄙視美國的不列顛人竟也承認這人的著作是安格羅撒克遜文藝的光榮了。這人後來還跨過太平洋。他的「瓊斯皇帝」（洪深譯，載「文學」繙譯專號。）和「天際線外」都曾在中國公演過。如果一個人還記得美國也有戲劇，那佔九成是優金奧尼爾 Eugene O'Neill的了。

許多人變為戲劇家是偶然的，奧尼爾卻似乎是當然的。他真會挑，他挑的是一對戲子父母。傑姆士，他爹，當時是演莎翁劇的一個高手。奧尼爾落生後最初七年，便像個小傻子被他父母帶着南北奔波，過着十足的戲子流浪生涯。但那以後，他卻在很長的時期中與戲劇絕了緣。上了六年天主教學堂，一九〇六，剛進普仁斯敦大學不到一年就因鬧別扭，被停了學。正軌的學術生活把他關在門外。他當了一年函購售品所的書記。像「天際線外」(Boy and The Horizon)裏所描述的航行者，他對海發生了熱戀。抱着異樣的夢，他隨了一批

掘金隊乘着一隻挪威輪去阿根廷了。他成天在甲板上蹣跚，和水手們胡調。他學會了他們的語言，呼吸了他們的氣息，在「加來比斯之月」(The Moon of the Caribbees 古有成譯，商務版)裏，那親切勁兒誰也覺得出來。

回國來他任職電汽公司，轉運行，縫紉機器公司，得着機會，他又漂到南非州，遠航歸來，他又爲新倫敦一家報館跑起新聞。終於，過度的勞累和多量的酒把他送進醫院。一九二一年他以一個肺病患者的名義躺在康內克療養院一架潔白的床上。在這肅穆的氛圍中，凝對着天花板，他舒展着爬慣桅桿的四肢，也舒展起陸離的想像。

出了醫院，他寄居在長島一個友人家裏。在那裏他把自己浸在海水，陽光，和史特林堡的戲劇裏，整理着經驗中的聲與色。好像一個聲音在催促他，一氣就寫成了那齣從未見天日的「以妻易妻」。他把兩篇戲呈給紐約的一個戲班主。那人撇了撇嘴說「戲子家孩子的戲不會好的。」他爹嫌他瘋瘋顛顛，從來沒看他有出息過。這回就閉着眼掬一把錢替他

出版了。於是，經驗以外，他開始感到知識的需要。一九一四——五年，他坐在哈佛大學戲劇班裏聽貝克 Baker 教授的演講。他讀遍希臘戲劇。「依萊克特拉寫制了」(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最能表徵他由古典文藝的承襲。第一次排演他劇本的是普仁斯敦劇團。那次的成功決定了他一生的戲劇大業。

在戲劇史上，奧尼爾永是個怪人物。想想看，一個寫過幾十個劇本的作者一生只看過三次自己劇本的上演！和海鷗獨語慣了的他，到了都市卻爲一隻新捕的野獸那樣羞怯。新聞記者們嘆息說訪問他比去白宮訪問大總統還難。

記得好像十來年前，他曾喬裝僧侶，到過一次上海。登岸後不久他就病倒了。他以爲中國是怎樣一個風味別致的東方古國，但上海那瀝青馬路，摩托汽笛一點不和美國兩樣，也那麼油滑，那麼熙攘。他失望了！在一篇自述裏，記起這件事，他說「我悶着一肚子氣離開了上海。」

由「當代作家」所刊印的像片，我們認識了一個細高的身材，有着屬於水手的長長胳膊和粗大手掌的奧尼爾。那撮小髯上面炯炯地放射兩隻帶點怒慍的眼睛。走到人叢中，我們想像得出他是多麼容易使人感到傲慢的威脅。這並不是由於他文藝上的成就。戲劇家哈密爾頓記他一九一四年在海濱見奧尼爾時就說「他羞怯，藏躲，總沒話可說。他有兩隻夢幻似的大眼。他既然吞吞吐吐，不大說話，我看他比聽他就更感到興趣。」

了解高爾斯茲，威爾波，甚至了解蕭伯納都不是難事。奧尼爾卻以強烈的個性刻印到每篇作品上，拒絕着摹擬和揣臆，題旨也不容易捉摸。百老匯沒有他的影子。他不睬時下到底在熱鬧着什麼題材，什麼風格，他筆直地創造自己的藝術，每篇戲都有十足的奧尼爾味。他帶我們去菲州莽叢，去遼遠海上，在嶄新的情節裏活躍着嶄新的人物。雖然每篇都充滿了畢真的現實外貌，他的手法和基調卻永是浪漫的。他是一個偉大的戲劇家，因為他有的比一個戲劇家多多。他不愧為愛爾蘭種，他繼承了克里提克的那種神祕和詩感，對於自然



又有着不甘自欺的思考。他無慈地抓住人生的醜相，無慈地以辛辣的筆表現出來。像「依萊克特拉守制」(Moirng Becomes Electra)像「奇異的趣劇」(Strange Int-crinde)，如果論在另一個「流行作者」筆下，都易寫成極「傷風化」。奧尼爾卻能在粗厲中燃起詩的火燄，將紛雜的人生變成情緒的節奏。用他卓絕的藝術，他搗毀了許多金律。他把獨幕劇切成若干段，在「瓊斯皇帝」裏，他把個黑霸王帶進菲州森林裏去看斷續的幻象。每次他搗毀一條金律，在藝術上他總得到更多的補償。因此批評家解嘲說他搗毀的是舞臺律，並不會損及戲劇律，規律搗毀者的他，有時卻又使用起爲衆人所棄的「古跡」來。在「白朗大神」(The Great God Brown)裏，他重用「奇異的趣劇」探過的旁白 Asides，而且，竟還戴起富原始意味的面具來。

奧尼爾的象徵主義，他的「夢的藝術」和他對人生的悲感，無疑地多是受史特林堡的影響。他不會用那個去罵女人，其實，他寫戲時就似乎從不把女性作成觀衆。他的象徵主

義是直逼生命本身的。他寫過好幾篇象徵的作品，像「Lazarus Laughed」，其中最成功最奧尼爾的，應推這部「白朗大神」。在這裏，他把現實和象徵，生命和死亡打成一片。他企圖用生命詮釋生命，一個神祕的表現！

「白朗大神」的出演是一九二六年的事。這是一齣四幕劇，附有序幕和尾曲。剝去一切爲點綴現實而有的角色，這象徵劇的主要人物只有四個：笛昂（Thion Anthony）藝術家，白朗（Billy Brown）成名的建築師，瑪葛蕊特（Margret-Anthony）笛昂妻，和茜貝（Cybel）一個妓女。開幕時，正是畢業跳舞會將完。笛昂戴着一隻漂亮多情的假面具，爲了受不住誤解，他得掩蓋着自己的真面目。瑪葛蕊特拒絕了白朗的求愛，就這樣把那詩人、夢幻者的面具當成了笛昂。她低吟着，

「笛昂是月亮，

我是海，

我要那月亮吻着海面，

我要笛昂由天界向我下降。」

她從不想了解真實的他，只那麼母性地爲他生養兒女，撫慰他，保障他在世界上的名譽，當他去妓女茜貝家中時，她甚而欺騙自己，裝作不相信。茜貝卻佔光，她有機會看見笛昂的本來面目。在她面前，笛昂不戴面具。後來笛昂死了，把面具留給白朗。白朗接受了，登時，瑪葛蕊特又把白朗當成笛昂。直到白朗在過度興奮中也瞑目了，她擁着她的孩子，溫着記憶中笛昂的影子。

由奧尼爾對於角色姓名來源的宣布，我們可以稍稍揣摩出這齣象徵劇的含義。笛昂是 Dionysus 和 St. Anthony，拚成的是基督教裏否定生命的精神，瑪葛蕊特探自「浮士德」裏那個悲慘故事的女主人 Marguerite，一個充滿十足母性本能的女人，茜貝是「大地母親」，白朗是一個無幻象，卻有操縱物質魔力，心靈空洞，可是建業宏大的現代

成功的事業家，當初他也追瑪葛蕊特，但笛昂有一副更多情的面具，他做了一條好漢，撒手走開，在建築業上卻有偉大的發展。

這是對人生空虛方面一個澈底的無惹的暴露。他揭破了青春期熱情的稀薄，把一般人視為神聖的兩性愛剝個乾淨。他以哲學家的透視穿破了生命的虛無，用戲劇的藝術具體地扮演給局中人看。在這四幕劇裏，包含了三代。由祖父母到孫兒女，同一個滑稽的悲趣劇在扮演着。白朗的母親也是那麼一個盲目崇拜自己男人的女性。他爹又是那樣一個飽於世故的「事業家」，他根據自己的意向要把兒子教育成建築師。白朗無可無不可。這正像笛昂失業後，白朗想請他作助手時一樣，「好罷，就幹那個。反正人總得幹一件事的！」

瑪葛蕊特簡直是一個母性型體的剖析與匯合。像天下的妻子，她把笛昂看成和一切人都不同的出類拔萃的異才。連「笛昂」那名字都足以使她心悸臉紅。在月下，她低呼着自己：「我是笛昂太太，笛昂的妻子。他是我的笛昂，我的小乖乖，小寶寶！」七年以後，她成爲

幾個孩子的母親了，她是這樣地吩咐笛昂：「去，和孩子們玩玩，你知道，你是我最大的！」多麼母性呵！笛昂死了，始撫着屍首嗚咽：「只要我的心不死，你就永遠死不了。你永遠睡在我心窩裏。我覺得出你在掀動，永遠在我心窩裏。」然後，她又等待着白朗的吻了。四年後，孩子長大，和她婆婆一樣，瑪葛蕊特坐在月下對年青兒女嘆息着：「怎麼夜比以前涼多了！當我做姑娘的時候，我常在六月裏的月色下沐浴。那時候是多麼溫暖，多麼明媚呵！我還記得六月裏，我懷孕的時候！」含着傷感的淚，她催着孩子們「去，跳舞去吧！」

年輕人愛的常是「愛情」，卻不一定是個具體的愛人。笛昂便是這樣的一個。「我愛，你愛，他愛。她愛，她愛什麼？我愛愛情，我愛被愛。我可以隨便和誰講愛。我們愛，你們愛，他們愛，一個人愛，沒有人愛！全世界都愛一個愛人。上帝愛大夥兒，我們愛他，愛情是一個名詞——一個名詞的狼狽無恥的幽靈，沿着門檻乞討生命給價它就賣！」所以他看着瑪葛蕊特自語着「我娶這婦人啦，喂，婦人！」於是，他戴了面具，說起「呵，我愛你，永遠地。我發了瘋的愛

你呵，直到永遠，阿門，你是我黃昏的一顆亮星。你的眼睛是藍色池沼，流蕩着金色的綺夢。你的身腰是一株嫩小白樺樹，倚着春的嘴唇向後仰。」女人被這話感動得耐不住了，只是「囉，笛昂，笛昂！」她呼着。笛昂俯下頭來，自語着，「我愛瑪葛蕊特，因為她的盲瞽超於她的了解。」笛昂握住面具，自己吩咐着：「醒醒吧，時間到了。該起來了。生存的時候到了。上課的時候到了。學習的時候到了。學習裝假，掩藏自己的裸我。」

茜貝卻不是這樣。當了妓女，她比瑪葛蕊特見的男人大多了。由於職業的性質，也沒有男人在她面前裝君子。男人的醜相她經歷遍。她明白清楚，因而她不驚奇，也不去理想化。當笛昂戴着面具去接觸她，摸問：「什麼——那裏——你是誰？」的時候，她的回答極簡單：「另一個婦人！」笛昂也即刻卸去面具，鬆釋地說：「你不是道德家，大地女士！」茜貝沒工夫和他吟詩。她待他像待別的嫖客。她有現成的溫柔，給一切來到她面前的人。她知道該拍他，問他可疲倦不，並且把他舒舒服服地扶待到綿軟的床上，告訴他太陽明晨還要升起，

告訴他「春天總會再來。懷孕生命！永遠再來！春天再來。生命再來。夏和秋，死亡和安寧特來。（悲咽地）可是，永遠愛情和懷孕和生養和死亡再來！」她極現實地說破了，「你也許極重要，你的生命卻不值什麼。在這一秒中，又有一百萬條生命誕生了。生命並不神聖，只有那內在的你才神聖。其餘的全是塵土。」就這樣，笛昂死在她懷裏了。

全劇充滿了夢一般地迷離朦朧，似是而非的怪味道。在象徵的繁圍裏，又擠滿了現實。明知道這是個和尚想法，可又不能不信。他以不可比擬的藝術把生活如紙一般地扯碎。他把醜惡詩化了，又用詩把人生搗成虛空的涅般。他以不妥協的犬儒主義否定了生命全部。

遼譯西洋文學最艱難的莫如詩歌。比小說更容易下手的似乎是戲劇。因此「傀儡家庭」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和「英雄與美人」在中國不但能為大眾讀到，而且還有上演的機會。奧尼爾的戲有時比詩還要難譯。他喜歡濃重的方言和水手的行語是事實，更難的是詩與哲理的滲合。他的每幕戲都有節奏微妙於人體的脈管，那樣起伏，只是他永具

有戰勝單調，克復平庸的藝術。

註：惜奧尼爾之長劇迄無人動手逐譯。其獨幕劇中譯本我見到的有：

(一)「加力比斯之月」(The Moon of Caribbees)——古有城譯，一九三〇年商務版，內包括「航路上」「歸不得」「戰線內」「畫十字處」「油」「一條索」及「加力比斯之月」。

- (二)「捕鯨」(He) 趙如琳譯，收「當代獨幕劇選」，一九三一，廣州泰山版。
- (三)「瓊斯皇帝」(Emperor Jones) 洪深譯，載「文學」繙譯專號。



## 創造精神在中國

勃克夫人

——載亞細亞三四卷九號，一九三四年九十兩月份——

不管太熱心的愛國者，怎樣搖旗吶喊地想掩飾這赤裸危急的國家，而竟老老實實地倡起建設的批評來，我們不能不用分析的眼光來察視這耐人尋味的國家。忽視是不可能的。因為世界上沒有比今日的中國再富有興味的了。在同一時間，她展露在我們面前人類整套的歷史。這一國，在同一剎那，有上古中古的文化和習俗，同時，又有着最進步最現代式的生活，有人類最早的封建，部落的政府，又有最時髦的民主政治，共產主義，和法西斯蒂主義。有的地方千年來迄今，仍保持着的族長制度，絲毫未動移，有的地方社會的過渡呈示着諸般的不公平和殘酷，一簇人是苟活在社會的和個人的倏忽變幻標準的恩典下。同時，又有幾個現代化的區域，和世界進步國家也堪比擬。景象是如此龐雜，經了大變後，也無怪

過熱的多感的愛國者，企圖用幻想的幕把他們的國在好奇的殘酷的世界眼下，掩了起來，使我們看到的，只是那麼盛裝雍容的太太，抱着她襁褓的孩子。實在說來近些日子的中國，卻是赤裸的無從抵抗的如生產中的女人。

但她終須受這生產之苦的，因為她尚未生了下來。工作是延長了。對於一些心愈的人，有時覺得太長了，他們安慰着自己又安慰着國家紀念着她歷史的久長，土地的廣大，人口的繁多，問題較別人簡單。可是多少年都在爲穩固爲國內和平而奮鬥着。一切都是事實。同時，這也是事實：中國的時機到得如是晚，她不但要爲新的國家主義的誕生而努力，還要爲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而奮鬥。因爲此刻正是世界各國集議如何能彼此安居，謀國際之安寧，避國際的紛亂（原文作無政府狀態）的時期。雖然她本身問題已如此嚴重，中國不能把全部精神放在她自己的新時期；因爲她無從避免全世界新時代的牽連。

縱將以上作爲可恕的理由，工作的時候終於拖得太長了。這原因不在於外界的世界，

而根本應由中國這一代的人負責任。由於他們缺乏握住過去的意義與價值，握住將來的潛力的創造精神和建設的想像。在中國青年中所能見到的至多不過一種浪費時光的瑣屑的憂慮，卻沒有一些沈思，深慮，悲恨，呻吟，內在地審底審查他們所有的經驗與教訓，由那裏，創造求激國家的新生活，最可惜的是，他們不明白創造是需要犧牲舒適，地位和他們那樣酷愛的社交生活，顯然地，中國不能生養得出呵！

可是中國這民族有着各種天賦的資質和各種生活的境遇。我愈來愈看出中國人身體的美（此段除中國面部之美，並有三張像片來證明中國，特別北方的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爲美。）

雖然是這樣美，在這上面，我卻發見同樣精神的缺乏。並不是說他們美中缺乏聰明。聰明滿有的。世界上任何民族平均說來也沒有比中國人的理智力高的了。他們什麼全能學，學了也什麼全能做，除了一件誰也不會學習的事：如何創造。他們的聰明也不能成全他們

身體的美。因爲人類的美同於一切的美；必須有創造精神的輝映，注入可愛的肉體，使牠發光，生動，有火熱；堅實和溫雅，但仍須發光，生動，火熱。

創造精神的靈感也並不僅由中國人身體的美得來。中國這國家有着特殊的多方面的美的。世界尙未知曉，中國人自己也不懂他們祖國的美。古代的詩人確曾用他們的藝術對些地方出了名。後人也就接受了那傳統的山水的欣賞，如西湖，如泰山。或由於自己的欣賞。不錯，歐陽修那麼巧妙地用他古典的文字把他所描寫得使讀者神往，但那不是我贊美的。我要中國真實的美：淡漠的藍天下而燦爛着陰沈的坍塌的明陵；多沙的北嶺；無樹的秃城正正地立在沙漠中；風掃盪蠕動着人如灰塵的荒蕪，無情的天，沙色的地。華北徐徐展示着的綠田，深的溪流，無樹的秃山，玉色的柔軟的春天，赤棕色的秋天，石卵的巷路，在多感的西方人眼中鼻中的污穢物，可是，給欣賞的人類，是多麼豐滿的生命和顏色呵！世界上再沒有比中國鄉間更美麗了，（附有圖）由沙漠的北方到熱帶的南方。到處是農民無可比擬

的淺藍衫。在那上面灑着中國的濃淡恰宜的陽光，深的暗影，鮮明的顏色，直到忽然村裏小姑娘的褲子紅得如寶石。

沒有山川江河的美在中國找不到的。這美土又爲人們所建的房屋的花樣點綴得愈發燦爛了。區域的隔絕使他們依照本地山水風光發展各式樣的房屋。看了那整潔，純樸，莊嚴的北方屋頂。映示着沙漠荒山，闊天的莊嚴，真禁不住狂喜起來，福建的房頂卻又那麼油漆細雕的，深銳地刻着配和着那茂綠，那絢麗的江山。

這美在物質方面也並非荒蕪的。平常都說中國貧窮。這話不對。她的人民寃屈地貧窮着。土地不會發展，即農業上也未曾發展。中國農民在能對付生活下去外，並不在土地上賣足力氣。冬天息得太久。歇工太多。一年的工作不足賺得舒適生活，而且，他們安於歛（不適當的）收。誰也不知道地底下到底藏了些什麼。因爲，實業上，中國尚未會發現自亡呢。中國不該窮的。

有如此堅實的基礎，適宜產生創造的天才的這，美這，豐田這，富藏中國創造的精神在那兒呢？我到處尋找了。我時刻不息去讀看少年中國所寫的書。所印的報紙雜誌。因為少年中國是唯一明晰的一羣，唯一的給予充分表現機會的一羣。雖然在全人口比例上是很渺小的一羣，但卻是最有聲勢的。民衆仍是文盲，而且目下都專注地掛心着太平和生計。但少年中國是很明晰的。不可信的數目的長篇小說寫了出來，不可信的雜誌和報章印了出來，詩歌充裕着。可是，日復日，月復月。讀來讀去所得的印象是一切讀物普遍的枯燥，除了偶爾點燃一點點俏皮諷刺的戲娛，或在刻薄短小的評論裏現露些伶俐，終於我們只好結論：這些作者們是純然地爲讀者羣衆而寫，爲了銷他們的貨。就抓着每一個怪僻的趣味。文藝寫作成了，或似是，「商業化了的藝術，因而也不再成其爲「藝術」了。在今日的中國，我看不到一星真實的創造精神在文學上。小說的技巧幾乎全部由西方或俄國搬來的，更可憐的，連小說的資料也常常是由西方作家得來的。這且是極公開地。偶爾選用了滿州，日本，

瀝戰，剿匪一類實事的題材，但卽這類題材寫來也沒有真實的情感，誠懇心，或熱情，雖然有所謂愛國熱在。創作的痕迹這兒見不到。

在作家羣中，我也找不到足數的人有這精神或能有牠。自然有巧妙多才的作家，甚而是某種端正體裁的能手，用機智和修飾寫着漂亮的小品文，但這兒似乎沒有一個粗暴的，大無畏，熱情的，憫人，憤慨的精神，縱死也訴說真理的精神。

其他的藝術亦不會有更好的運命。檢討一下本年來少年中國藝術家，泰半外洋訓練的，所舉行的展覽會，我們見到了許多極優良，漂亮，和許多極劣的作品。但優良和漂亮是藝術的勁敵。牠蒙蔽了現實。被如是蒙蔽了的中國藝術家竟看不到他們本國鄉土了。他們摹着某某法國畫家或學習某西方畫家的姿態。或者他們把偉壯，荒涼，有着沙漠的美的華北，禿山畫成英國的風景，因為他們的傳授是在倫敦。這使我感覺到：沒有任何西方畫家，正如沒有任何西方作者，能正確地表現出整個的中國來。偉大的中國藝術家須出自中國自己。

的骨肉。但是中國尚未生產。

在科學上情形是不兩樣的。今日的中國擁有着最豐富的科學研究的貯藏。醫藥，歷史，經濟，考古，和許多特殊的機會，給急於求知富想像力的真科學家的頭腦。這層，中國科學家本身也未嘗不知道。他們逐漸討厭准許西洋人在這裏作研究考查了，覺出了他們把握的大，嫉妬起那價值來。但如考查一下中國科學所作的，實在不能說是有希望的。縱使是諳熟適當的人才，也不免溺在那些已知的張本裏。他們會選擇，整理，分類，分析。工作到這裏就蹣跚地停緩了，然而這剛好是研究的起點。因爲真的科學家是和作家畫家一樣地是「創造的藝術家」。他應有他人應有的創造的想像，他應當由死的分了類以後的材料裏，看出意義來，由那暗示而建立創造實在的可能真理。

連從事教育事業的也如此。我認識許多教員，由小學直到大學教授，使我失望的總是那份創造精神的缺少。哲學博士教起教育來還是那些也許由哥倫比亞學來的，而已陳舊



被棄了的理論。這遺物在中國不知道還得作祟多久。心理學仍徘徊在該教授纔由哈佛大學畢業的時代，現代文學總教不出一九二零左右的圈子。在接近學生上，在領悟並應用材料上，教員們缺乏創造的精神。事實上，那些方法和材料是只應用來做工具的，應變更時也該變更呀。

這種追問是無聊的。我們勢不能結論：今日中國最嚴重之缺欠即創造的精神，如果欲求民族個人生活的進步，這精神是必需的。

中國人自知賦有創造性的。沒有民族在過去比他們再善創造的了。也許都聽厭了中國青年愛國者驕傲地說：一切東西都是中國先發明的。大體說來，這話似乎不差，但在目前，這是不關緊要的。有時，當這意識不但不能刺激現代中國人進步，反而使他們知足時，這實在就成了中國人的不幸。比這問題更重要的是：何以創造精神到今日淪亡了呢？中國的儒醫何以不會造成現代的醫學呢？火藥爆炸物的發明何以不會發展成現代的軍械科學呢？

只說中國人是喜好和平的是不真實的解答。中國的歷史是一本不息的戰爭與衝突的紀錄。中國的土地足以演在別州的國際戰。如果詳究中國古代的戰器及戰略，在殘無人道上，中國不次於任何民族。只說中國政府不保護發明者因而科學不發達，在我看也不是正當理由。別國的發明與發現亦成於專利權施行以前。

但創造精神在過去曾運行於中國。她的文學藝術哲學，其光彩不亞於任何民族。但幾世紀以來，除了少數個人的偶爾出現外，竟一點點創造精神也不見了。我並不把政治生活除外。因為真實的革命精神還不會達到中國民衆。中國尙未有真實的革命。

我曾在許多所在尋找過，並問了許多人：「何以今日中國沒有了創造精神呢？」

回答是依着答者的頭腦與態度而歧異。有的怪儒教思想縛束了創造精神。有的怪帝制以科舉誘人習古。經濟學家又指出天才既多產於中產階級，而中國中產階級太貧乏了。生產不足，兵匪遍地。人心慌亂，生計維艱。寫作急待求售，發明又乏資本。所以不繁榮無從創

造。做醫生的指明中國人康健的墮落，和天時地利的不佳使之不能創造。商人指出藝術家所獲報酬太薄。

但青年藝術家說：「不對。我們自然需要維持生活，但我們中間的確有人甘願在半餓態度下生活着。我想原故是在我們不會捉到技巧，或運用得不熟練，傳統的技巧尚不會擺脫開，但我們須拋棄牠，因為那不適於我們情感思想的表現。我們由西洋學來的技巧也不適於我們。那又太不自然了。於是，我們就困於雙重桎梏下。我們須先擺脫開。」

自然各各都有理由。人類境遇原是複雜的。單純理由不能說明複雜的國家如中國。中國青年簡單地相信只要知道了一事，即等於做了那件事。或者說，只要知其方程式，想做時，即可以做了。這是古代形式主義哲學 formalism 與教育在現代中國青年心中所留下的影響：重視方程式。

方程式在古代確會有用過，一個人只要認真去摹倣某某古人，即能得到獎賞說：「他

酷似某某古人。」於是，今日；中國青年摹倣杜威，羅素，王爾德，列寧，或某牛津畢業生，或某美國高賈，全憑其幻覺與機運。但其結果並不能確保其獲得社會之贊許。

而且，那傳統的怕「異於別人」也依然存在。中國人比任何動物都受不住譏笑與嘲弄。任何獨創或個性足以拯救他的，只要使之離羣，便肆力抑制。這畏懼有二來原：（一）在過去，父兄師長確會使每一青年造成固定的，聞名的典型，而不許其歧異。（二）經濟制度子女媳婦仰賴於父老。直到反抗與獨特的時期過去。經濟的仰賴強迫他們在少年，青年，甚而成年時有服從心。這裏，可以看出一個合理的創造衝動被抑制的原因。

家庭抑制的習風影響尤不僅此，鬆散的中央政府，無責任心的邦國的概念，（而仍實行着不適當的審案的責任）使家庭成爲個人唯一的庇護所，他不能獨立的，因爲那便失了安全。因此他連一點點異於他人處也不敢有，唯恐他的特殊惹人嫉妬或攻擊。對於有所成就的人起嫉妬心，在今日中國仍不失爲主要的集團情感之特點。而且我相信還是富有

創造力的善感人們真實的障礙。立在人羣之上仍有危險，除非他有一個強健的私人保鏢。

……許多人相信佛教的消極思想使中國人頹廢。我不敢準說。但實際上，在中國確有一幾乎普遍的現象：由生動中早日隱退，看世事如烟，惟飲食清譚，賞自然藝術以享樂。許多中國人在很年輕時就退引到這裏去了。考查何以普通中國人智力最發達期在二十五至四十五是一件有趣的事。他成熟得早，個性的激動消沈的也早。四十五歲後，在西方人正是頭腦豐富精神爆發的時期，中國人卻淪入暮年了。身體上雖然仍翩翩少年，而精神卻已變爲凝固，疑嫉，疲倦了——雖然幽默及風流健在着。中國人確是一代緊接一代。常常年方四十卽做了祖父。做祖父在心情態度上自然有所不同了。

我看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智識者不會找到生活真實的意義與價值，更不會找到可以爲之犧牲的價值。他沒有偉大的信心，對於宗教、藝術、自己生活、別人生活，皆缺乏此信心。他太不容易滑入夢境，在那裏去享樂，春日桃花，夏日荷花，秋日菊花，冬日竹雪。如果他是富人，其

財富就用於桌上一盤珍羞，手裏一塊碧玉；如果他是窮人，希望便在於賭場一注，日光下一睡眠。死來時，那和生命一樣地不真實。

我想這是一個惡點。現實的意識，必需的生命價值的意識，說到中國的精神裏，然後才能動手創造。足以喚回現實意識的絕不是物質的。也許是國家主義，也許是共產主義，也許是新的宗教或其他。但必須是一件足以強迫中國青年的。除非他尋到一件足以犧牲他的安全與舒適的信仰，他的精神無從由過去的死灰中爬起而飛入將來。

創造精神會再起於中國嗎？我相信這回答是肯定的。第一，沒有理由相信牠不會再起。現在的中國人是曾有特殊創作天才的過去中國人的後裔。他們今日生理上康健，智力上靈活，並未淪落。他們是受了一陣驚，動物由舊環境突然放入新環境的驚。新的刺激尙未見效，舊的已不合用。適應是需要時日的。他們在這嶄新的未穩固的宇宙裏在感覺着了。對於表現的內容與方式之愚昧即證明新的技巧給他多大不便。尋遍這些工具，他們自會動手

創建本土的合宜的工具了。

我想最有希望的普通的徵象，就是新的好奇心的勃興。這好奇心不但表現在新聞及各種洋物的熱望，如交通等現代利器上，且在一般民衆之好探問上。一個中國朋友最近告我，當我們談及創造精神時：一向我去村莊時，人們不向我發問。他們對我引用古語。他們覺得他們生活中該知道的已全知道了，古訓足夠了，他們不再問別的。如今卻改變了。他們向我詢問所不明白的，卻不再告我他們已信仰的。他們不再單純地信了。他們什麼皆想知道。他們願意知道一切人的思想和行動。

這裏，我想是中國覺醒的象徵，中國人開始探問一切事物。藉好奇心與驚訝，這精神被喚醒了。當這精神醒覺時，中國人才認識自身，而決定由自身生活中創作真實的本土的藝術。

## 創作界的矚顧

——讀勃克夫人「創作精神在中國」後——

對於外人說我們「缺乏創造精神」的指摘，如果欲作防禦戰的話，不是無話可說的。就十年來的中國新文學而言，我們甚至可以暢懷地想：在某某諸方面，我們的情形，卻比金元的美國強多了呢！我們的讀者大眾並不是馬達機輪上喘息着的勞工，因而這文藝者製作「工餘消遣」的傾向還未露頭。既習慣於沙漠生活的單調，對小說也並不要求鉤心鬪角地曲折複雜。生涯裏玄想的成分本已太多了些，因而大部捧讀文藝的動機不是逃避現實，實在是反而想藉那發見現實，認識現實。我們的出版家雖同樣有着一對機警的眼，一隻等待裝滿的錢袋，但大吹大播的 *Best seller* 還不曾盛行！這徵象是說，我們的批評家還不會爲資本家賄賂所驅使，他們還有自由，有理性，有責任。這些人即或由於在諸事上的迷



茫與遲鈍，大體說來都還安分，還老實。一本書的成就，暢行，出之於廣告宣傳者少，訴之於讀者愛好者多。

十多年來少年中國的文藝成就了些什麼呢？數目並不多得不足信。難以衡度的卻是精神上態度上的轉移。由染了陽光的這方面看，我們的作者是逐漸由盲昧地任憑靈感差使而進為有意識的藝術者了，他時刻在發現自己的短長，發現創作的過程，發現作品在讀者心理方面的反應——社會的反應！但這並非一般流行理論所建立的功勳。不是嗎，在先幾乎每一知名作家都該出一本「文藝論集」，談小說的結構，談農民文學，但那些學說並不會使他們自己的作品更緊嚴，更充實。近年來，我們的作者已聰明地把論思潮的講臺讓給教授們，而各自老老實實地埋頭創作了。由刻苦工作的過程中，參悟出比文學概論更切實的藝術教訓來。這些獲得，都吸引，滲入各各作品裏去了。

一向文藝者自覺超於凡人的是「敏感」因而日間看了一幕社會不平事，晚間即流

着淚寫了下來；對於事件的前因後果全可不顧。更可憐的是除了把捉住那點事實現象外，並不知如何使用想像，把那殘缺，複雜的材料釀成完整的藝術型。今日，我們的作家在表現前，卻不同了。他們是經過了思考方握管的。一樁事件必先送到理智面前加以檢選，再浸到想像溶爐裏經過相當修剪與彌補，然後方以符號表現了出來。因而年來狹窄的民族題材爲人所不齒了。傷感的人道主義只能博幼稚作者的青睞。在飽含社會性的寫作上，大家都在協力掙出時代環境的門檻，而尋找那更根本的體系了。

我們雖不會有一位托爾斯泰出來大聲疾喊，藝術和「道德」在一種極自然情形下卻妥協了。不要誤會「道德」這個名詞對於藝術的損害，它從不損害，藝術多少巨製是寄附它身上方能完成的。道德並不會束縛住藝術。一個藝術家懂了情理，長了良心，明白了對時代的義務，他不能輕視這個名詞！極明顯的例證是大家都在努力跳出個人主義這個圈子。在態度上減少了那「自家」「自家」的濃味，但在那藝術上卻又在努力保持他獨自

的個性。這是個啓示：藝術者如有健全的心身，道德是不須刻在石板上的。同時也說明，藝術應在某一道德下始克完成。

中國早年的小說做了雙重的奴隸，這是件不易隱諱的事實。由外國盜陳舊的故事型胎。由舊詩詞裏盜傳統的美的詞句，在讀者心版上有現成的反應的詞句。近年來，避用陳詞，創作刻畫的表現的詞句成爲一種普遍的有意識的努力，在故事型胎上，也多數在竭力躲避窠臼，走上新路。

我們的小說家大半已閉上了說枝節話的嘴，停下不必需的動作，而對「壯美」在追尋了。（這就是一種德性。）再不見作者把自己的譯詩和原文對照地塞進小說。再不見作者堵上人物的嘴，捆上人物的手，以自裸狂爲專長了。壯美，這鵠標嚴緊了故事的結構，詩化了故事的題材和背景。壯美的追尋促小說家在技巧和內容上一併地向詩歌的疆域裏侵犯來。使用詩人統制讀者情感的專注，使用詩人錯覺美的詞句。「春雨」「黑夜」「我們的

作者是那麼喜歡把氣候風景和人物心情混沌起來。聲音顏色臭味那麼常爲想像召喚而再現。在背景的塗飾上，我們的小說顯然已由呆板維肖的照像走入想像的選擇的繪畫了。一種如何光輝燦爛的手段！這些在成功途中的努力多是由於作者對藝術的可能性有意識的緊握。克勤代替了天才鑿感的迷信。

我們不能十分自菲，就因爲一切成就原擱在我們的面前。

但是，如果稍挪一挪角度，我們便會發見無數可憂的痼疾。

何必忙著探問一九三四年的理論呢！我們文藝的大部仍掩在浪漫的氣息裏。即我們的革命文學家也不屑寫硬板板的現實。批評家儘管流血流汗般論戰着，幾乎每個作家都染着傷感的回憶的多情的浪漫流行症，時間往後煞，有時煞到千年前；地方總染着惹目的顏色；人物披的多是傷感的，英雄的，淪落的或異邦的衣裳。故事最流行最方便的方式是宿命的悲劇。無意中，賺一點兒眼淚仍不失爲作品主要目標。壓在習氣現實下翻身的人太少。

了。翻身而能得勝利的更少。文學的評價幾乎成了眼淚的衡量。因此，如果年來小說在讀者記憶中留下一二人物時，那幾乎無例外地是會逗起他「酸心」的人物。在把一個庸常故事，庸常人物，庸常背景繪得有聲有色有骨有肉上，努力的人太少了。

在技巧上，我們也是太安分，那即是勃克夫人的「太不創造」了。在可能中，我們躲避那勇敢的寫實的敘述，而採用省事的方便的寫法。作品最常見到的是懺悔式的第一身自敘，天方夜談式的故事中之故事，和一切不需要緊嚴結構，充分允許描述解釋語的方式。如果是心理小說，則最便當的辦法不是如 *Onze* 地用行動表現內在的心情，不是如 *Joyce* 地致力於心理剖析，而是由作者鑽到人物的胸膈中，隔了肚皮向讀者報告變幻。總之，即效法，我們也太避難求易了。

內容的貧乏更難盡述了。把作品和自己的人生觀，政治信仰，處世憬悟打成一片的作家真是太少太少了。如果表現主義的精髓在乎用作品發洩一刹那的憤怒驚喜，那今日的

中國文壇應爲克羅契所豪傲了。作者若成了勁風中的衰草，任了情感環境支使，那該是多麼軟弱的動物呵！如果有人寫一篇農民的悲史時，那作品着重處還多在悲感的引起。當作者放下了筆，抹乾了淚，當讀者放下了書，抹乾了淚時，農民便又陷入被忘卻的國境裏了。適纔的淚恰予情感以舒展。

和以上傾向相反的是靠近通商大埠，得以接近新到西洋雜誌書冊的一些作者。在他們的作品裏，我們見到對傳統的叛革了。但替代的是什麼呢？流行的技巧，漂亮的皮毛。一本「論語」走了紅運，許多萌芽中的作者都丟下了藝術的筆，寫起「幽默」來。好個幽默年！一個人用俏皮的筆把舞女寫出興味，多少人都都轉向了這方向。我預料，讀者大眾厭膩了的那天，這些正吸引人的豔事也將如當年千篇一律的三角戀愛一樣地被擯棄，如果舞女不再表現些比吃咖啡說潑性話更實在的事。因爲讀者的贊許是最不可靠的。一個有見地的作者，他就決不會在作品上有供讀者挑選的意見。尤其是那些淫靡猥褻的意見。並且這

種讀者此刻他張了臂歡迎着，有朝一日感到厭倦時，他再不會記這你那一本書曾在火車旅途上陪伴他的那回事了。我們看看吧，這日子近得很啊！

目下文藝畫報化的風尚，我終覺來得太早了。不錯，美國有大腿插圖的文藝雜誌，法國沒有，也許還有比那個更進步一點的罷？那顯然地說明文藝在該國已成了消遣品。作者甚而可以忘卻藝術，只要色情諛諧的暗示，足以使重重工業下的奴隸吐出一口放蕩的氣，在分工合作的社會組織下，文藝者就算盡了他的職責。但是中國的工業距人家還差若干年呢！這時文藝就已當作了消遣，那時又該如何畫報化的文藝是為大眾嗎？在文字內容形式和價目上，都只有見其遠離大眾。丟棄了藝術又丟棄了大眾的文藝往那裏走，請問？

雖然中國教育如是落後，我們的讀者並不會拖在作者的後面。縱容得夠受，他仍不吝惜一筆買書的錢。這由於書業同行年來在「代辦書報」的競爭上可以看出買者的慷慨和踴躍來。從若干「讀後感」中我們看出破費了金錢後，他們又用怎樣誠懇不苟的態度

讀着時下的作品。但如果我們的讀者賞鑑的水準有提高的話，那可不能歸爲批評家的功勞。批評家除有因他愚蠢狂妄和狡猾常常混和讀者與作品的領會外，就沒作過一件有意思的事。

在中國，沒有比我們批評家再藐視讀者的了？能負責任地作權威的評判固很好。如果不能，在印象的短評中含一點點讀後的憬悟也好呢？除了扯住外國宗主打打理論架以外，太多的批評是寫給出版家和作者的了。一本幾乎唯一的書評雜誌，載滿與大眾趣味隔絕的書籍的詳評。一本流行的書評的雜誌載滿了書賈兜銷的廣告（如電影院編的影聲）批評是被當做了標榜，威嚇出版家和作者的工具，我對讀者所負的職責卻被牢牢遺忘了。如何幫助讀者了解一部已經通俗了的書，是視爲如大學教授編小學教科書的可恥。因而，除了在黑夜裏摸路外，我們的讀者，是受着書賈的封面題字如何「尤爲名貴」的指導，出錢買書的。



批評家不是用辯證法的大帽子就是引用某某外國學者的綱繩，我們的批評家太急於對一個正在努力中的作家做蓋棺以後的總括結論了。這無機體的不切實的案語，無論其性質如何，是不會有利於創作前程的，爲什麼不把羅盤縮緊些，集中於現刻的創作中的作者呢！爲什麼不集中在某篇作品上，謀讀者理解作品的補益呢？從一般批評看，這些人應改業作牧師，屠戶，唱花鼓戲者。

如果批評家負有興趣領導責時，年來劇本的不景氣和近些日來長篇小說的萎靡是和評論界有關的。一部「家」在克苦中產生了出來，卻見不到一篇證明評者會屏心靜氣地讀竟這部巨製評論。尚徘徊在手工時期的中國讀者若已對長篇生了畏縮，實嫌太早。如果田漢熊佛西諸人的戲會受到普遍的認識，那是他們公演的結果。戲劇由批評者享有太少少的注意了，因而陳腐的粗製仍在流行，而新進作者鑒於批評者對此道的白眼，也各自失掉了嘗試的勇氣。

批評看必須和作者敵對方能成爲批評家，方能應用他的職權嗎？許多批評者的高傲勁實就由於有這點威風。許多搖著頭，嘆息着「這行太得罪人」的中輟的批評家。其氣餒也正因爲本身難於措置的地位。事實上，這敵對的局面是極大的錯誤。批評者對於藝術史的和哲學的了解都該比作者來得深切些。他的責任正在培植調護萌長中的藝術，像一個保母似地。（因此一個對處女作吹毛求疵甚而下殘酷論的批評家直是藝術的劊子手）作者在創作那一刻，雖竭力不爲情感所絞絆，而終於在想像的霧中有迷途的時候。批評者除輔助讀者了解作品外，對作者是有着提醒指導之責的。除非批評者含有惡意，除非作者有護短病，依常情說這不但不會得罪，反而足以促成合作的。但我們的批評家是太神經過敏了。他時刻懷疑着自己已是惡意的。於是，懦弱的，投在作者麾下充食客；頑強的，把批評當作了射擊的箭矢。

對隨時等待掏腰包的讀者我們是無話可說。他們皆那麼老實：畫報也好，詩刊也好，幽

默也好……他不會明確地要什麼，但一切都說是爲讀者，這啞吧的主顧！一個文學者責問某電影企業家說：爲什麼在連一座幻燈還不會製造的時候忙着攝五彩有聲呢？爲什麼連基本表情還做不好就忙着演歌舞野獸片呢？電影導演家由嘴裏拔出粗壯的呂宋煙笑笑說：這和出版界還不是一樣！

中國的文藝應向結實處走。在這方向上，作者和評者應善意地自尊地攜手。

評「青的花」

書生老話總說「筆能誅人」。一枝筆縱使鋒利如刀，但握到一個溫柔大度的小說家手裏時，怕也將成爲鈍鈍的廢物了罷。按理說嫉惡如仇的小說家應在掌了自己那管感人的筆時把天下惡人都痛罵一頓的。也不知怎的，多少惡人放到小說家筆下竟成爲比安分守己的人更有人性更爲可愛了。

自從新小說在中國成形以來，許多主觀客觀的人物敘述在著作界陸續地出現。在使人物見血見肉的工夫上，多少作者費過無限的心思了。但在人物形貌上，淡淡地罩上一層敘述者的溫愛，則是近年來纔有人加以努力。從文子集中燈那篇裏的老兵的愚昧與固執是多麼感人欲哭呵。我覺得，新以著的小說，是在人物事件外，更能由作者的態度口氣上，現出敘述者的人格來，因而增加了讀者作者間的親密的。

我還不能明白如何纔能絕對地客觀。在我看，一切故事創作中，其能捉住讀者感情的，都有作者的情感附在客觀的死板的事實上。作者的情感能够注入故事，因此成爲故事的靈魂。由靳以看的小說，我看到的作者總是一個和靄真誠的老實人，不使用生澀的字眼，不使用眩人的技巧，不把諧趣誇張逗人發笑。故事的生成，只彷彿兩隻手安安穩穩地放在膝上，滴溜着一對蒙了層淚紗的眼，有頭有尾地說下去。到了緊要處所也不搔頭髮，不蹦跳，不喧嚷，說到後來有點胡塗了，也就任那輪廓朦朧下去，不編排，不說閑話。一塊小小手絹，隨時輕抹着嘴邊睫毛爲悲喜自然釀出的淚水。也許過路人看了這白晝傷感的人譏他作「老太婆」，他也就那麼婆婆媽媽地點頭，繼續地說了下去。

這種情感的節制，敘述的樸實，統一性的嚴謹，在聖型裏就已明白顯然了，青的花，在氣息上，風格上，是並不兩樣的。

這集子裏共包含了十篇小說。由於作者傷感的性格，題材一致地是男女間引人落淚

的事：訣別，失戀，佔去全書的大半。

我有點懷疑，題名作青的花，也許作者想紀念什麼些傷心的事罷，因為就藝術的觀點而言，這並不是本書最成功的一篇。這是一個爲浮華女人捨棄的男人在臨別時的一段滔滔的獨白。故事也就包含在獨白的追述中，隱隱地，嗚咽地。兩個人的破裂，與其說是社會的引誘，不如說是戀愛哲學的分歧。「你以爲戀愛而受苦是值得的；我以爲能不受苦自然是不受苦，若是苦中也有甜味的。」（頁三十二）於是，女人丢下了他而別尋所愛了。一個心臟病患者的他，在臨別一刻說了沒盡的話。當故事看，實在缺乏劇力，缺乏組織。但如作生活映照看，則讀來直會疑惑除非是自傳的敘述，斷難寫得如此血淚地真切。在這一篇裏，悲感雖依然有着節制，而對於女人似乎稍刻薄了點。「真不得已要找一個女人，那麼我只有一个標準；就是要求着美貌。……我記得好像在一本書上看到，上帝造女人的時候就沒有給她們靈魂；從我的經歷上，我知道這話是不錯的。」（頁四二）話確實太 Cynic 一點。

但想到了一個受了無盡委曲的人在最後的一次會面，這也該是人情之常了。

我自己特別愛好的是書中林莎和糾纏。此外，古龍，崇，女難也都是極感人的。

林莎是「好像連一個公娼也不如」的很好看的女人。爲了貧困，她偷偷地離開了她的丈夫，三年中，幹着「人所不齒」的事業。用酒浸着腦子，拚命想忘記他。直到一天，他窮得沒有一件整齊的衣服，長了滿腮滿鬚的鬍子，來了。他們重溫着舊日的甜蜜。幾天後，一個早晨，林莎被人在門口殺害了。

用林莎的酒杯，幽默，醒時和醉時的談話，醫院中的懺悔，反襯着那丑角的胖女人嫉恨，林莎成爲一個極有血肉，極邀人同情的角色了。依然是飄泊異地的俄國女人，依然是有着特異性格的人物，且也和作者假設地發生了邂逅的關係，在表現手腕上。在故事結構上，是已超過了聖型走上一新路了。

糾纏的主角是一個「沒有肉不能吃飽的」潦倒的俄國人。債臺築得太高了，終於在

騙子的判定下，被關到監獄裏去。在爲法警帶回家中停留只三小時中，卻還用整個的時間貪婪地吃着烤好的牛肉。

雖然故事是有的，這篇可說是著重在人物敘寫上。作者藉一個幾乎沒有心肝的享樂者，寫出落魄生涯的淒涼。

在故事組織上，古龍是一個勇敢的試驗。就作風上言，這似是比較別致的一篇。其簡短鋒利很肖似柴霍甫的短篇。作者極明顯地是在用一個幾乎荒誕的故事表現他的憤怒。這種對女人 Cynic 的態度到林莎一篇纔算柔和些了。

古龍，一個脾氣古怪的富翁，是馬爾斯咖啡館的老顧客。有學問，好賭，是一個女性的厭恨者。他看上了咖啡館的侍者林方，由於這人「身材很好，年青，漂亮，像一個外交官」，就叫他辭去侍者的職務，扮成紳士，去情場追逐。古龍和侍者間有一個條件：即古龍供給林方的用度，侍者須絕對服從富翁的話，關於什麼時候該丟棄一個女人。林方很快地就成爲許多



女人戀愛的對象了。但富翁總在好事將成的時候爲之斷絕。直到一次林方認爲對方確是真情，他不甘聽從古龍的指使了。金錢的供給也就從此斷絕。幾天後，林方卻又捧了食盤，操起舊業來了。

雖然本集的寫作多半成於作者的心爲人事重重創傷了以後，除了兩篇似乎專爲譏諷女人的作品外，作者對人物廣博的愛依然保持着。一個爲全城目爲匪徒的瘋漢，卻「不是生來就爲人取笑的。這也有可哀傷的遭遇支配着他。」（頁一三八）當那胖女人講給他林莎如何如何地下賤時，「可是這話我並沒有相信。我明白失去青春或缺乏美貌的女人如何妬恨着年青漂亮的。而且我也明白，這社會對於在暗地裏說着別人負了多麼小的責任。」（頁二四六）所以，當林莎懷疑他看不起她時，作者卽刻說：「他們是他們，我是我自己呵！我要告訴你一句話，我也要你相信我這句話：那就是我尊敬你，因爲我自信比他們多懂一點。」（頁二五八）這寬博的胸懷也許就由於多懂了一點人生罷。

作者的筆是詩的，（這由他精巧的題目上即可看出來，）但並不屬於在字句上雕琢的一類。當他要求林莎領他去見她纔來到的丈夫時，「始答應着，她用了小而美的步子跑了，像在微風中翻來的蝴蝶。」（頁二七六）風格上有極雅致的幽默。糖鋪老板娘「那肥胖的身軀已成爲臃腫的樣子，吃力地和我打着招呼。她把饅頭一樣的手舉起來，又放回突出來的肚子上。嗓子裏擠出那麼細小那麼中聽的聲音和我道着早安。」（頁二六四）在這些描寫上總還寄托着作者的情感。

在幽默上，作者是善於節制到使讀者鬆釋而無礙故事本身的。（也許作者美國的笑片看得太少罷，）我實在不能忘記那胖女人如我之仍能記得亞當畢德中的 *Poyser* 太太。曼陀羅華的冒端的諷刺也不損雅尚的。

作者所長是「自然」，故事的人物常常和作者先發生些關聯，然後纔在切近人情中，安排故事，表現人物。這些人物與作者的關係多是極其自然的。即頗浪漫的聖型，也仍然不

使人感到做作。

作者很少用抽象的字句陳述人物的性格，常是令動作說明一切的。作者的力在這方面並不白費。

歐美人對於我國新小說一個概括的批評：沒有結構的小品文。這批評在許多時候是中肯的。非要把中國萌芽中的小說逼成神出鬼沒的福爾摩思是不必需的。但如能以小品文的筆寫有結構的故事終是正路。靳以君在這方面的努力值得佩服。他的故事多半都有戲劇的冒端，自然的頂點，如侍者之拒絕棄女，費也金的入獄，林莎丈夫之歸來。在讀着的當兒，我們感到故事是在邁進，向着一個未知的運命邁進。

作者的缺憾似乎是在太傷感於往昔而不能自拔。傷感着死去了的榮華，死去了的歡樂，死去了的少年。這是詩人普遍的傾向。如果作者能強硬一點，用這枝筆寫點更當代的，更社會的，更中國的東西，必可得到更偉大的成功。這點，在作者本集外更近的作品中，已在顯示證明着一個眩目的未來了。

## 「蝨蝨」裏的三部曲

當多少人仍躲在情感的蝸殼裏，做着傷感的幻夢時，我們該祝福這個作者，因為他勇敢地擦着了善流的淚水，挺起腰來，在本書序裏向我們宣告「這一本書將結束了我舊日的作品。」他將「走進社會的圈子裏」了。這不是一句容易說的話，特別給一個年來「浸沈於個人的情感中，只爲一些身邊小事緊緊地抓住，像一尾在網罟中游着的魚」的人。

本集共收有九個短篇。在結束舊作之餘，還展示着新的方向。作者一向是以善寫哈爾濱白俄生涯爲人所知的。那種流離落魄醞藏着一切可能的傷感故事。本集中的「老人」便仍屬於那角世界。「天堂裏」、「爐」、「離羣者」都是以「滿州國」的醜態爲題材的。在這三篇裏，我們見到的再不是抹着淚，婆婆媽媽地數說傷感故事的作者了。在這裏，新以君是心胸填滿了對異族侵略者虐政的憤恨，對高壓下國人奴膝婢顏的憤恨，對國人不爭

氣的憤恨的青年了。有的地方，我疑惑他是捶着胸脯寫的。一向善以含蓄包容的筆寫人間該寬宥的事的新以君，在這裏是失卻了他一切的節制和敦厚了。他無從掩飾對冒充日人山村的同胞的憤怒。如果是爲求藝術的含蓄節制，作者實在已冒險地踏出了以往成功的界帶。但這也明明地告訴我們，藝術是如何地不能離人生而獨存了。

在「下場」裏，作者是更明顯地「走進社會的圈子」裏了。這以窮戲子上了媒婆的當，娶進一個潑悍的兒媳，嫁出一個作了受虐待的偏房的女兒爲題材的短篇，無疑地證明作者真地明白「少男少女已經不是事件的核心……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下，他們各有自己的苦痛」了。但在更嚴肅的意義下，這篇在新以君的作風上也顯示着一個大的轉變——一個好的轉變。

當中國語法日日由自然而奔入艱澀的翻譯體時，大眾語的呼聲吼出了。這代表了一個反抗。像對表現派的藝術，像對印象派的詩一樣的反抗。由於中國固有句法的呆板，意識

容量的窄小，寫文章的人，當奔放的想像複雜的現成句句法時，就不自抑地使用外國語法來表現了。長久了下去，這便漸成一個作者的文體。普遍了下去，這便造成爲一時的風氣。在新以君以往的作品裏，我們見到了這個傾向。那清新的構句常使文字有特殊的淳厚，明媚，溫存；但艱澀到使人搔首處可也不少。「下場」我們可以說是作者使用「大眾語」的實驗。賀他成功的杯我們該緩些舉起。讓我們留那個待到他生產出整集同類作品時。但他這個實驗顯示給我們：大眾語能寫小說，且寫得更結實生動。在那粗野潑刺的語調裏，我看到了更真實活潑的人物。我隨讀隨奇怪一個會把想像放在異邦流浪者羣裏，把筆浸入溫柔而曲折的字句裏的作者，對北平方言會如此嫻熟，且使用得如此恰當。在作者步入社會圈子改變作品內容之初，我們掏誠希望在文體上，作者也走上一條新路。把方言裏的粗壯，詼諧，（可不僅是那作爲大眾語商標的「他媽的！」）想像，爽利的精華盡力吸引到作品裏。在融合外洋語法的努力上，我們從事若許年了。時候到了，家裏的精采我們也該滲入呵！

成爲本集中心作品的，我以爲是「蝨蝕」、「游絮」和「隕落」三篇。在題材、基調及結構上，牠們形成一嚴密的三部曲。作者在序裏曾宣告結束的，最重要似也即是這與「聖型」「青的花」裏許多篇同氣息的連續故事。以一個男子寫男子被棄的故事，是容易流於對女子薄估的。在「青的花」裏我們也的確讀過一些刻薄的話。但在這三篇裏卻看到了作者摒除個人毀譽，致力寫一典型悲劇的企圖。在「灰暈」裏（「聖型」頁一〇一），作者曾寫過這樣的話：

「我的悲傷使我不能自持。我哀悼一個好女人靈魂之喪亡。『啊，罪惡的上海！』」

本集中的三部曲便是首尾地畫出這死亡的程序。都市在這裏可不僅是背景了。牠是一隻魔鬼的巨手。由一條美的形體中抽去了靈魂。「若是使一個女人自由自在地在一個大都市中活着，只要兩個月或是三個月的時間，就能使人驚訝着對於變換一個女人，這都市有着多麼偉大的力量。」（「隕落」頁一一七）

事情是這樣的：朱玲玲，一個貌美心好而優柔的女人，爲了生計，做了一個公事房的雇員。她有一個忠實勤謹的愛人——絮，但那並不能阻礙公事房裏比她地位高的人在她身上做職務以外的奢想。「蝕蝕」便描敘公事房裏「那個肥白的臉，像是曾經在水中浸了四五天，長着濃黑的眉毛，每天頭梳得光滑，兩隻眼睛細得像兩條線，身上灑了怪香怪氣的香水」的馬某如何用地位威嚇她，用局長逼迫她，用汽車誘惑她的事。這時，她仍然有「樸質而單純的心」。但經濟情況不允她離開這討厭的公事房，也即是不能避開那討厭的馬某。但她是用全副的但是有限的力量掙扎着哪。

「游絮」多麼富象徵力的題目，寫絮因工作暫時離開了這都市。春天來了。「綿綿地，絮絮地，窗外落着的雨在溫柔地撫摸着受盡冬日寒冷的簷瓦了。」她爲這惱人的春煩接起來。她感到寂寞了。她想念起遠別的愛人來。她恨他。這時，馬某「淫佚」的鮮花送來了。她把附着的信撕碎。把花丟到廢紙簍去。但「突然不知有着什麼樣的心念」使她把撕碎的



信又拼湊起來讀。把拋去的花又重新插入瓶中。由這象徵優柔的玲玲動搖了起，通篇一貫地描寫着馬某如何節節進攻，玲玲如何步步墮入圈套。而且，都市把這女人變得「謊話像安靜的溪流一樣地從嘴裏流出來。」她吸起「有着精美外形的高等紙煙了。」對於那人鹵莽的言語行動，她拿春天來寬恕了。這時絮的報告他生活心境的信來了。「她沒有什麼話好說，她只是哭着，大聲地哭着。」

在「隕落」裏，絮回來了。他一直奔到玲玲的住所，「快樂而興奮的情緒，填滿了他的胸間。」但是，失望嚟，女人並不會按照信上的日期等待他。從此，如上一篇寫玲玲的投降墮落一樣，他的熱望如退潮般地幻滅了下去。他見到她了。「架在高跟鞋上的窈窕身子，穿了入時的衣服，在那無神的眼睛，青青的眼角，還有那塗得血樣紅的嘴唇，像是有着從前所未有的淫佚之態。」

「太快了，太——快——了！只是一個春天！」他吃力地說出，歎服起都市的魔力來。

玲玲不是壞女人呢，她只是弱了些。她有良心，她訴說：

「……有時候我要忘記你，我不敢想你，我下流到你所想不到的地步——我不能忍耐。在你離開我的時候，是死一般的寂寞包了我。每次想到你，我就更忍不下去了。你要知道我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在這個時候，那個男人插進來……」

她何嘗不知痛悔呢？「如今，我是總也不離開你了。就是忍受什麼樣苦痛我也情願。我要你帶我離開這裏。我厭了都市，你帶我到鄉間去吧，到沒有人類存在的地方去吧……」

有些孩子氣的他，即刻就寬恕她了。他高興得「成爲一點浮燥了，像是年輕了許多。」

當她已爲都市的魔手捏住時，厭嫌都市可太晚了。那隻魔手已捏住她的咽喉，如木偶一般地無從動彈。終於，她遁去了。留了這樣的一封信：

「我不得不走。我的走可以說是爲了你好。我只是一個已經破碎了的女人……不要問我到什麼地方去，也不要問我同什麼人走。我要你記在心裏的只是玲是愛你的，到她死

的那一天！（頁一四五）

新以君常以作品害人流淚的。但這次實在太多了些。我不能怪作者，因為描述是那樣親切，情感是那樣真摯，故事又那樣緊練，使讀者對這悲劇起由衷的同情，淚抹乾了後，我們該考查一下隱在這悲劇的意義，我看到兩點：

（一）都市糟踏人。特別女人。只有一顆「好」心的女子不能立足於當前社會。她還須有堅硬的脊骨：

在本集中，作為都市代表人的是馬某，和他的公事房，汽車，鮮花，影院，和舞場。在這女人仍是玩物的中國社會裏，到處都有着這類和歷來公私不明的衙門一樣的「公事房」女秘書也罷，女同志也罷，只要是女人，在職務外便免不掉一些輕佻感情的負擔。最難應付的是直接的上司。他能威嚇，他能圍攻，他也能媚惑。一個女人的「好」心到這時恰成其致命傷。爲了禮貌，她得掩住自己的厭煩。爲了人情，他得敷衍許多交際。她敷衍一步，那方自製的佔

有券的兌現性就增多一分。無疑地，寄在每個男子身中的烈焰也就聳起一頭。等到她想該脫身時，包圍的形勢和縱任起的都市習慣，在在都不許她返身了。這時，她只好噙着淚，守着自己靈魂之隕落。走在街上，你會看見過汽車裏陪了闊大老爺的少婦眉間的怨容嗎？也許奔馳得太快，你看不清。也許另外還坐了一個黃臉蒼髮的正太太，你分不明。別奇怪，常常那便是當年的「女同事」！

馬某便是這樣的一個。他明白女人的短處，也懂得自己權勢金錢的威力。他還「如大多數的留學生一樣，有着才能的餘裕來使女人們高興。」在社交場所，這種人堂皇如他的禮服。但當女人坐到他的汽車裏時，就會「故意地擁向這邊來，」「有熱的口味吹到她臉上。」跟着，就會「由背後伸過來一隻手，想攏她的身軀。」

玲玲把社會看得太簡單了。「她不知如何處身於現社會之中。雖然已經踏入了社會的圈子，對於這社會，她仍然是迷着。」她只適於和不想欺負她的人們往來。放入這詭詐的

人堆裏，她便成了網中的一尾小魚。在都市裏混的女人，如想少捱男人欺負，是該兇一點好的。若果兇不下來時，就還是避開都市好呵。莫夢想鑽進網去而不被捉宰的事。窄小的都市外，不是空着廣漠的土地嗎？

(二)男女結合，僅熱情尙不足以保障安全幸福。還需要客觀的投合：

縱馬某不把玲玲掠了去，他們便可以幸福活下去嗎？我懷疑。絮是有些太 *Pretensio* 了。他厭恨紙煙，厭恨酒，厭恨高跟鞋紅嘴唇。但玲玲對於趨時的事是這樣羨慕。玲玲豈盡是馬某誘惑壞的一個地道的都市產物的她，早年對一切繁奢便懷了憧憬。「想到跳舞，她記起了從前想學而受他申斥的事，一時間她也能忍着，可是終於到了要發出來的一天，而那個對手呢，就是她說過的肥白臉的人。」（頁一三一）由這裏看，也許肥白臉的男人更適於她呢，爲什麼不讓她聽，最後她不是喊出來了嗎？「我一點也沒有變，從我和你相識的時候我就這樣想了。我只是一個俗氣的女人，你卻是有理想肯努力的人；起初你使我對工作感

覺興趣，我試過了。我所得的卻只是疲乏與無味。你想那個女人不想着舒服的生活呢？」（頁一三五）所以，在訣別的信上，她由衷地說：「我不配你，以前我就是這樣想的。」

若以社會的立場來評判個人的健全性，憑他如何與同類相處，所謂「待人接物」似乎比光憑他自身來得妥當些。評判到一對男女時，關鍵不在他們各個的完全，而在他們中間關係適宜性的完全。兩個體育場上的男女，由於彼此紀錄表上的秒數和球術的嫻熟的羨慕而結合了。家裏堆滿了體育叢報，成天唱着電影爵士歌曲。別人罵他們「淺薄」，但只要投合，別人卻奪不去他們那淺薄的幸福。必要把那打球的換成一個孜孜好學的書生嗎？那便該吵架了？

絮在許多事上可以說是理想的男子了。他對於工作有無上的努力。他忠實守信，不善巧言，可算是典型的篤實情人。他多情細膩。在明白自己的愛人已經爲另外一人掠了去後，他還催她「不是你也該睡睡去，而且那個人還要和你出去的。」（頁一三四）他又堅忍

果毅，志向宏大。但那有什麼用呢！成爲他伴侶的卻是個弱不禁風的女人。

她也不壞呢。當她和那肥白臉的人合舞時，浮在她心頭的是「他自己現在做什麼呢？」隨後她的腿差點軟了下去。當他返來發見一切時，她急急地爲他脫去了濕的外衣，爲他蓋上了一張被單，就把嘴貼到他臉上：「絮，我知道我錯了。我知道你需要我，你需要我守在你身傍。」（頁一三九）可是，有什麼用呢，這點良心抑不住她那求舒適的想望。由絮那裏，她得到的，除了一顆真心，只是工作，工作。但那肥白臉的男人卻能供給她一切的享樂。絮的錯，如一切男人的錯，是強把自己的理想事業當成玲玲的理想事業。那是不可能的，除非那真的也是玲玲的事業。

如果生活全部可解做生理的心理的慾望之滿足時，男女的結合不應是例外。只能滿足靈肉之一的，永是缺陷。那缺陷在最初彌補或馬虎過去不是難事，把一個完滿的生活支撐下去可不易了。如果月下老吩咐我開個婚姻方式時，我將原則地寫：

主觀的戀慕（直覺的）百分之六十

客觀的適合（分析的）百分之四十

沒有那不可言說的熱情，兩顆心根本無從親近。但若缺乏客觀的適合，親近後，愛仍無從滋長。最糊塗莫如西洋傳來的「求婚制」。在一個明媚的春天，男子咕嚕跪了下去，死命哀求，直到那本來心軟的人點了頭。然後趁熱就把一個有預定意義的亮幌幌的戒指套在明文規定的某指節上。討來的愛情可不比討來的殘飯可靠呵！因為愛會飛，如果你管不住。愛情果然是杯苦酒？我不知道。可是我也不相信。如果從來就沒有一杯甜的，那就是從來人們都未把上面的百分數填足。為工作而結合的，性趣投了，但缺乏那點黏勁兒。不行。更普遍的是為了會擁抱而結合的。性格性趣的裂縫在極短時日中露出了。忘掉了當日的禮貌與體貼，在極小的事上也相持不讓。硬心腸的，分飛各成爲悲劇的角色。顯面子的，或耳邊繚繞着往日戀曲的，便嘆息着湊合了下去。在人前，挽着臂；私下互使着怨恨的眼色。



在這集的悲劇中，都市的魔手確會伸了進去——在牠領域內，牠到處是如此的。但作成這悲劇的內在原因卻是雙方客觀性的缺乏。他們何嘗不甜蜜呢，「走上電車的時候，他也會爲她隔開別人的擁擠。」但那有什麼用呢。她終於歎着「我不配你」地離開他了。

評「出奔」

郁達夫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文學」特約中篇——

驚訝驅使注意。一個流行作者可以擁有衆數主顧，但能令關懷中國文藝進展狀態的讀者分外留心的卻是一位新作者的崛起，或一個曾光榮了過去的熟悉名字的再現。在無數的幾值文藝先輩中，達夫先生應是最能攫住青年心魄的一位。他的「沈淪」早年會貼切地道出若干生理成熟期的男女青年的心事。年來國內文化批評家對他的功過多所估量，但他曾以一種特殊文字和題材使多少青年引爲知己，卻是椿不必否認的事實。經過相當的沈默，他有新作供獻出來。這是一件極不宜忽略的事。這篇作品不但說明了郁先生本身有幾許進步，並且它還是投下來的一塊探測石，試試我們的讀者會否離開原來方位，中國文藝十年來到底向前移動了幾步。

「出奔」的故事不以新奇驚人。它寫的是農村土豪的貪婪吝嗇，革命集團的逐漸腐化，和黨內男女同志的投機戀愛。事情發生在作者最熟悉的浙江中部，時間是轟轟烈烈的一九二七，北伐軍前進途中。或者可以說是爲了「點題」，故事便以土財主董玉林逃奔爲開端。他挈了長女婉英和家人什物，乘小船往蘭溪縣城躲避兵燹。隨後作者爲我們交代清楚董家的來歷：三間草舍起戶，憑着勤勞吝嗇和剝削鄉民成了財主。跟着，很模糊地我們看到了十八歲的少女婉珍和一個「有射人的眼睛，潮紅的兩頰」的青年在一隻江船上依依攀談了。但這還不是故事的主人公。這是個引子。藉這影子，我猜想，作者告訴我們婉英已成熟了，她等待一個異性共演一套，永遠那一套把戲。這不難。具「少女特有的撩人之處」的婉英一瞬即被老同學拉進黨裏去。那裏，宣傳股股長錢時英，一個有「一身結實的肉」正滿二十五歲的青年已在等待她了。他很鄭重的邀她上橫山看雪，中午到縣政府用飯。這邀請竟使婉英通宵「在牀上翻來覆去」，恨不得「馬上就上宿舍去找錢時英出來，到什麼

地方去過牠一晚。」不幸這青年用意甚良。他想告訴她全縣鄉民已控告她父親的劣蹟，縣府正在審查中。這話如月老的手臂，即刻把婉英推倒在錢時英的懷裏。他們互相擁抱起來。及至「嘴唇與嘴唇吸合了一次」之後，男的一不做二不休，索興把她娶了過來。於是，雲消霧散，告霸占的也嘔氣去世，告剝削的爲以後借貸的便當也撤了訴。在喜宴席上，老岳父董玉林竟講起「革命奮鬥」來。婚後婉英所表現的是她爹爹的吝嗇，然而在交際上又頗能幹。當婉英正興高采烈的時候，革命陣壘起了內鬨，寧漢分了家。有志青年經不起訛笑，錢時英一氣就向黨部遞了辭呈。婉英那裏依饒！但她的表情和說話卻頗簡單：「也好，你只要有錢維持你自己的生活。」錢時英氣憤之餘，半夜放了一把火。一禮拜後，模糊地似乎他又到了上海。在一家旅館裏，由報紙讀到全家燒斃的新聞。

讀近年來創作小說中描寫自然景物時，我們常有身在異土之感。有時是近於木刻的粗厲線條，有時是逐層渲染的水彩。因爲遊踪的廣遠，舊詩詞的薰陶，作者於寫風景在文藝

先輩中允稱名手。他善於把捉並使用舊文學中的詞句，描出蕭散簡遠的輪廓。在本篇裏，這特色仍保持着。這種富古風的筆調絕不是念「國語」課本的後輩所能追及的。讀到蘭溪，我們絕不至於疑它做威尼思城。

然而仍覺缺憾的，是達夫先生筆下，一九二七的蘭溪並不和一五二七的蘭溪有很多差別。這是因為作者把努力傾注於抒情地寫那永不變的天然風景，對於附麗在美景上的為生存而起的喧嘩鬭爭卻疏忽了。因而在革命軍入城那夕，我們只看見一面怪可憐的黨旗孤單單地握在一個本地青年的手裏。我們看不到那動亂大時代的浩浩蕩蕩，因為作者是用一枝描山水的細管想揮毫到一個歷史的重要階段上。那失敗是極不足奇的。

「出奔」與「沈淪」相距雖已將近十年，作者對兩性的觀念並無改變。作者善寫小家碧玉，婉英是一個。出現於所有作者故事中的女角色都是中等人材，沒有光采，也沒有尊嚴。凡是女性，似乎就沒有可厭的；但把一位女人奉為皇后，仙女，用蓮花寶座拱圍起來顯然

也沒有過。一雙男女在作者眼中沒有醜美，貴賤，粗細的分別，作者只着眼於結實與孱弱；因為在作者筆下，一切男女都是本能的，那是說，他們都爲了相互滿足某種慾求而存在。經過了近十年的變遷，作者的婉英依然是「雖則皮色不甚細白，衣飾者只平常，可是一種健壯的少女特有的撩人之處，畢竟是不能淹沒的自然的巧製，也就是對於異性吸引蒸發的洪爐。」每個年輕人都同時是一隻爆竹和燃燒物。觸到了異性，即刻就無例外地旬然爆炸。沒有躊躇，沒有阻撓，一個使命單純的小動物！

這故事裏錢時英具有怎樣的性格我們殊不敢斷言，因為作者費了好大力氣描寫這塊「結實的肉」，結實原應包括意志堅強，然而他竟在一瞬間，糊糊塗塗地把嘴唇放在一個陌生女人的嘴唇上，而且馬上就決定迎娶過來。但對於董玉林的性格我們可不馬虎。那性格是屬於董氏全家的。誰還能錯認了這極端吝嗇的性格：董太太替尼姑墊了兩塊錢，尼姑死了，村人合資爲她湊一具薄棺材，董太太竟抱起棺材蓋來作抵押，要村人替還。更典型

的，董先生竟在女婿新婚之夜闖進洞房，逼索房租，婉英這維肖的女兒呢，在丈夫辭了職以後，除了冷冷地要他自己維持生計以外，竟沒有半點溫情。由這些劣蹟，我們還何從懷疑董家是吝嗇的化身！我們很明確地認識了一個性格，然而卻不會看到一個立體的，有陰陽面的，血肉的活人。作者的人物是典型的，單純的；說着作者編成絲毫不帶語氣的話，做着極本能的<sup>事</sup>。這種性格描寫若編成文明戲，用來作打倒土豪劣紳的宣傳必極有力，但安排在小說裏卻不相宜。

傀儡戲中的木人原沒有面部表情的。站在一座現代舞臺上，一個好伶人連揚一下眉毛似乎都應象徵一些情緒。這是說，藝術的進步是由外在轉向內心的表現。不幸和舊作一樣，達夫先生在本篇裏所努力的仍側重外表。事實上，當一個人被剝光，成爲一隻動物時，心理的敘寫自然也不需要了。只有梅特林克那獸子在動物身上用默想！不錯，婉英在會見錢時英以前，曾在牀上翻動了一夜。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隻赤條條的動物在爲原始的情慾

之火燃燒着。一切鄉村保守的傳統，一切人事上書本上所予她的疑慮都不存在。當她聽到丈夫辭職的話時，這是他倆破裂之端，也即是本篇的頂峯，但婉英的回答卻只是單純的「也好罷！」哦，錢時英在娶婉英的前夕還躺在牀上朗聲地想了一大段呢，「也罷……」多麼像「烏龍院」中輕拍腦門的宋江！

但本篇最令人失望的還是組織上的疏忽。時下許多攛取人生片斷的近於散文的小說在描寫上雖盡細膩之能事，但常缺乏有頭有尾的故事。讀過「迷羊」等小說的人，都應相信達夫先生編排故事的本領。但當一個故事不能使讀者相信時，像一個不善撒謊的老实人，還不如沒有故事好。一個有組織的好故事應是有機體的。它的人物自己任意張嘴說話，不必作者來劈，更不用他在後面扮雙簧。這樣的故事，一切動作皆在極自然的狀態中產生。作者的意志雖仍在後面推動着，一切雖仍由他預為安排，然而他不允許任何部分臨空懸掛。爲了獲取讀者的信服，他須爲一件小事佈下多重因由；爲一個場面撤出層層繫圍。這



想卽是阿里士多德所謂詩比歷史更真實的地方。在「出奔」裏，這工作卻未能充分做到。在這裏，對於一切予寫作以便利的巧合作者都不會放過。他甚而有「感應篇」信徒的嫌疑。在董王林盤剝鄉佬的時候，「兒女生一個死一個地死了五個之多。」及至他悔悟參佛之後，竟連連生了女兒婉英和兒子阿發。在董家倒釋時，鄉人羣起控告；經過婉英與錢時英一番熱情擁抱，控告的卽刻都死散了。故事的緊鬆不是由情勢的推演，乃是作者在奏手提風琴似地一縱一抽，呼風喚雨，做着無節制的玩弄。他玩弄了故事中的角色，也玩弄了燈下屏心靜氣捧讀着的人。

故事這樣茫然前進，怎麼結束呢？一個故事必須是完整的藝術經驗，然而人生是一個無頭無尾的故事。於是，爲了方便，一個喜劇就慣用嫁娶或其他成功收尾，一個悲劇總是用各種愁苦不幸來結束。也許是爲了給讀者一個較深刻的印象，我們的作者爲他的悲劇挑選了最厲害的一種——死。然而，這又談何容易！動刀要有聲響，繩勒要留痕迹。於是，作者尋

到了一個最簡單的辦法：放火。這辦法除了舊小說中捉姦拿賊常使用外，近代小說中還很少見到。不過這辦法究竟太乾脆了一點。這和達夫先生今夏在「新小說」上發表的那篇航空彩票中獎者之跳河一樣突然，一樣缺乏說服人的力量。

起初，我以為作者的企圖是要描寫農村封建勢力的猖狂，但即刻黨軍開到了。我先以為親經那大時代的達夫先生將在這篇裏用一九二七的鮮淋血跡警惕我們。沒有。作者注意到，至少寫到的只是北伐時代的投機分子。然後，我又猜想作者將把黨內腐化的現象盤託出來，我還沒把捉到腐化的半點因果，場面轉入家庭內爭去了。作者不甘僅寫性愛的心志是可佩服的。他企圖寫一點與時代有關係的。他抓到一個熱鬧日子。那日子會不朽化了多少英靈，和茅盾先生的三部曲，「蝕」。不幸達夫先生沒看到當時革命高潮中，青年的嘶喊和熱血，因為他總忘不了男女那件事。這固執在過去曾把一位讀得多寫得好的作者圍在感傷色情的圈子裏。我們希望達夫先生閃身跳出來，用他當日暴露青年性煩悶的勇敢

寫出這非常時期中青年非常的苦痛。

當許多青年作者把時間精力放在描寫荔枝秋雨的時髦小品上時，我們的達夫先生卻寫起逾萬字的中篇，這份精神和努力同是值得推崇讚許的。我們拒絕用「老作者」稱呼諸文藝先輩，因為中國新文藝一共也只有十多年的歷史。這短短的時間還不够一本成功偉作的預備期。我們向達夫先生和一切前輩所期望的還很多。過去許多作家的努力是放在供給青年所需求的上面，今後我們希望這努力將轉向供給他們所應有的。那是說，至好的。

## 「財狂」之演出

當十多隻戰鬪機在鉛色天空中擺弄着各種鎮威姿勢低飛，舉國爲北方這塊無助的土地捏一把汗的時候，天津竟演起十七世紀的喜劇來，而且觀衆，許多是乘當日火車由各地迢迢趕來的，是這樣踴躍，在開場前一小時便將座位佔滿，這不是個可悲的現象：中國人不再那麼容易被人嚇得手足失措了。在動亂中，他們仍知道忍痛繼續着一些常軌的精神活動。

「財狂」是本劇導演張彭春先生和扮演韓康伯的萬家寶先生由莫里哀「慳吝人」L'Avare 改編的。這番努力的結果，若干穿插枝節被剪掉，全劇縮成三幕，但原劇的精采場面，俏皮對話卻保存無遺。這工作無疑地加強了本劇的效果。

充當配角常是費力不討好的事。衣飾既極平淡，通身又缺乏一件足以誇張的特色。如

若過於活潑，必至流為文明戲，一個角色的喝采也許葬送了全劇的統一性。為使主角充分賺取注意，配角在盡完一種職責後，似乎就應融解在背景裏。在這場合下，姿態稍稍露着拘謹，反映着充滿個性的主角，就必顯得異常呆板。

本劇演員，以一個配角身分而適切地獲得成功的是飾傅三奶奶的王守瓊女士。這不能盡歸功於她逼真的化裝，主要的還是清白的口齒，和她在動作神色上對於北方婆媽的摹擬。這位演員的成功似為我們證實北平方言在話劇上實佔卓越的地位。像「心眼兒」的「兒」字在對話裏多麼像隻風笛兒，增加了幾許溫柔！「挺好」的「挺」字，比起「最」的「極」多麼含蓄，比起「很」字又多麼明確！當她巧妙地說起北平諺語「又要好，又要巧，又要馬兒不吃草」時，落在觀眾耳中的是怎樣深厚的上乘戲劇語言呵！

但另外的兩位女配角舞臺經驗卻似乎不甚多，她們很明確地是在演劇，於是劇詞背得够熟，卻未能輔以適當的表情。她們過於現代化的服飾對這背景和喜劇情緒也欠和諧。

韓可揚在高呼着「我是……」時，姿勢和神情都極活潑了，由於面部表情的淡少，似乎對於所飾角色的性格還缺體會。飾梵籟的看來是位老手了，他說話極為流暢，有時甚而像在演說，但在表演上卻缺乏同樣的流暢。這裏我們才知道「清白」不夠，咬音嚼字時常反減少其真實性。（中國有聲電影大半便失敗在這種「清白」的努力上。）玩弄着若干人，擁有一棵可驕傲的心，臨了又蒙上不自之冤的他，理應在表情上呈現許多變化，但自始至終，他擺給我們的是一副紅潤微笑的臉龐，那好像是一片石湖，沒有情緒的風能捲起波濤。

所幸這是一齣性格戲。莫里哀是藉韓伯康寫出一個慳吝人典型的情態。全劇的成敗大半由這主角支撐着。這裏，我們不能遏止對萬家寶先生表演才能的稱許。許多人把演戲本事置諸口才，動作，神情上，但萬君所顯示的卻不是任何局部努力。他動用的是想像，他簡直把整個自我投入了韓伯康的靈魂中。燈光一明，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爲慳吝附了體的人。他那縮肩抱肘的窘狀，那撫腮抓手的彷徨，一聲低濁的噓喘，一個尖銳的哼，一陣咯咯的骷

體的笑，這一切都來得那麼和諧，誰還能剖析地觀察局部呵。他的聲音不再爲 Pitch 所管轄。當他睜大眼睛說「拉咱們的馬車」時，落在我們心中的卻只是一種驕矜，一種鄙陋的情緒。在他初見木蘭小姐，搜索枯腸地想說句情話，而爲女人冷落時，他那種傳達狼狠心情的繁複表演，在喜劇角色中，遠了使我們想到賈波林，近了應是花果山上的郝振基，那麼慷慨地把每條神經纖維都交託給所飾的角色。失財以後那段著名的「有賊呀」的獨白，已爲萬君血肉活靈的表演，將那種悲喜交集的情緒都傳染給我們整個感官了。

但這成功使我們不忘记臺後拭着汗的兩位負責人。鑼聲響過，胸光徐徐明亮時，觀眾是被領入一個光色陸離的世界去了，那是林徽因女士設計的佈景。在這樣深度寬度都極有限的舞臺上，不甘受空間拘束的建築師，利用富立體感的亭閣石階，利用明媚的藍天，爲觀眾的視覺幻想闢一遼廣境界。那漸淡漸遠的藍天平衡了幾個緊張場面，也吞融了過於恣放的笑聲，自始至終予觀眾以清暢明朗之感。作爲人物出口的是臺左一座亭子。它的石

階傾斜地直伸至臺邊。這樣既刃解了舞臺窄小的困難，並還使觀衆在精神上作更親切的參與。通過一道遊廊是一座樓閣，白石欄杆環繞着斑痕參差的大理石牆壁。迎着臺口是石桌石櫬，一切皆安排得極和諧典雅。只看看樓上的擺設僅僅是一條茶几，一隻花瓶孤零零地佇立着，就可以明白她是如何避免煩贅，講求效果了。

當我們在小地方發見建築師的匠心時（如遊廊柱頭抹的油灰顯然與主人慳吝寒儉性格有關），除非作者出來說明一下，我們不敢擅自再作解釋了。我們時刻覺得這位建築師和導演是在密切的合作中。那些石階對導演顯然成爲一種方便。它劃分了情緒的階層。當木蘭在閣上對韓可揚表示不能嫁他時，失望的戀人垂喪着頭走下石階，幌在斑痕崇崇的小理石上的黑影和下降的腳步皆幫同象徵了內在的悵惘心情。

對了，那影子。這背景得力於影子處的確不少。樓閣窗櫺的疏影映在壁上多麼像中古的Harp琴，伴着那亭亭玉立的瓶影是怎樣一幅可喜的靜物圖案呵！韓伯康抖抖撒撒一



東枯骨在柱梁交錯的黑影中東跑西顛，直是一條象徵了一切守財奴的幽靈。

全劇雖在極複雜的場面，各各角色依着情緒的變化總有一定適恰的方位。雖然表演成績不同，各角在聲調動作上都作着一種節制的努力，我們明白，後臺一定有一位認真的導演，一位能透視戲劇效果的導演指揮着這一切。

關於戲劇的改編我們是贊同的。不說道具備置不易，即「馬葛里特」地那麼喊也夠生硬了。因此，直譯劇本適於閱讀，上演還是改編的妥當。不過改編的程度也有差異，我們表示欽佩，因為張萬二先生從事的是更勇敢的一種。

一般改編本的好處在於消滅對話上的洋味，改換順口的姓名。這一切，本劇皆已得體地做到。但他們仍不甘心，還企圖使本劇的在上演國中近些人情，並增添些意義。（像第三幕裏「到內地去」的宣傳，「外國銀行也不穩」的揭穿。）站在一個愛國者的立場，這是亟應稱譽的。但我們不能隱瞞另外的憂慮：這樣做容易拆毀全劇的統一，中斷其喜劇的情緒。第三幕中的姑爺陳南生（儼然是一位經濟學教授）了。

改編者在純煉原劇時候，似乎忘記剔去若干陳舊的旁白 *Airides*，對於時間長度，似乎也疏忽了些。第二三幕皆歷五十餘分，還極合理，第一幕演了九十分鐘，即使觀眾精神不鬆懈，演員也不好意思上場了！那麼巧，事情都趕在一天！想來是改編者併幕時忽略了原劇各幕之劇力焦點，以致第一幕使觀眾感到無限飄忽。第三幕的大團圓莫里哀自己已露了馬脚，改編者的一「新意識」更增添了紊亂。在第二幕裏，演員和觀眾間的鴻溝全為一貫地強烈情緒衝破了。這幕所表達的極單純，劇力也最為浩大。

虛偽

美 Frank G. Tompkins 著

角色：

查利——家主

克蘭——查妻

賊

新聞記者

背景：

昏黯了的屋子。幕啓少頃，門開，瀉進一條光線。一個人躡足內窺。確定了屋子是空空無人才摸牆而入，啓電門，室乃大亮。來者衣冠整齊，一見卽知是受過教育的。一面嚼着一塊火腿麵包，一面四下睨視。最後看中了壁爐上一隻花瓶。拿起來，看看瓶底，又憤然放

下。囁囁地說：「假貨！」其他物件亦受同樣待遇。全室無可注意，乃就爐落坐，細嚼面包。陡然側耳細聽，尋空隙隱身。最後決定就站在門後，欣然作悅色。門開：一青年攜一女人入，賊向之微笑。女人一見大驚，縮步急叫，隨男人退出門外。賊躬身陪笑。隨後，女人隱在男人背後，怒視對面的賊，似不知所措。

賊：「愉快地」好呵，二位你們嚇了我一跳。沒想到這麼快就回來了。戲演得夠精罷？（少停）喂，你，你們二位怎麼都不說話呀？叫我一個人唱獨白也足辦得到，不過總還是一問一答像樣兒。你們不論誰問我一聲兒，我也好接着說下去呵！

克：（喘息地）你——你，（進而判罪地）你是賊！

賊：一點兒也不錯。可是，太太，您呢？本宅太太罷，我猜。不然難道是我的同行按規矩同行是冤家。

克：這——這是我們的家。查利，你倒管點兒事呀！別傻站在那兒，像隻——趕他走。告訴他連

根草也不准拿。(走向賊面前，滔滔地)你偷了什麼？馬上交還我。你好大膽子。查利，  
回來！

查：(不但怕，反視爲好玩。惟不知如何措置。最後婉轉地說)我說老夥計，你快點兒往外  
闖達罷。我們已經回來了，你知道什麼也不——喂，快點兒撒手，乖乖地，我不打算和你  
動武。

賊：我也不讓你動。

查：你敢拿我們半件東西——跟你說，我們並不是沒有着落兒。(內衣袋中掏索一雙又黑  
又亮的東西，似是手槍，但又不明示)

賊：看看你的鏡子，給我瞧瞧。(由猶疑的查利手裏接過)也許比我的還好。櫃子倒不壞。(試  
啣，窗戶玻璃，拿去罷！你手裏沒有傢伙，別唬我。我早把你的槍拋到冷氣管裏去了。我從  
來不帶那玩藝兒——辦事的時候也不。你那桿自來得擱在櫥櫃底下的抽屜裏。樣子

不夠漂亮，櫃子外面還算乾淨。底下儘是耗子窩。從這個把你這人也看透了。你都沒料到有有一天夜晚我賊先生會來拜訪你？我看了該有什麼感想？

查：我想不——

賊：那不成。我開抽屜時就會自言自語地說，「樣子那麼堂皇，其實裏面是虛偽。多半這就是他們的老脾氣。」你們可真得整齊點兒。那麼亂七八糟也是一種不誠實。

克：你——跑到我們家——還講誠實！

賊：對，這才正是地方。得先由家庭提倡。咱們——

克：查利，我受不住了。抓住他，翻地。你扣着他，我去打電話。

賊：別做夢罷！

克：你把電線剪斷了嗎？

賊：用不着。你們的電話早給電話局撤掉了。我沒來的時候就打聽明白。大概沒按月交錢罷；

這夠多不方便呀！該交的錢別推日子。我今兒晚上也真不便當了。還是快把手續弄清

楚罷！

克：查利，難道你叫我站在這聽他羞辱嗎？

賊：請坐，太太。這是府上僅有的一塊肉包，恕我不謙讓了。可是地窖子裏啤酒有的是，我也不必指點，想你們也必熟悉。

克：（幾哭出）查利，你讓他站在這兒演一晚上的講嗎？我受不住，不能聽一個賊的噁囉。

查：我不能勒住他的嗓子眼兒呀，爾，特別是這類油滑。瞧，他不是個天生的說教家嗎？老夥計，勸了半天，你把生意忘了罷。你怎麼不去當教官，將來的前程大呢？

克：查利，別理他。你此他大多了！

查：我就逗逗他。

克：他羞辱你哪！來，查利，動動手兒。我夾抱他大腿。

賊：沒錯兒，您一定先抱大腿。可是那也管不住我的嘴說話呵！而且這麼辦你們便宜也佔太大了。我總不好意思騙一位女人。是不是？而且你們二比一，還是叫我和查利對手罷，那才公道！

克：公道！我倒要知道知道——

賊：太太，求您把腔調落低點兒。那尖嗓刺得我腦袋痛。咱們都請坐，規規矩矩地，像有身分人那樣討論這當前的難題。等我們彼此都諒解了，我抹頭就走。

克：嘿，可不是，等你把能拿的拿去了，不能拿的也全批評過了！什麼我們的樣子啦，態度啦

查：但是他什麼也還沒拿呢？就叫他去批評。我賺他也很少遇見客氣的主顧。（向賊）對嗎，

老夥計？生意也夠悶得荒罷！

克：你要是再不動手，我可要喊鄰居了！



賊：那鬼喊鄰居去罷。離這兒還一箭多遠呢。而且他今兒也不在家。爲時髦跑郊外住別墅就短不了這麻煩。我瞧你們也不大住得起。對罷？太太，求您落坐罷！您不坐，我也不好意思坐。那麼我就得罰立正。我捱了一天嘍，這真有點兒不近人情。（哀求地）我站着話說來也不清楚，費的時候也更多。（她會意地，憤然落坐）多謝，這痛快多了。（爽快地呼了一口氣，就坐）我早知道咱們會說得來。來根烟捲兒。（查利由賊的精緻烟盒拿一枝）太太不抽枝嗎？

克：（手伸出，又抽回）謝謝，我不抽，不跟賊抽。

賊：對。不抽烟總再好不過。我還是個守舊派，看不慣女人家抽烟。舍下的堂客都不抽，也許我們家太古板了。

克：我才不跟你們家女人比呢；你既這麼說，我偏抽。（見烟盒）這一定又是由體面人家偷來的。

賊：就是府上緊鄰。這是不，這從前是他的盒子。很漂亮。常見牠罷？也許你們沒什麼來往。（克怒視之）對不起，我太拙笨，那猜得出來。好，這回可是你摸摸這盒子的機會了。來根罷？

克：我不接偷來的東西。

賊：這可有點兒給查利下不去，是不是他抽得正香呢！

查：烟捲兒真刮刮叫。賀斯提（鄰居）果然講究。老實說——我們不認得賀家。他們也從沒來過這兒。

賊：對了，老查。把事實和羞醜一堆道出來。（急傾首向克）您知道這位是誰了罷？

克：查利，這真是無故——

賊：聲兒低點，求您了。記住我的頭會痛。對不起我沒工夫和您研究您在社會上的前程，或是貴鄰的短處。那些倒該是有趣的。好，我們辦正事罷！現在得解決而且馬上得解決的問題是你們叫我拿什麼？

克：（急怒）我們叫——叫你拿什麼？我們本主人在家——呵，豈有此理，叫你拿——

賊：一回拿不成，下回不還得照贖嗎？

查：對，老夥計，你得再來一趟。我也許太遲慢，但是我真看不出你有拿什麼的必要。

賊：我就怕你們這樣。我該繞遠一點兒說。比方說：我寸草不動，抹頭就走，（勝利地）你們怎

麼樣？

查：那乖極了。可是你呢？賊哥兒們，你挺得住骨頭嗎？

賊：別尖酸，你太大了。女人和黃牙小孩兒的嘴才那麼樣呢！而且，這麼說你捫心，也太對不

起我了。我是來幫你們的忙。瞧，我這兒正想主意把你們由這爲難的圈子救出來，你反

而跟我開玩笑。這太不夠面子了！

查：對不住，老夥計，把話說簡單點兒。你看，這樣事我們從來沒遇見過。我們很想領教。

賊：那麼，您說，看您想得透想不透。如今府上沒有一件我可要的東西。沒有一件東西不叫

我一想就頭痛的。

克：我們也真不願叫你頭痛。但是，老實說，我們也有理家名人的指教。

賊：（愕然）名人得了，別嚇心人啦！我不要這些骨董，可是又總得有個安排。如今我自找麻煩，帶點與我絲毫無用的東西，不值分文的東西。而且，也沒有人肯買（自辯地）我何必呢？

查：對，何必呢？

克：別搭岔，查利，還是一個反筆。聽他自有下文。

賊：我都是替你們設想。話說得還不夠清楚嗎？想想看：如果我什麼也不拿，憑你們怎麼去留，

我抹頭就走。想想明兒早上警察和報館訪員全圍風來了。桑椹路家失了盜——除了

府上。這段新聞就表明出這賊眼光的高雅。——不客氣說罷，是個骨董。

克：什麼骨董，哼！

賊：都知道我這行家由你府上路過不拿東西是因為看透了東西的撒爛污。我不是瞎吹，拿隔壁一家說罷——（克蘭興奮地向前逼視傾聽）可是那話又太長了——（她又縮回）社會馬上會疑問：爲什麼賊軍不偷桑樁路二百八十九號呢？這答案就不用提了！桑樁路沒有值得可偷的。

查：（領悟地）噢——噢！

賊：街上人就嘲笑起來了。更糟的是，隔壁也笑了。跟着呢？被人嘲笑也不是好玩的事。最噁氣短理不過。因此叫賊過門而不入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比這再小點兒的事都會爲社會所鄙夷。我的話够清楚了罷？你們斟酌完了嗎？叫我拿什麼呀？

查：老夥計，話說得真脆。不見得是律師出身罷？

賊：我研究過法律，可不是站在那個立場。

查：這些都是廢話。咱們何不去報案說丟了頂值錢的寶貝，我們永不會有的東西？

賊（正顏厲色地）他是我有生以來頭一遭聽見的最下賤的主意。對，可以這麼辦，不過我不能隱瞞我對您人格的估量。

查：我瞧凡是不痛快的話，你一句也隱瞞不住。

克：這簡直——

賊：你的良心糊住了。可是我這時也沒工夫管。請想：假如像我才說的，我什麼也不拿，然後你們去扯天大的謊。有朝一天我被捉到，我能袒護你們嗎？當然不。或者，他們捉不到我，難道從你們搬到這兒，就沒有個客人來過嗎？難道你們的老媽子不知底蘊嗎？你想她會半句不露縫兒嗎？唉，這險真不值得冒！先別提什麼良心，這簡直是不近人情！爲什麼人總忘不了丟掉了東西還想佔便宜；喝，什麼花樣都有一位太太丟了把值五塊錢的胸針，一轉眼就值五十了。丟的日子愈久，上面嵌的金鋼鑽也愈多。後來索性每天晚上跪下祈禱上帝，求神護牠永找不回來。瞧報紙替她登的義務廣告！這事會給她點教訓嗎？

才不呢！賊來了，像狗那麼叫喊？不懂得像個明達的太太地說：「別動！我正用你呢，倒把你捉到了。來得正巧。把我梳粧臺上那串假珠子拿去，快快走。如果我再看見你或是這串珠子，我就把你送警察。」呃，這才像話呢！一個賊並不想叫你領情，可是最少他需要諒解和合作。現在你們有羞辱到門，我來救你們；我的報酬是什麼？尖酸，無聊的尖酸！

查：對不起，老夥計。我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可是你的用意太深，實在不易看出。（向克）克蘭，他這話很妙，你以為呢？

克：倒是辦得到的——現在如果他要我們替他選，——這不是尋開心嗎？我們就給他選吧！

（向賊）你要什麼呢？

賊：（憤怒地）我要什麼？我什麼——也不要。你還不了解嗎？問題是：你願意我拿什麼？並

且，請你也體貼我一點兒，可別讓我搬那大鋼琴或是冰箱。還沒想好嗎？我幫一把手兒。你府上難道沒有舊日結婚的禮物嗎？人人都短不了。什麼白象啦，那些既無用又不敢

扔的東西。怕有一天送主會來看好，一個知趣的賊也算是天賜之福呵！丟了之後，你只  
要給原主寫一封信，說：「穆笛仁兄：昨晚敝舍失盜，當然第一件被偷去的是你送我們  
那把最可愛的椅子。」或者隨便什麼東西。東西樣子笨點兒不要緊。記住，我要真的。我  
最討厭虛僞。

克：查利，我們可真走運！那兒一張雅緻的人工雕的——

賊：不成。我早看見了。（顫微地）全是機器活。不成，我不要那個。

克：乞丐不應該——

賊：什麼？我的大驚呢？吹臺了罷！

克：別走呵，我說着玩呢！真的，從嘴邊兒溜出來的。我們不應當這麼散了——

賊：我沒有工夫和這樣的——

克：賊老爺，請您等一會兒，隨便拿點兒東西。難道我們沒有一件您肯拿的嗎？查利，拉住他，攔



住他走。嘔，那也不中用。和他說——

查：別那麼多心眼兒，老夥計。她說着好玩呢！你知道說話說慣了多難改。不由得就溜了出來。

她才叫你一聲「乞丐」，有空兒你來聽聽她怎麼叫我罷。

賊：我可辦不到。我又不是她丈夫，而且我也不信她叫你和我一個味兒。可是現而也不必

深究了。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快把你們的骨董搬出來。

查：這個怎麼樣？克蘭祖母留下的燒磁。我自己對這些一竅兒也不通。如果你能用，就拿去罷。

還是外公和她戀愛的時候送的呢？對嗎，克蘭？

賊：那個？到年底也不上四歲！別把這些東西都往祖宗身上推。終死鬼留點兒地步。連三塊

九毛八也不值！

克：你也是外行。因為是我們求着你啦，你就擺起架子來，胡批亂評啦！

賊：好，就那麼着。隨你去大逆不孝。

克：這兒有一塊施福鎖的茶盤。

賊：不要。

查：威武記的呢？

賊：好，那兒哪？（視）不行！

克：呵，這隻可愛的霍桑瓶！

賊：快點兒拿開。那不是真貨！

查：也許是景泰藍罷？

賊：有你說的那個也成。可是也沒有。

查：那麼，你既是愛烤木，這可是真貨。

賊：呃，這烤得還不壞。若只剩了這一隻，當然我只好就拿這隻，可是，老實不客氣，這屋子裏

除了查利——還有那塊肉包，簡直沒有一件真貨。

克：（由套間拿出一幀像片）我可不知道你能和我一同珍貴這個嗎？這是祖母——

賊：（懷疑地）又是祖母？

克：她小的時候，畫在象牙上的。看那舊式的珊瑚的項鍊，那寶貝的黃鬢髮，還有那粉紅的圓梳。你喜歡嗎？

賊：想誘我的賞識，哼，我饒不了你！我不信這真是你的祖母。長得跟你一點也不像呀！——

對了，這明明是思白氏畫像的印版。女人，你知道這確是誰了罷！這是司托夫人十二歲時的繡像。（欲走）我的大斃那兒去了？

查：這兒哪！克蘭，糟了！這多沒味呵。

克：我就是想試試他能不能認得出。

查：何必事後遮羞呢！反正臉也丟盡了！

賊：查利，你這無賴！再不還我大斃我可告你拐騙了！給我。

查：別着急，大驚跑不了。嗨，克蘭，咱們那張保大哥的像呢？如果你要得就是個真，這也沒得可

裝得。

賊：（懷疑地）誰是保大哥呀？別跟我斯文哪！

查：我的一個堂兄，在麥村種莊稼的。

賊：你不說這是什麼名家手筆？

克：不見得——

賊：（不睬她，銳利地）怎麼樣，查利？

查：當然不是。這明明是水彩。畫得可維妙維肖。

賊：那麼我就帶保大哥走了，也許他還通點人情。

查：我倒不會這麼想。

賊：勞駕把他捲起來，交給我。面對面瞧他我心裏就發顫。

查：（捲畫下）我也有這毛病。

賊：（向克）查利捲畫去了。我倒要請問你們幹麼這麼早就回來？你們老媽子告訴我你們

到歌瑞園看戲去了。

克：我們那麼對她說就是了！其實我們看電影去嘞。

賊：嘔，電影可看不得。既損壞你們藝術的脾胃，又傷頭腦。

克：我倒不怎麼愛去看，查利是非去不可。

賊：你應該好好兒地帶領他。男人去看電影多半是女人帶壞的。不然，他寧願守在家裏，或是

打撻球去。您這機會不壞，你往那兒帶，查利就往那兒走。慢慢地他也就慣了。今兒個晚

上歌瑞園有倍克班的戲，你們倒去看電影，那羣裝得十足神經病而自以爲是活潑的

女人。

查：（捲畫而上）真是，又舊又臭的片子。可是克蘭非去看不可。下午我不在家，她自個兒去。

晚上又拖我去。像片播好了，就差纏繩子。你知道我們心裏多麼感激你呵！克爾，我們是一致地感激罷！

克：我可還沒舉手呢！笨透了，叫我纏。（接像）

賊：不必感激我。只要你們從此能革除虛偽，也算我今晚的時間唇舌不白費。（看錶）好像  
伙，時候用得很久了。話再重囑咐一遍：只要你們接納我去戲園的勸告，我就知足了。還  
有——你們爲什麼不把這堆假貨賣掉，痛痛快快地買件真貨呢？（克下，顯然是繩子

不夠纏）

查：誰肯買呀？

賊：世界上像你們這樣好假的，有得是呢！

查：告訴他們明白了是假貨？

賊：自然。我並沒出主意叫你當古玩賣，除了給老頭兒或是眼睛有殘疾的。我認識一個想買

假貨的人，他一定喜歡買。我很願意幫你們的忙，把那些假貨換點現洋。可是——我不敢再來見你們了。

克：（揩纏好的畫入）爲什麼不來？賊界裏也有名士。

賊：對。如果你是賊，我懂得該怎樣擔心你。我現在和查利就是君子對君子。哈，「紳士協定」

（看克）可是對太太——

查：克蘭和我，我們是一樣的誠實。不過你的職業使她不能認作同儕。你是她當然的仇敵。你沒有權利。但是你給我們倆一個通達的教育。

賊：我倒是通達。你等着——聽，走廊上有脚步声。我——我等太久了。我站着說的話——

查：那麼別說了罷！我也猜不出你怎麼進來的。藏着

賊：不，那不成。如果你講公道，讓我在這兒留一下。這兒比什麼地方都妥當。就算我是個來訪的朋友，成嗎？「紳士協定」（與查握手）（查下）

克：（與賊握手）好，「紳士協定」，但只限於這事。我還饒不了你剛才所說的呢。等有一天給我堵住——你留心罷！

賊：（握克手）不要扯太無用的謊。這習慣不大好。記住，今晚來訪的不速之客將是您這家的好友。上帝明白我的真心。

克：好罷，我把話記住了。可是我可以編點兒詞兒嗎？真有趣呢！

賊：不好。一點兒也別扯謊。

查：（領一青年人）報館先生來了。他說他上回來這兒就搜了一大批材料。隔壁失了盜，他訪查去了。我說咱們也沒丟什麼，也不願在報上出風頭。但他一定要我們回答幾個問題。

記者：請您慷慨俯允，我要探問一點兒貴鄰的事。

克：我不曉得。但是，查利，我們也該出一點兒力。（惡意地向賊笑）我們供給點材料說不定



賊就會捉到。這或者也是我們對法律和公安應負的責任。

記者：正是。我可以引用大名嗎？（查與賊向克示意，欲伊持靜。但她不睬二人焦急之手勢，依然說下去）

然說下去）

克：如果您客氣地提我們，我們倒不在乎。賀家已經登上了嗎？他們不登，我們倒也無須乎。

記者：好極了。那麼您宅裏一共——

克：我們丟了點東西，可是還沒得工夫查。我們準知道有一幅畫不見了。（查利和賊向她示意，但她仍繼續溫柔地說。）

記者：呵，家傳的墨寶名冊。他一定是看出這值錢的地方了，好機靈的小夥子。一定又是那偷

皮氏藏畫彙集的賊。揀最珍貴的偷，沒有問題！

賊：（興奮地）他弄個大錯。他（突中輟）——

記者：認得皮渤嗎？

賊：認——認得。他家我也到過。（退回。克微笑）

記者：不說假話，他如果真偷了你們的畫，你們這藏畫家的名望可也拿穩了。什麼畫呢？古筆龍？

克：一頓家傳繡像，我很珍貴牠。

記者：一定是無價之寶。好，行家，沒錯兒，絕不肯空手走去的。誰的手筆呢？

克：我們不——不大詳細。

記者：也沒有人提過？

克：我們也不想去追問。但是，有人會想——想——也許不是司徒吉豹繪的。

查：克蘭！

克：我自己是外行。但是我們的朋友（向賊點頭）希——希伯德先生很有點兒搜藏家的名氣。他常說——說也許這並不是。雖然這麼說，可是他會向我們討過。

查克蘭，你扯得太遠了！

記者：太太想的不錯。希先生的見解倒不很可靠。您也許很有見識，但是那賊卻很在行。可惜

東西實在的時候您不拿走！這賊也不見得肯賣，當然更不好意思展覽了。就是愛美術品——不真物！

賊：（喃喃地）不見得——我敢說。

克：（微笑）您估價估得太低了，希先生。看這兒人人都不和您同意。

賊：別扯得太遠，留心一下畫就許會找回。

克：除非把賊擒着，畫永不會找回來的。賊又那麼知趣，我確信我不希望他會被捉。

記者：時候足夠他跑的了。他什麼時候走的？

克：我們由戲院回來他就早不見了。差不多就給我們捉到。還有許多東西他都揀好了，堆在桌上等着帶走。想起拋下那些畫像，骨董，他多痛心呀！我都差不多可惜他了。

查我也怪可惜的。

克：您想，我們去歌瑞園看倍克班的戲，是希先生同我們去的。（向賊笑）我是專門欣賞名

劇的人。所以，一有好戲，我總要查利和希先生非同我去不可。可是一回家我們的——

您猜準是司徒的手筆嗎？——就丟了。

賊：我得走了。一刻再也留不住了。查利，祝你在我們才談的改革上順利。可是我的心寒透了。

（看克）真是世道衰微了呢，還有，（將包由脅拿下）我也糊塗了。我怎麼帶着你們的包走了。（交還克）

克：（拒收）囉，但是，希先生，這是您的呀！我怎麼好意思拿呢？真的，請您帶回去作個紀念，放在您的美術收藏庫裏，掛在府上名人手蹟的旁側。一看見這畫，就憶起我們和這愉快的今晚。您一定得帶去。當初不是講好了嗎？——現在公平了罷？

賊：公平？差遠着呢！我尊重女人的話，而且承認那是最聰明的話。（屈身吻克手）晚安，克蘭。

（對記者）肯乘我的車進城嗎？

記者：多謝。就到賀家牆角就夠了。再會。勞駕，多累！（與賊同下）

查：喝，老天，他們可走了。痛快了。一當子事完得真快。你都把我轉暈了。可是，畫他總拿走了，我

們可塌心了。但是，爾，你剛才扯謊的險冒得也太大了。你要他可要得够利害！

克：嘻，我沒法兒不。你聽見他大口地喊我克蘭嗎？

查：（笑）他並不知道我們的名子呵！可是人還不壞，對嗎？就那麼輕薄，我還不能不喜歡他。

克：真的是！報館訪員在這兒時候，你還直幫助他敵對我呢。可是賀家就在我們旁邊。全弄錯

了，賀家，一下就會看出破綻。我得把這套間收拾好，把這屋子的傢俱換換烏木。

查：今年冬天價兒可太貴呵！

克：樺木也成——沒有人看得出來。聽——他又回來了罷？

記者：（在門檻外）對不起二位，希先生說他拿錯了包兒啦。他說這包兒應該和令祖母的

遺像放在一起。他並且說（吞吞吐吐地）請您好好兒地教訓教訓寶眷。再會。

查：（怒）教訓教訓！他也許懂點兒藝術，（解畫捲）但是我卻懂我的太太。（張畫使觀衆

看，自己卻不能看）這要不是我保大哥麼，我甘願——（見克笑）鬧什麼鬼呀？（見

畫係華盛頓印像）克蘭，這是你幹的麼？（大笑）呵，你這小滑頭！（幕）

夢的製作者

英 Oliphant Down 作

角色：

昆 洛

佩瑞蒂

夢的製作者

背景：

黃昏時分。

破舊茅舍的一室。橡木的牆壁。屋裏瀟的僅是由後壁低低窗扉瀉進來的月光，和欣悅跳動着的火苗。一條圓石子的街道可以由窗口看到。窗口右邊的門，直通此街。火的對面是一座廚櫃，盂盤給火苗閃得發亮。一隻高背的橡木短檯，好像怕月色的冰凍似的，面對着火烘着牠的本身。房子中間是一張鋪紅單的桌子，兩邊都是椅子。爐邊放着一隻取暖的水壺。烟囪笠上放的是一盞拈得很低的小油燈。

昆：佩：昆：

一個人影由窗口掠過。門門隨後響了一聲，佩瑞帶進來了。她把斗篷掛在門邊，抖擻了一下，就跑到爐前取一會暖。然後，把燈拈亮了，把水壺放在爐上。走到屋的那端，由梳臺裏拿了一塊布，就起始佈置茶具，兩份瓦的茶具。她踱到窗前，掀開紅的窗幔往遠眺。但又失望地回到她的工作。把一匙茶放進茶壺，又一匙，又一匙。外面有聲音吸住她的注意。側耳細聽，是一個人唱：

「寶寶，別傻等着月亮，

她給樹枝糾纏。

六月，恁般諧美，幽暢，

正向着牛兒道晚安。」

（聲音愈唱愈近。一個圓錐形的白帽子由窗口閃過。昆落下。）

（把帽子擲給佩瑞帶）呃，怎麼這麼冷呵！我的脚成了冰的啦！

給你拖鞋罷。我拿下去烘過了。（昆坐在火前。她跪在他旁邊給他脫鞋。）

（唱）



「寶寶，別傻等着月亮。」

她會伸出舌頭給你個怪臉。

六月，恁般諧美，幽暢，

把星星都釘在周適的地點。」

茶弄好了嗎？

佩： 差不多了。就等着水壺開了。

毘： 今兒個鎖上多冷呵？我簡直不信我會唱過。我一凍就唱不出來了。

佩： 呵，你真像那水壺。牠一凍也唱不出來了。喂，水壺先生，快點兒開呀！

毘： 我希望牠在和牠那聲調戀愛呢。

佩： 我想一定的。呵，這會兒牠唱得活像隻鳥兒。我們用夜鶯的韻調煮茶喝。（她將開水向茶

壺裏沏）來罷！

昆：（看着火）她有美質，有形體。我就怕她沒有靈魂。

佩：（在桌上切麵包）來罷，高點興！別在火邊兒囉嚕。

昆：我在默想呢。

佩：喝茶來罷。挨着火太近，思想會從煙鹵跑了。

昆：全世界也不過是個煙鹵。扔給人們一張紙，就會把他們燃着，就會掀起一陣騷動。可是

真實的思想他們寧讓牠全由烟鹵冒了出去。

佩：高高興罷，洛瞧，我給你黃油抹多厚呵！

昆：我在想着法兒高興呢！

佩：呃，（他移到桌旁。靜默的一刻，昆洛却在憂鬱地吸他的茗。）

茶還好嗎？

昆：平常。

佩：平常我再給你倒點兒新鮮的。

毘：得成了。你那麼溫存這個人。

佩：喂，我把那大黑狗套上練子罷？

毘：我問你：你今兒個看見那個姑娘了嗎？

佩：在那兒呀？

毘：站在馬槽旁邊的。好秀麗的風姿，掛着一串珠子。

佩：我沒看見她。

毘：可是，我看見了。儘嚇着我唱。回回都把手拍成什麼似的。我真不信人間的女人有這麼

一副美的靈魂。

佩：他是裝扮的！

毘：我敢說她不是而且，你怎麼會知道？你又沒看見她？

佩：也許我看見了。

毘：唉，佩瑞蒂，你幹麼那麼嫉妒！咱們在一塊演戲做得是生意，像搭夥似地，並沒有更深的

關係。我想娶誰，就娶誰。你要是看見誰中意，也儘管嫁呀！

佩：噶扯！我才沒嫉妬呢。

毘：（不介意地唱）

「寶寶，別傻等着月亮，

她瑩白的頰給金雀花抓了道紋。

六月，恁般諧美，幽暢，

把杜鵑都招得悵悵。」

佩：演奏完了你又看見她了嗎？

毘：沒有。她滑到人羣兒裏去了。好，茶我也喝够了。我要出去找她去了。

佩： 你怎麼不在家烤烤火呵？你可以幫我補補襪子呢。

毘： 別又逗我補襪子，哼，不錯呢！我還想人生比補襪子強點兒哪。

佩： 我瞧不見得。世界差不多都是一個樣。我們先給襪子穿成窟窿，然後再來補。機靈的，就用盡了聰明補。

毘： 我倒還沒想到這層。你一提，倒瞬上我的心頭了。（他跑到桌邊，用桌子作舞臺。）

「生命是一團縷絲，

解開，如果你能；

你這成天誇嘴的人。

（少停，於是，爲掩飾韻腳的不當，急忙地接下去）

如果你真是條英雄！

自然，這只是個粗枝大葉兒呀。

佩：你真就打算唱這個嗎？

昆：（由桌上跳了下來）你說話老那麼風涼。一個愛藝術的人感覺和小孩兒一樣地靈敏。

佩：在家裏罷。外頭多冷呵！

昆：你是想我在家聽你唧唧，哼！

佩：你剛才不是還說我高興哪嗎！

昆：噫，來了。你又膩起我來啦。

佩：對不起，昆洛。可是鎖上濕得要命，你的鞋子又那麼溼。

昆：乾脆說罷，我偏不在家。我得去找那姑娘。怎麼見得她不是我夢着的那個女人！

佩：你幹麼老幻想着個理想的女人呀？

昆：難道你不幻想着個理想的男人嗎？

佩：不，我盡力地腳踏實地。

毘：

女人是這麼缺乏想像！她們是這麼熱情，這麼母性，只要一覺得特別是母親了，就說：「我戀愛了！」一切都那麼無聊，那麼小器！我要的女人是能供在花崗巖的座上，給我仰空膜拜，戀愛着的。

佩：

（低語）

「毘洛，你幹麼傻等着月亮？」

她光芒裏有顆冰凜的心。

六月，恁般諧美，幽暢，

首尾不過三十天！

毘：

呵，我沒法叫你了解。那麼，我走了。

（由肩頭用假嗓哼着「寶寶，別傻等着月亮，」斜跨着往外走。佩瑞蒂傾聽了一下，直到這聲音消失在遠處。于是，她走近火爐，添動炭火，剛低下頭，一個舊熱的調子由她唇邊迸了出來，半意

識地，她向着她的聽衆——那憨笑着的火苗，那閃灼無心的煤炭——低吟着：

「寥廓的人間，

某巖塵的鑛旁，

住着一位姑娘。

路人嘆息着，走過她身邊，

稱她作飢餓了的心。

玫瑰似的唇緣，

顫着她永訴不出的哀情。

縱日子這麼清朗，

她的星眸悵恍，



也沒有一絲欣容。

在她純潔，清徹的思泉下。

蘊着她的憬憶。

酣睡着，夜的光

馨吻着她的眼惺忪。

縱時間之流叫個男人

在她心上放一把火。

她的生命解旋，但她

永找不到她的愛在心上。

倘你達到這沮喪了愛的姑娘，

千萬別冒然擾侵。

沈默是妙策，讓她蘊在胸中

那顆飢餓了的心。

佩：  
（爲淚所征服，她把臉掩在手心。一個緩慢，尖銳的叩門聲。佩瑞蒂驚訝地擡起頭來。又叩了一聲。）  
請進，（門徐徐，好像自動地旋開了。門檻外站着的是夢的製作者，立在如水的月色下。他是個古

怪而慈祥的老人。年紀雖大，並不顯得蒼老，是個孩子天生喜愛的人物。身穿古式綠袍，銀鈕扣，兩邊都有袋子，袍子遮住膝部的襪，鞋子繫的是大扣子。紅的鞋底。他一點也不像個富有的製作者。若不是沒帶梵蠟鈴，會叫人疑成走村莊的琴師。他無言地走進來。門又是那麼徐徐地。無聲地關上了。）

佩：  
（跳起來走向他）呵，對不住。您叫門的時候，我應當給您開開。

夢：不要緊。我是專慣於開門的。你們的門比別家還來得容易開。你信不信真有人把門釘

起來；憑你怎麼也是沒用。你正揣摩着我是什麼人哪罷？

佩：我正揣摩着您肚子餓不餓。

夢：呵，女人的本性。我吃得不多——或者可以說很少。一個微笑，一個擁抱會叫我快樂

樂地活下去。

佩：最少您得請坐，隨便一些。

夢：（走近短檯）我走到那兒都隨便的。老實說，多半人都想沒有我就沒法兒有家庭。我可

以把腳放在圍欄上嗎？這是我的習慣。我總這麼着。

佩：這邊兒人說：

「沒有腳蹬在圍欄，

愛情只是微淡。」

夢：一點兒不錯。這是家爐旁邊兒的祕密。佩瑞蒂，你哭來着。

佩：可不是麼。

夢：祝福你。一切我都知道。因爲昆洛，對嗎？你熱戀着他，他一點兒也不瞞你。呃，多麼離奇的！世界你就爲他把眼睛哭出來嗎？

佩：嘔，我並不常哭的。可是今兒個晚上他分外有脾氣。我想遍了法兒叫他高興。

夢：他够有脾氣罷？

佩：可是他並不居心這樣。都是天這樣冷。近些日子演奏的收入又不多。昆洛想寫一篇廣告登在報上，鼓吹鼓吹。他算計着若是請那報館主筆全家免票來聽，也許就會登了出來。

夢：你想昆洛配你的眼淚嗎？

佩：呵，當然哪。

夢：你知道，眼淚不是好浪費的，每一個人只蘊着有限量的眼淚，剛够潤着我們的心。我們要把淚全哭淨了，心也就枯凋了。

佩：毘洛真是個好孩子。你沒有我懂得他。不錯，他老那麼不知足，那是因爲他沒有愛上了誰。您知道，愛會使人有很大很大的變化。

夢：那倒是不錯的。不過，他曾使你變化了嗎？

佩：那一定的。我烘毘洛的拖鞋，我給他煮茶，做這一切的時候我都頂高興，因爲我在給他做呢。我要不是愛他，我會嫌麻煩的。

夢：你準知道這就是愛？

佩：準的。

夢：你每次想到毘洛，你聽見過嗒嗒的小腳鴨兒嗎？每次聽到他說話，你感到一雙又肥又圓的手在你心上，臉上摸索嗎？

佩：（興奮地）呵，有的，有的，真是那麼着。

夢：那就對了。可是毘洛怎麼能由你捉到那麼多詩意？

佩：因為——呵，因為他正是毘洛。

夢：「因為他正是毘洛。」又是那老話。

佩：當然。他有些夢的神情。但那是他的靈魂。就相信只要他肯，他能做頂偉大的事。您理會過他的微笑嗎？有時，他沒看我的時候，我總想把那副笑容試在我的臉上，嘗嘗那味兒。

（憂愁地）但我還希望他多向我笑笑，別竟向着別人笑。

佩：噢，那麼他向着別人笑過了？

天天兒快演完的時候，總有漂亮的女人來，今兒個又來了個身材挺高，紅嘴唇的姑娘。他這會兒就是出去找她去了。其實也不是她們的錯。可憐的姑娘們簡直也沒有辦法。

（驕傲地）我敢說，誰也要愛毘洛的。

夢：可是，這些漂亮的姑娘裏要有一個嫁了他？

佩：噢，她們不會的。漂亮的小姐那裏肯嫁個窮唱曲兒的呵！若是毘洛娶了別人，我想我只有一——毀滅了——呵，我可也摸不清幹麼往這上頭想。我好像和您認識很久了！很久了！很久了。

（夢的製作者，由短檯上站了起來，走向正疊白桌布的佩瑞蒂。）

夢：（緩緩地）也許你認識我很久很久了。（他的聲調和靄而深沉，竟使得佩瑞蒂忘了桌布，擡起頭來望他。他向忘形地凝視着他的佩瑞蒂笑了笑，又帶着笑意回到爐畔。）

佩：（由他袋子裏扯出一枝箭）嘿，瞧這個。

夢：（假裝震驚）啊啊，沒想到給你看見了。我沒理會她由袋子裏扎了出來。元前我常練射術的。近來不大有閑空了。（他接了過來，又放回袋子裏去。）

毘：（遙遠地唱來）

「寶實別傻等着月亮，

她正把海水吸進她的網囊。

六月，恁般諧美，幽暢，

教着玫瑰學遺忘。」

夢：（聲音近了時低語）誰呀？

佩：昆洛（圓錐形的白帽子又由窗口掠過昆洛進來了）

昆：怎麼也找不着她。（見夢）喂，您是那位？

夢：你不認識我，可是佩一見我就熟了。

昆：不定那兒冒來的老火苗子罷？

夢：可不是麼，我真是老火苗子，我把世界燃好久了。你說我老，許多人都說像我這年紀，真算硬壯的。你猜我混了多長了。



昆：（試着用手量）也就那末樣罷咧。

夢：我瞧你天天兒都是嘻嘻哈哈的，

佩：昆洛，規矩點兒！

佩：（急于和昆洛獨處）佩瑞蒂，你晚飯安排好了嗎？

佩：呀，我得跑了。不然，鋪子就全關門了。您能等我回來嗎？

夢：（敷衍着她出去）我可不敢準說。瞧着辦罷。瞧着辦罷。

（佩瑞蒂下。舞臺靜寂少頃，二人有趣地對歌）

夢：朋友，這麼說近來生意不大發旺？

昆：發旺？若是笑聲當得了發旺，那也真夠了。可是不進錢哪！反正我今兒個辦了件大事。我

已經跟主筆說好了，替我登個廣告。這麼一來，生意就許擡頭嘞（唱）：

「抓個工夫請您駕臨敝園，座落林中，

可是別等四點，因為那時我們就該數蜜蜂。

浴着在雲中散金彩的蝌蚪和田蛙，

守着出涼汗的新割的胡瓜。」

這是我正編着的曲子。

夢： 昆洛，縱使你有世間所有的錢，你也不會幸福。

昆： 不會幸福？你先把錢捧到我眼前，瞧我冒這個險。我先得開個學堂，教教人點兒高尚的事物。

夢： 你整天夢着名利，空的理想。你都沒有捉到牠們真實的價值。你不知足。因為什麼？因為你不懂得怎樣幸福。

昆： (誦)

「生命，一泓流動的小溪，

捉着那尾魚。

你著了一本小書，

論到女人的髮髻。」

（解釋）也是我編的另一隻曲子。這是第二節。也不知道怎麼順口兒就溜了出來。我再編個第三節，好把這曲子完成。

夢：你幹麼不編一隻沒完的曲子，永遠唱不到頭兒的呀。

昆：我瞧，這有點兒傻瓜。你說呢？

夢：那全在乎——我瞧那樣一隻曲子能叫唱的人永遠幸福着。

昆：這辦法和我不相投。

夢：咱們兩人交個買賣好不好？

昆：當然哪！來者不拒。你訂什麼座兒呢；前排的絨座，一先令。後排木頭板凳，六個便士。右席

後排，兩個便士。可是你一定是要一塊的囉。訂幾座兒呢？

夢：你還不知道我是誰。

毘：沒有關係。一律歡迎。我們感激你的照顧。

夢：毘洛，我是一個製作夢的。

毘：一個什麼？

夢：我製作一切飄蕩在茫茫人間四周的夢。

毘：我說你還是乖乖兒找塊地方歇歇去罷。我看透了你是來開心的。

夢：毘洛，你那卓越的心智聽到了我的呼喚不能馬上狂奔過來。可是小孩兒或是另一種人立刻就能。我是製作夢的，那小小的東西在人們心中流來流去，叫他們快樂。你會奇怪過秋天的燕子飛到那兒去嗎？他們都飛到我的工廠裏來，告訴我人間有誰需要夢，並報告他們春天時候帶走了的夢的行徑。

毘： 嘻，我說，你別矇我這大孩子了。

夢： 花凋謝了的時候，你奇怪過他們的秀色那兒去了嗎？或者蝴蝶兒到了冬天該怎麼辦

法嗎？——我的工廠裏不大有冬天。

毘： 我倒從來沒想過這些。

夢： 那是一種遺失了的財產的保藏所。一切爲世人所鄙棄的美，都奔到那工廠裏去。我在

那兒專門製造最出名的夢。這夢叫做「愛情」。

毘： 呵，咱們說到家了。

夢： 你不相信嗎？

毘： 有點兒信，可是不大穩妥，不大穩妥。一有了形體，就沒有了靈魂，一有了靈魂，形體又不

見了。我盡力去相信，可是一遍水兒，顏色就洗下去了。

夢： 你摸到的只是一個替身。等你摸到了真的。

誰又說得出呢？

夢！ 有不少標誌哪。你一摸到真的，你的肩骨就會刺刺地痛。那就是愛情在生翅膀了。跟着，你就會向星羣裏飛翔，坐在天屋的頂上，對着月亮唱曲兒。當然，那都是因爲我把許多月色塞進你的夢裏。我一塊兒一塊兒地塞，直到都塞滿了，我就教整個的月亮長大。他長得快極了，我準信你也理會過。等兩個禮拜就可以用了。

這真是最銷魂的事。夢都是燕兒帶來的嗎？

夢！ 並不都是。我還有別的使者。每天晚上，鐘敲十二下，一個日子由月份牌滑了下去，就回到我工廠來了，回到那往昔之鄉。我給他染上些綠紅，再塗上些閃爍的金色，對他說：「回去吧，小小的昨天，去作人間的回憶。」可是最好的夢我留到今天了，我買小孩子，給他們裝上輕夢，把車資付了……再原樣送他回去。

我作了一輩子的夢了，可是那些都是我自己製作的。也許我不善於勻配。

夢：你丟掉了夢的精華。你得放進一些憂愁，免得那滋味太甜。我早就發見了這個祕訣，所

以我就探下黎明新露所凝成的細珠，灑在我製作的夢裏。淚珠的贈予。

毘：（恍惚忘形地）淚的贈予。多美呵！我也挺想有個真的夢了，不是我自己製作的。

夢：你身邊就多着哪，只要你肯找。

毘：好是很好，可是誰去追尋迷了路的夢呵？

夢：我有一回製作了一個夢，只有爲你才合適。我塞給一個小孩兒了。這還是二十年前的

事。如今這孩子都長成了一個豐滿的小姐了。又大又碧藍的眼珠子，美的頭髮。

毘：就這麼跟我說說已經夠好的了。

夢：我還能幫你個忙。我把她滑到人間去後，還留着運載的發單。這就是——我可以送給

你。

毘：謝謝。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

夢：好，憑單取貨麼！你仔細看上面的說明。我擔保，你的運氣不壞。

她：頰是紅紅的嗎？掛着一串珠子？

夢：不。

毘：那麼就不是她了。我那兒找她去呢？

夢：那要你自己去發現。你只要去尋找就夠了。

毘：我馬上就去。（他移步，似乎要出去）

夢：我要是你，今兒晚上不去。

毘：可是我得馬上找着她，不然別人會先找到。

夢：毘洛，從前有這麼個人去找青葙。

（厭惡這迂談）青葙！

夢：唯恐別人先找到，他趕夜就動身。直到天亮也沒找到。所以他倒着鞋走回家去。他剛走



進花園，一個大大的青葙長在他臺階旁邊了。聽有經驗人的話。沈沈氣！

毘：如果這就是您的經驗話——可是，告訴我，我準能找到她嗎？

夢：我可不敢準說。你把你自已當成傻子嗎？

毘：呵——當然——你既這麼一說——叫我倒怪難爲情的了。可是，就算咱們男人對男

——我是說男人對——（他躊躇）

夢：（把話岔開）對的。對的。

毘：那麼我就冒昧——

夢：那也就是你冒的最大的險。當然你仰着頭，凝看着星星大闊步地走着。但是也許你追的是一隻螢火蟲。我給你那曲子填上第三節好不好？

「生命，是個女人的召喚，

別堵上你的耳。

萬一夜沉下去後，

「黑暗帶給你淚珠。」

（夢的製作者的慈祥而深沉的聲調把昆瑞的注意如方才佩瑞蒂那樣吸住。當二人沈默對視時，一個紅的斗篷由窗口舞蹈着掠過。佩瑞蒂帶着買的菜回來了。）

佩：呵，您沒走，可真好。

夢：可是此刻我得走了。我是個飄泊的人。

佩：（倚着門站着，意思是攔阻他）呵您可真不能走。

夢：別逼我由窗口飛出去。非得在頂不爽快的情形下我才那麼樣呢。

（高興地，佯裝善言談）佩瑞蒂，尊敬我們的客人。你也不知道接待的是什麼人物。立在你面前的是夢的製作者。把小魚兒似的夢滑到人間的溪流裏。他已經把他最偉大傑作的貨單給了我啦。我只要去就是了。（恢復平常狀態）我但願能找到她！

夢：  
臨別，讓我贈你兩句詞：

「每個女人都該開個學堂，

因為每個男人都是條糊塗蟲。」

（鞠了一躬，迅速而靜悄悄地出去了。）

佩：  
（追到門口）呵，那麼快就走沒影兒了。

毘：  
這我可該完成我的大理想了。我要辦一個頂講究的婚禮。穿鑲銀鑲綠的白襖，提一根

金頂的手杖。（唱）

「咱們若再玩下去，我擔心

你的頭會痛，草是這麼濕漉。

可是今夕，神聖的愛人，

我把草懸在繩上曬頭淨。」

佩瑞蒂，我覺得差不多快把握了一個人男的產業，一棵女人的心。

佩：我祝你順利。

佩：（戲弄地唱）

「咱們夢中相會，這算已默許：

你夢溪流，我就夢森林——

我去訪你，果真是溪流，

咱們若在林中邂逅，

那即是你來訪我。」

佩：咱們得多多兒賺下點兒錢。你好買給她所要的呵。我跳舞，跳，直跳到死了。觀客一定大喊起來：「瞧，她把自己跳死了。」

佩：這話有理。我們得把戲作好。我立刻就去寫廣告。（他由紙壺拿來紙，墨水，坐在桌上就寫）

「今有一遊行歌舞團來本城表演譜種音樂佳劇。觀衆多爲毘洛之曼歌妙舞所述

——並——並佩瑞蒂的通俗舞蹈。佩瑞蒂爲一年華雙十，姿色可人之女伶。髮——」

頭髮什麼顏色呢？

美的。很美。

毘：真滑稽！那兒有天天見面的人連頭髮的顏色全不知道的呢！那麼——髮色豔美

——「眼睛呢？

佩：碧藍的，毘洛！

毘：「秀而碧藍，」秀而碧藍。其實，這也真無聊。（由袋中取出貨單細讀。）

佩：怎麼無聊呢？

毘：我忽然想到的。差不多女人的頭髮都是美的。眼睛都是碧藍的。

佩：是的，我們不能都是理想的。

毘：你的嗓音怎麼個美法兒呢？我編不出來了。呵，其實這也真無聊。

佩：毘洛，怎麼無聊了，你肯告訴我嗎？

佩：佩瑞蒂，站在光亮裏。

佩：有毛病嗎？

毘：我差不多想什麼毛病全沒有了。（隨讀貨單隨看她）呵，說「我愛你」的眼睛，說「我要你」的胳膊，說「你幹麼不」的嘴唇。佩瑞蒂，我從來沒理會過你是這麼美。你一點兒也不和從前一樣了。我想你是丟了那真面目，又用玫瑰雕了一副。

佩：唉，毘洛，說的是什麼呵！

佩：愛情，我終於找到了。你懂嗎？

佩：我就是那條糊塗蟲，

由你的學堂學來了聰明。」

想想看：我天天兒看見你，會從來沒有夢過！呵，對了，這是他製作的最好的夢。這就是我的好心像充滿了早晨的所以然。

呵，昆洛！

佩： 呵，我肩骨多麼刺刺的癢呵，我想飛。你要不要飛到天屋的頂上，在星羣裏唱曲兒？

佩： 我在月亮上坐了好久了，儘等着我的情郎呢！昆洛，讓我試試你的笑。用吻遞給我。（二人緊緊地擁抱，長長地吻。）

佩： （往後仰頭，深深地嘆了一口幸福的氣。）呵，我真幸福！這也許是一切的結局。

昆： 佩，咱們篝火坐着。把腳放在圍欄上。永遠幸福地活下去。（他們徐徐地向着短檠踱去。坐下後，昆洛唱）

「寶寶，別傻等着月亮，

天的梯子是那麼難攀。

六月，恁般諧美，幽暢，

正要把你吻進睡鄉。」

（烟窗上的燈剛好滅了。又剩下熊熊的火苗照着他們。毒徐徐地掩住了他們。）

附記：每個戰場都擁有不甘傾的戰士，跳動着沒有僵化的心。結局，總橫陳着下不去手殺同類的屍身。前番的大戰就這樣地捲走了多少偉大，詩化的靈魂。歐里汶蕩（Ulphant Down）也是其中的一個。他陣亡在哈林科屋（Harrincourt Wood）這是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的事。那時他方三十二歲。

這個不幸的青年劇作家短短的一生只寫過兩齣戲：一個是獄辭（The Quod Wrangle）諧劇，另一個就是夢的製作者（The Maker of Dreams）這戲自從在（Glasgow 皇家劇院）上演成功後，一九一五年即在紐約上演。劇說近來美國小劇院還常扮演此劇。前幾年北平燕大也曾試演過。

顯然，這不是寫實的戲。由幕揭開，一直到再閉上，舞臺上運行的都是一種神祕，原始而古怪的氛圍。所以上演這戲的總愛在背景和衣裝上使用此幻妙的顏色。實在劇中的角色也是古



怪的昆洛 (Pierrot) 和佩瑞蒂 (Pierrette) 是十六世紀流行于意大利假面喜劇中的兩個角色，和哈里俊 (Harlequin) 與珂崙班 (Columbine) 同樣地是舞臺上傳統的鴛鴦。後來由義流傳到法國舞臺上，成了法國默劇的角色。又由法國跑到英國的舞臺。

昆洛即義 (Pedrolino) 在舞臺上總穿白的衣裳，釘着大的鈕扣。傳說裏的性格總是那麼瀟灑不羈，那麼反覆無常的他頂難滿足，所以隨時都想追求新的。有的批評家說他象徵青春。有些戲把昆洛描成一個痴郎，把佩瑞蒂描成薄情女。但蕩不會如此。

近代作家以這兩個入作題材的也頗不乏人。如同道生的“Pierrot of the Minute”

巴雷的“Pantaloon”等是。

譯時，最感難處的是那些只為配韻而無意義的詩。原文音樂的美給譯丟了，却把那些糟粕一一搬了過來。真是憾事。